

文学 求

OCTOBER 2025

contents

工作资讯

GONGZUOZIXUN

浙江文坛 ZHEJIANGWENTAN

2025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在杭州开幕	4
烽火戏诸侯等网络作家与浙外学生面对面	6
“美丽中国国际写作计划”采风活动在浙江举行	8
2025中国诗教大会系列活动在常山举办	9
省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对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贯彻进行总结	10
浙江文学馆打造第二课堂文学实践新路径	11

中国作家网

潮新闻

人民日报国际

常山发布

省作协机关党委

浙江文学馆

批评立场

PIPINGLICHANG

评 论 PINGLUN

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写作	12
文学应该关注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	19
悬念、氛围、伏笔，文学大师怎么写故事？	24
从心出发：“……金匠持篙随意往来”	26
胸中有诗情，笔下有意境	33
“非典型中性写作”与“议论诗学”	36
乡村叙事里的审美与温情	39
一个人如何对弈	41

方卫平

郑 翔

汤 汤

沈 菁

周维强

涂国文

郑春霞

何田田

作家生活

ZUOJIASHENGHUO

记 忆 JIYI

邹梦禅先生的文学风景 43
军旅作家徐志耕的书和手稿 48

序 踪 XUBA

诗韵缭绕的人生谶语 52
在缀合的生命通道中重新阅读母亲 54

阅 读 YUEDU

我们都是有故乡的人 56
浮世尘埃拂其虚 58
在悬疑的潮声中打捞人生真相 61
前路沧桑，月光皎洁 63
让群山交出黎明 65
静听幽谷深处的回响 69

感 悟 GANWU

青山依旧钟声响 71

启事

在编辑部收到的大量来稿中，有许多稿件未见通信地址，甚至有些稿件忘了署名。由于编务繁杂，未见通信地址稿件不再寄发稿费等，未见署名稿件不予录用。务请作者投稿时不忘署名和地址。

个别文图系选载作品，因联系不到作者具体单位和地址，无法向作者邮寄稿酬，编辑部已将稿酬专门提留保存。作者可凭本人身份证及原作发表报刊的复印件，前来领取稿酬。另，请自由来稿的作者自留稿底，因编辑部人力有限，恕不一一退还来稿。

曹凌云

徐忠友

作家园地

ZUOJIAYUANDI

虚 构 XUGOU

郭 梅

王学海

五毛钱 73

吴雨桐

散 笔 SANBI

傅建国

梅海群

陶奕宸

沈伊帆

蔡庆生

潘 城

短期旅人 77

子 奴

东方有个刘文西 81

丹 虹

充满文学的母亲 84

陈仲明

水韵三叠 87

梁海哨

一条未绣完的梅花手绢 90

郑 帆

汉 诗 HANSHI

吴洲星 草帽是这样练成的 92

沈文军

吴洲星 兮木的诗 94

兮 木

签约仪式

Signing Ceremony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Online
Literature Center中华文学基金会
Chinese Literary Foundation浙江省作家协会
Zhejiang Writers Association杭州市委宣传部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Hang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2025 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

2025 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在杭州开幕

9月26日,以“新动力 新格局 新形态——AI赋能下的网文全球图景”为主题的2025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在浙江杭州开幕。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宏森出席并讲话,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承出席并致辞。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主持开幕式。来自全国的知名网络作家、评论家,网络文学平台和产业代表、国际传播领域专家,以及来自19个国家的驻华使领馆代表,海外作者、读者代表,海外网络文学平台和产业代表,海外网络文学翻译、研究专家等参加开幕式。

张宏森在讲话中指出,两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文明是多样的、共通的、发展的、包容的,呼吁尊重文明多样性、弘扬

共同价值、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我们推动网络文学国际传播、参与构建世界文学新格局提供了根本遵循。举办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是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增进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重要行动。这是见证网络文学发展蓬勃气象、推动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的重要时机,也是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次盛会。

张宏森表示,中国网络文学是互联网时代的文学新样式,网络作家是文化强国建设当之无愧的生力军。近年来,网络文学主流化、精品化进程明显加快,构成了互联网时代中国文学的新景观。网络文学激发了人民群众蓬勃不息的创新创造活力,成为新大众文艺尤为重要的、尤为典型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展现出文学在当今

时代的充沛活力与无限可能。网络文学与网剧、网游等互联网文化业态融合发展,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网络文学在其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和丰富的类型题材,为网剧、网游等新兴文化业态提供了重要内容支撑。网络文学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为构建世界文化新业态作出了独特贡献。浙江是网文出海的重要“港口”,在网络文学创作引导、作家培育、国际传播等方面始终走在全国前列。中国作协将携手浙江,加大合作力度,搭建广阔平台,全力支持网络文学创新发展。希望广大网络作家把握机遇、志存高远,扎根火热现实、描绘时代气象,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为促进人类文

明交流互鉴搭起一座数智时代的文学桥梁。

赵承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拓宽了文艺空间”“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近年来，在中国作协的关心指导下，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浙江涌现出了一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网文精品。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部署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20周年，浙江省委专门作出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的决策部署，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积极推动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出海，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浙江将以此次国际网络文学周为契机，充分发挥网络文学大众化、国际化的优势，不断丰富和延伸网络文学产业链，打通网文、网剧、网游的转化链条，争当文化“新三样”出海的桥头堡，推动中国网络文学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新蓝海”。

伊朗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尼阿迈图拉·伊朗扎德作为外国嘉宾代表在开幕式上发言。他表示，当代文学早已突破图书馆与私人书房的物理边界，在广阔的虚拟空间中获得了无限的生长与传播潜力。中国网络文学已成为全球现象，精准契合了当代青年的精神需求。期待以政策支持、创业投资与作家创造力为基石，共同守护好网络文学的美好未来。

开幕式上，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发布《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报



告(2025)》。报告全面总结了2024年网络文学国际传播发展情况，生动描绘了网络文学国际传播发展图景。报告显示，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已实现从“作品出海”到“机制出海”，正在向“叙事出海”与“文化共创”发展迈进。中国网络文学正在突破单一的内容传播模式，走向共创与开拓世界文化新形态的崭新阶段，成长为世界级的文化现象，彰显了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也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文化路径。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中华文学基金会、浙江省作协、杭州市委宣传部签订四方合作框架协议。四方将共同谋划建立“网络文学发展基金”、共同建设中国网络文学研究院、打造适应网络文学和文化新业态发展需求新平台等，实现全国、省、市三级联动，合力推进浙江打造全国网络文学发展示范区、推动杭州打造全国网络文学高地。

现场还发布了《推动网络文学国际传播倡议书》，倡导网络文学界书写当代中国形象、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发布“美

丽中国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中外作家深入中国各地，通过采访体验，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向世界展现中国的自然风光、人文底蕴和时代发展成就；计划每两年扶持20部具有国际传播潜力的网络文学作品；发布杭州市支持网络文学繁荣发展的若干措施。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中华文学基金会秘书长安亚斌，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一级巡视员、省电影局局长范庆瑜，浙江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钟关华，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海峰，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叶彤，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等参加开幕式。

本届国际网络文学周由中国作协、浙江省人民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委宣传部、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杭州市委宣传部承办，将举办网络文学国际圆桌会、网络作家进校园、中外交流对话、网络文学出海洽谈会等活动，旨在充分发挥网络文学大众化、国际化的优势，推动网络文学的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中国作家网）

烽火戏诸侯等网络作家与浙外学生面对面

网络文学以其创新的表达、丰富的情感和多元的题材,不仅深受年轻读者的欢迎,更成为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纽带,是新时代文学天地中蓬勃生长的新力量。

9月27日,2025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正式启幕的第二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在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叶彤的陪同下,带领一行网络作家走进浙江外国语学院,向年轻的学生们分享创作经验,在亲切、热烈的交流中,互相启发网络文学的未来发展。

浙江外国语学院校党委书记、校长张环宙欢迎“网文大神”们来到校园,浙外学子既是网络文学的忠实读者,也可能成为未来的创作者、传播者,此次活动是难得的文学课堂。

她表示,浙江正大力推动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出海,在这一过程中,多语种翻译、跨文化传播、区域国别研究尤为重要,这正是浙江外国语学院的特色与优势所在。“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共同探索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的新路径、新方法。”

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陈政华(烽火戏诸侯)、浙江省网络作家

协会副主席陈徐(紫金陈)、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戬(萧鼎)、江苏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卢菁(天下归元)、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史鑫阳(沐清雨)、福建省作家

协会网络作家分会副主席李璐虎(柳翠虎)、知名网络作家高鼎文(我会修空调)等七位作家依次为学生们带来了精彩的分享,学生们积极互动、畅所欲言,与作家进行深入交流,活



参观浙外校史馆



网络作家走进浙外校园

动由浙江外国语学院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毛振华主持。

烽火戏诸侯以《雪中悍刀行》《剑来》等仙侠故事闻名,他回顾自己网文创作的道路,强调阅读对写作的重要性。“每一个优秀的作家,他一定首先是个非常聪明的读者。”他表示,虽然自己是从大二开始创作网文,但真正的起始点需要追溯到更早的个人阅读史。

创作现实主义社会推理题材的紫金陈则关注对现实的体察。他指出,当下创作这一题材的作者、编剧不多,究其原因是缺少对小人物的共情、对生活细节的观察。提及《坏小孩》等作品中的人物塑造,紫金陈表示:“每一个人物身上都带着我自己的影子,还有生活中观察到的方方面面的影子。”

作为进入网文创作行业的第一代作者,萧鼎分享了他的来时路。他透露,自己是在人生际遇的低谷、互联网兴起之初接触的网文,如今《诛仙》已成为仙侠小说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萧鼎鼓励年轻的学生,最重要的一点是敢于去尝试:“写了不一定成功,但不写肯定不成功。”

天下归元笔下的古风世界磅礴大气,吸引了众多粉丝,而她表示,在《扶摇皇后》《凰权》大火之前,自己也曾有过数据寥寥、无人问津的时候,她向学生们强调坚持的意义。她同时主张忠于生活、忠于自我,这是AI无法取代的:“写作来自于生活,映射生活,最后必须要回归生活。尊重热爱生活本身,就是尊重热爱我们自己。”



烽火戏诸侯分享



紫金陈与读者互动

作为专注于行业题材创作的网文作家,沐清雨不断将生活中的细微观察与感受融合到创作当中。

“我写民航,是出于对这个行业的了解欲;写中医,因为在求医中感受到传统医学的魅力;写民间公益救援,是被新闻中救援人逆行的身影所打动……”她寄语学生们“珍惜此刻,珍惜当下”,在一件事成功之前,也拥有让自己幸福的能力。

《装腔启示录》精准描绘当代都市青年的情感和生活图景,柳翠虎分享了自己从律师转向作家的经历。

“灵魂的欲望是命运的先知。”她引用大法官霍姆斯的话鼓励年轻人重视自己的表达欲,从内心出发,为自己而写。

我爱修空调用独特的悬疑故事引人入胜,他同样强调了坚持的重要性,并且指出创新的不可或缺。“很多古典志怪都已经被写完了,读者希望看到新的东西。”在旧题材中融入当下的元素,生活的元素,是他的创作秘诀。

在活动最后,胡邦胜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要全面准确认识网络文学,指出网络文学以故事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学属性、以移动端为主要载体的传播属性、多元多次深度开发的产业属性,以及作者、读者数量庞大的大众属性。他鼓励学生抓住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风口,学习网络作家坚韧不拔的创作精神,成为时代精神的捕捉者、新兴业态的引领者。■

(潮新闻)

“美丽中国国际写作计划”采风活动 在浙江举行



9月21日至25日，“美丽中国国际写作计划”采风活动在浙江省义乌市、丽水市莲都区、龙泉市等地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办，义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丽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政府、龙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承办。

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希腊、埃及、尼泊尔等国家的18名作家齐聚浙江，深入体验当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

物。在义乌，沉浸式体验了数字化贸易发展成果；在丽水莲都，感受畲族特色文化，探访古堰画乡，观赏丽水鼓词、处州乱弹、婺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龙泉，参观青瓷博物馆、龙宝剑博物馆、望瓯·陶溪川文创街区等文化地标。通过此次采风，中外作家深刻感受到浙江的绿水青山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正是滋养文学发展的丰厚土壤。■

（人民日报国际）

2025 中国诗教大会系列活动在常山举办

9月29日,2025中国诗教大会系列活动在常山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诗人、专家学者、诗教工作者齐聚一堂,以文学凝聚时代磅礴之力,以诗教接续南孔文化根脉,以常山“宋诗之河”为纽带,共同探讨诗教的历史渊源、当代价值与实践路径,让千年诗韵在当代诗教实践中焕发新生。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邱华栋出席活动并作总结讲话,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主编李少君,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全国文学馆联盟秘书长王军应邀出席,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叶彤,衢州市政协副主席黄伟青,常山县委书记王永明致辞,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院长(馆长)程士庆,衢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汪群以及树才、荣荣、沈苇、孙昌建、育邦、林在勇、夏烈等诗人、作家参加。

邱华栋指出,近年来,浙江诗教工作在各级组织单位和专家学者、诗人教师们推动下走在全国前列。常山作为新晋“中华诗词之县”,自古便是“千里钱塘、诗路相衔”的浙西要冲,在此举办中国诗教大会,是对

先贤智慧的当代回应,更是让千年诗脉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的具体实践。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诗教筑牢文化根基、构建新时代文化坐标,以诗教贯穿全龄阶段、深化文教融合实践,以诗教凝聚社会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以此次大会为起点,共同书写时代的诗教新篇,让千年诗心永远跳动在华夏大地上。

叶彤指出,中国诗教大会既是对中国诗教传统的赓续传承,更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在文学、教育领域落地开花的生动实践。浙江省进一步打响“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省域品牌,将诗意图融入山水肌理与文化血脉,彰显着在诗教传承与创新中肩负的特殊使命。

常山从陆游“一声孤鹤过常山”的悠远意境,到杨万里“常山多胜游”的真情赞叹,为当代诗教提供了鲜活的历史注脚。期待进一步凝聚全国诗教力量,以诗为媒、以教为桥,为新时代文学和诗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现场还举行了百川归流汇常山仪式,宣读了《大力开展诗教工作的倡议》(常山倡议),为“诗教推广大使”颁发聘书,并启动2025中国诗教大会“宋诗之河”活动季。活动期间,将举办诗教计划阶段性成果展示交流会、古今诗教专题讲座、“在‘宋诗之河’写首诗”主题活动、“宋诗之河·诗话江南”星空朗读及风雅市集活动。■

(常山发布)



省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对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进行总结

9月17日上午，省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对省作协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进行总结，研究部署巩固落实举措。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作协党组成员、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有关处室、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列席。

会议指出，自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作协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学习教育任务部署，结合巡视整改，精心谋划、加强领导，聚焦主题、注重实效，激发活力、助力攀峰，一体推进“学、查、改、促”重点任务，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浙江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就作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旗帜鲜

明地指出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彰显了党中央把作风建设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要以更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立经常抓、深入抓、持续抓的思想观念，始终保持寸步不让、一抓到底的高压态势和高度警醒，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省作协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省作协党组会议、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和党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机制制度，深化循迹溯源，更有力地加强理论武装工作，切实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见到更大成效，补足精神之钙，在灵魂深处筑牢忠诚，自觉养成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的好习惯。

会议要求，要坚持严字当头，以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坚持纠“四风”树新风并举，继续抓好直属事业单位“关键少数”以及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和关键岗位干部等重

点对象的作风教育。要在深化整改整治上持续用力，对学习教育期间查摆出来需要长期整改根治的问题，紧盯不放、反复“过筛子”，加强问题闭环管理和“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坚持风腐同查同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持续深入整治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侵害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等突出问题。要深化建章立制，构建“学、管、查、治、督、干”制度体系，增强制度刚性约束。严格落实省作协党组主体责任、机关纪委监督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补齐制度短板、堵住制度漏洞。要健全干部激励保护机制，引导党员干部紧扣中心、服务大局、深入一线，推动作风建设各项部署和要求落到实处，在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中挺膺担当，以好作风护航新征程，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 

（省作协机关党委）

浙江文学馆打造第二课堂文学实践新路径

浙江文学馆自2023年10月面向公众全面开放以来,依托体系化课程设计、品牌化活动打造和基地化文学实践,积极探索文学教育与青少年实践相结合的新路径,为全省青少年文学素养提升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通识教育系统化推进

通过打造“文学通识教育·诗教课堂”“文学通识教育·国学艺术课堂”,集聚知名作家、诗人、教师等专业力量,并组建导师团队,面向省内小学生系统化开展文学通识教育,去年至今已开办相关课程24节。其中“诗教课堂”入选2024年首届全省博物馆研学重点培育项目,多位学员在各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

研学活动品牌化打造

浙江文学馆作为联系作家、服务大众的文学综合体,充分发挥文学

教育培训、公共文化服务等功能,依托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中心,推出“春天请你写首诗”“儿童文学嘉年华”等特色研学活动;依托8个特色展厅,培训配备专职讲解员,建立完备的研学参观接待体系。2024年以来,累计接待超1.8万人次开展研学。

文学实践基地化布局

2023年,浙江文学馆坚持试点

先行,联动杭州市钱塘区创新实施“诗教计划”,为青少年成长成才提供优质文学养分。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以浙江文学馆为枢纽、以县域为单位、以学校为基地,资源有效输送、上下密切协作、馆校深度联动的有效机制,并在全省范围逐步推广。目前已在杭州、嘉兴、舟山等地设立5处诗教基地,同时已争取“全国诗歌教育研究中心”落户浙江文学馆。■

(浙江文学馆)



主持人语 方卫平（主持人，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系作者 2025 年 4 月 17 日应邀在济南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办、山东文学院等承办的山东省第 33 届作家高级研讨班和 2025 年 8 月 15 日在宁波为《文学港》杂志、宁波市作家协会举办的 2025 宁波市文学内刊联盟和创作骨干培训班作的讲座，根据录音整理、整合而成。

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写作

Article- 方卫平 Fang Weiping



（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中心、
《浙江作家》编辑部联办）

一 儿童文学写作者的格局与作品的广度、深度

大家比较关心我们当代的儿童文学作品究竟处于什么状态？取得了哪些成就？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家？有哪些优秀的作品？还有哪些不足？这些都是很大的话题。

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儿童文学的面貌、品质，它也会折射和呈现时代，影响一个时代的阅读和精神构建。我们这个时代的儿童文学写作者有怎样的情怀和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这个时代儿童文学的写作面貌。

可是事实是什么样的呢？事实是，有相当多的写作者，并没有那么宏阔的内心和写作的理想，他想的可能是，我的写作怎么样变

成铅字，我热爱写作，但是名和利对他可能构成了更大的诱惑。写作一旦有名利因素的过度介入、存在和干预，你的写作，就很难成为纯粹、高远、有力量的写作。各种投机、功利、应付的写作，也会损坏、拉低你的写作智慧、能力、操守。一个时代的写作者，如果没有一种大的格局，没有大的见识和能力，你的写作不可能成为有高度或深度的写作。

相反，我在阅读中常常感受到，那些了不起的作品、让我震撼的作品，都有作者卓越的视野、素养、情怀、格局、担当的支撑，当然还有，作家儿童文学写作的智慧，都是顶级的。

我举一个例子，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小说《白轮船》，写作于 1970 年，作者 2008 年过世了。他是苏联时期，后来的吉尔吉斯共和国

国宝级的作家。按照现在儿童文学的标准,这部小说也可以算小长篇作品。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这部作品的主人公设计,是一个7岁的男孩。

作品中关于男孩的描述,或者是转为男孩视角的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这个小男孩,在作品中始终没有名字。可是当我们读完作品以后,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无名的男孩,事实上是许多童年的共名。在自然、家族、历史的宏阔背景上,一个童年的生命灵魂是怎样地天真无邪,怎样地遭遇困苦,怎样地生长绽放,最后走向了独特的故事结局;个体童年的命运和选择,在这部作品里得到了令人欢喜、令人怜爱、令人心痛的呈现。

《白轮船》算不算儿童文学是可以讨论的,我们也许可以把它当作一部童年写作的典范作品。

其次,作者把主人公及其故事放在一个自然的、社会的环境中来塑造、讲述。

小说一开始,对于男孩来说,草木、花朵、石块等都是他的童年伙伴和朋友。他生活在国营森林农场的一个小区里面,林场的职工们只有三个家庭,陪伴他的只有他的外公、阿姨、姨父几个人,还有一个很小的孩子,还无法成为他的玩伴;父母离异,他一次也没见过,与外公相依为命。所以,主人公是一个很孤独的孩子。

对男孩来说,围绕他的一个成人社会,而自然——花木、岩石以及远方深蓝、辽阔的伊塞克湖,就是他童年生命寄托和生长的原乡。这个故事的写作是相当有难度的,因为你怎么去真实细腻准确地呈现这个环境中的童年生命,怎么从这样的童年生命当中,写出无限的、有深度的、准确可信的故事来,这是非常艰难的。围绕着男孩的主要事物就是书包、望远镜、白轮船。小说开头,这个孤独、“喜欢自言自语”的无名孩子发现流动的售货车过来了,常年寂寞孤独的孩子自然万分惊喜。因为流动货车过来要转弯,如果在屋子里是看不到货车过来的,他急切地告诉小区里的人们。这时我们读到了什么,第一,读到了一种生活,对于这些寂寞的、偏居一隅的林场职工和家属来说,外面有个流动货车来,既是他们生活供应的必需,同时也带来了人气,带来了外面世界的消息——对孩子来说,更是一种惊喜。所以这个开头营造了一种特定

的人间生活及其氛围。第二,几个妇女出来了,咋咋呼呼,翻弄半天,可就是没买什么。她们的拮据、慎重,还有家庭约束等等,这里既有妇女们的生活重负和无奈,也透露了苏联时期“边地”生活的一种现实。

这时,男孩外公莫蒙来了。今天一点生意都没有,销售无果,售货员非常生气。外公是十里八乡一个闻名的好好先生,对谁都客客气气,为人手段非常柔软,是乐于助人的“百事管”,又疼爱这个外孙。因为男孩马上要读书了,销售员对外公说,你给他买个书包吧。后来花了5个卢布,书包从此成为男孩生活当中很重要的物品,他借此想象自己去读书,想象自己背着书包的样子;这个最终来不及绽放的生命,书包成为第一个属于他自己珍爱的物品。

随后是一个望远镜。望远镜在作品里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一个孤独的男孩来讲,望远镜是一个可以带给他无比丰富、开阔视野、想象和趣味的玩具。小说借助望远镜,写出了非常好的故事,例如回望家园,远眺远方的白轮船。白轮船在小说当中出现了好几次;白轮船既是他的幻想,也可能是他身处的现实。他想象父亲在白轮船上当水手,他遥望白轮船一直看到它消失。小说的结尾是,“我”变成一条鱼游向白轮船。这个结尾带一点象征,带一点隐喻,作者写得含蓄,但是我们很心痛。这样的写作处理也许是最智慧和准确的。因此,这也是一個关于童年的悲剧故事。

除了自然环境和童年玩物,作品中虽然角色不多,但是每个人物的设置都十分讲究、精准,富有个性和人性深度,我把它概括成是以一个家族的系列人物来呈现、映射人间和人性的结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外公和姨父。外公莫蒙被十里八乡的人们称为“百事管”,善良温和,对谁都愿意去帮助。姨父阿洛斯古尔是林场的负责人,按小说里的说法,他是一个恶魔,小说当中写阿洛斯古尔用尽了笔墨。恶人怎么写,这里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地方。作品描写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时期的生活,所以里面不仅有一个家族的生活,同时还借助一个很小的林场,一个林场的小官,也就是姨父阿洛斯古尔,来折射当时苏联僵化、腐败的社会现实。当然,作品是用比较精简、含蓄的笔

法，寥寥数语地勾勒，但是我们都能读到。所以，怎么去处理复杂人性、复杂社会的阴暗面？小说也做了很好的示范，就是在有节制的写作当中，在不失童年写作的基本视点和核心主题、情感基调的基础上，尽可能拓展表现空间。如果处理不当，那么他就不一定适合儿童读者了。

再次，与辽阔的伊塞克湖一样，一个7岁男孩的故事之所以开阔，《白轮船》的故事之所以厚重，就是艾特玛托夫把一个孩子的故事，把林场一角的生活，跟吉尔吉斯民族的宏大历史、创世神话结合起来，这就让作品有了更大的格局，更丰厚的文化、历史、审美的内涵和力量，同时作品又不失一个童年故事的整体色彩和独特性。

我们也有作家欲把民族历史的重大事件、传说放进童年叙事里，可是却没有了童年的天真与自然，没有了故事的有趣与天成；一些原创作品在类似的写作当中不自然，不好看，别扭、拧巴。艾特玛托夫能够把一个长角鹿妈妈的故事和吉尔吉斯民族的创世传说结合、跟一个孩子的故事结合，并且结合得浑然天成，它的主体人物、故事、主题的呈现，还有可读性都处理得恰到好处。

怎么去把握其中的分寸感？在艾特玛托夫笔下，野蛮时期部落之间掠夺残杀，结果，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恰好不在场，等他们回来的时候，亲人已全部被异族杀害，财物被掠夺，远处烟尘滚滚。两个孩子单纯懵懂，他们就追去了。对两个孩子来说，他们意识不到可怕和凶险。最后终于追上，只见那些获得战利品的侵害者们正在狂欢饮酒，庆祝胜利。两个孩子突然出现，你们哪里来的？原来还漏掉两个人。小说的紧迫感，叙事张力都绷紧了，最后，传说中的长角鹿妈妈救了他们，带着他们安居在伊塞克湖边，成为吉尔吉斯民族繁衍发展的源头。艾特玛托夫在童年和自然、大地、历史的碰撞交织中展开故事，很值得我们今天的儿童文学写作思考。

最后，细节、情节和人物。

刚才说了，所谓宏大，所谓复杂，关键是作者处理得非常清晰、准确、巧妙、自然。作品中波澜壮阔、撕心裂肺、深入骨髓或情感深处的描述，人物性格鲜明独特，大起大落，而一切都在情理之中，自然可信。这需要艺术表现的能力和智慧，也就是说，好作品需要字里行间、细节情节

等来支撑和构成，这也是作家“功力”的表现。

再举一个例子。作品中写道，有一天男孩放学，外公要去接他，结果姨父不准外公去。前面交代了，姨父阿洛斯古尔是一个恶魔，可是外公突然血性爆发，他说外孙从中午开始就在学校等我了。“你上哪里去，老家伙？我问你，哪里去？”“哪里去、哪里去，到学校里去！孩子打中午起就在那里等了。”“快回来，给我回来！”外公不听。院子里那些妇女们都在家，看到莫蒙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要命地策马狂奔，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小小的生活情节能够写出波澜来，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来，这一段描写令我印象深刻。莫蒙骑着快马阿拉巴希去接外孙，但还是迟到了两个多钟头。莫蒙在路上遇到了外孙，女老师正送他回家。这个有着一双久经风霜的粗糙大手的女教师，这个累坏了的女人看上去脸色很不好。小男孩早就已经哭够了，只见他两眼都浮肿了。他提着书包跟着女老师走，露出一副垂头丧气的可怜相。女教师狠狠地数落了莫蒙老头一番。莫蒙从马上下来，低下头站在她面前。

这些细节、人物都是独特、细腻、准确的。刚才莫蒙面对女婿的那种凶残的阻拦，他不顾一切地冲了出来，可是这时候面对女老师，还是恢复了他的本性，谦卑、温厚、淳良。这里既有他的特性，也有他对女老师的歉意和尊重。他年纪那么大，可是站在那里低下头。气愤的女老师说：“如果您不能及时来接孩子，您就别送他来上学。您别指望我来接送他，我自己还有四个孩子呢。”

首先，这是符合此时此刻人物个性和情绪的语言。其次，这话当中有女教师的抱怨及其背后生活的艰辛。但是，我们看到，她还是把孩子送了回来——这里，人物的生活、性格就有了丰富性。莫蒙再一次道了歉，再一次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一部好的作品，它时时刻刻让你有内心的阅读领受，有细处的阅读波澜和惊喜；读者能够接受到作品字里行间所传递的关于人物及其关系、关于内心及其发展、关于情感及其辐射——关于所有这一切，不管是辛酸的、艰辛的、绝望的还是宁静的、温暖的、美好的等信息。这是好作品的标志。它需要字里行间的用心与绵密，需要作家的功力与才华来实现和达成。我把《白轮船》放在一个

作家的视野和格局上来分析的，同时也认为这部作品在文学智慧或者写作能力方面有着卓越的表现。

刚才举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例子，我再举个小的例子。儿童文学怎么从简单的故事中写出大主题来？我想分析一下苏联作家尤·雅科甫列夫的短篇儿童小说《遗物》。

几个孩子准备在学校建一个卫国战争纪念馆，便到民间去搜集战争的遗物。他们到小男孩列尼娅的邻居娜斯塔莎大娘家去搜集。三个孩子来到大娘家门口的时候，寥寥数笔，作者写出了每个孩子的特点，或害羞，或老练，或生疏，或亲近。这是小说的好手。好作品不会浪费你的阅读和用心。大娘问什么是遗物？一个质朴的乡村大娘，不知道遗物是什么。孩子们急切地说，比如刺刀、钢盔、被子弹打穿的红军手册，或是一顶镶着红星的船形帽。大娘说没有，倒是有一封当年丈夫彼得·华西里耶维奇从前线寄回来的信。可孩子们首先关心的是信里有没有照片？有没有信封和邮票？丈夫是不是战斗英雄？信里面有没有“我们死也不后退一步”这样的誓言？对孩子来说，既然是一封信，他们最感兴趣的是这些。可大娘说，他不想死哩。这是作品中的神来一笔。

孩子们走了。大娘拿着信，陷入往事回忆。这封信的设计是非常好的。

第一，它表现了一个在前线战壕里面的普通士兵对生活、生命、亲人的热爱。

丈夫彼得在信中抱怨战时烟叶质量很差，慌里慌张地将那双备用包脚布给弄丢了，双脚都沤霉了；现在主要是挖战壕，在挖出的壕沟里闻到家乡的泥土气息；不知道我们还得打多少仗……还有对家乡、对亲人邻里的思念。这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也是一个热爱生命、热爱家乡、热爱亲人、热爱生活的战士。现在，他们就在最前线！

第二，这封信成为全村妇女们在战争期间收到的唯一一封信，它也是全村妇女们战时思念丈夫、亲人，坚持生产的精神寄托和力量来源。

信从前线寄到她手中那阵，全村农妇没一个不羡慕她的。因为那段时间就她一人收到一封从前线寄回的信。农妇们等倦了，等疯了。有一天，她们把瘸腿邮递员给揍了个七死八活。“你这瘸鬼，不给我们送信来！”很长一

个时期，全村就只有一封从前线寄回来的信——娜斯塔莎的信。

这封信不仅给娜斯塔莎带来慰藉，当村里的妇女们思念自己的丈夫或者儿子的时候，就来敲门，能不能给我们念念这封信？“这封信就像是写给大家的，是属于整个村子的”。在战争的特殊环境里，它温暖、安慰、鼓励了很多前线战士的家人。瘸腿邮递员让她们失望、被揍打的细节，反衬了战时“家书抵万金”的不易和珍贵，也透着人间的、生活的气息，还有妇女们的渴望，以及或率真，或粗粝，或火爆的性格。

第三，就是信中展现的彼得这样一个普通而热爱生活、惦念着亲人的战士，牺牲在了卫国战争的最前线。

小说中似乎不经意地交代了一笔，妇女们常常一起念着这封信，又哭又笑，相互安慰着。“这样地念呀念呀念了很久很久，连别个村庄的农妇们也来听娜斯塔莎读信。其实，这时她的丈夫彼得·华西里耶维奇已不在人世……”

作品并没有塑造一个我们想象中的英雄，可是，就是这个不会说“我死也不后退一步”、如此热爱生活的一个战士，在战争与历史的漩涡当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这篇小说对生活、对战争、对普通人、对英雄的理解，对战争与个体生命、家国的关系以及牺牲与奉献的思考和还原，显然比那种肤浅的英雄主义叙事要更深刻、更独到、更能打动我们。这样的思考和笔墨，也使这篇看似情节简单的儿童小说，有了自己的文学格局、深度和气象。

第四，借助孩子们对这封信前后态度的悄然变化，来表达小说的意味和主题。

在小说结尾的时候，那三个孩子又回来了。一定要回来的！“院门‘咿呀’一声响，娜斯塔莎大娘看见三个身影向她走近，这是孩子们转回来取这封战士的信了。”孩子们是不是领悟到了什么，作品结尾没有明确交代。显然，这是更好的处理。如果说孩子们意识到这封信的珍贵，作品可能就写垮了。孩子们回来取信的交代是需要的，目前这样的处理，应该说恰到好处。

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怎样拓展自己的精神层次和格局，怎样写出作品的深度、广度、厚度？这些例子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和思考。

二 儿童文学的天真维度

刚才讲到，作家的格局和气象决定写作的面貌和艺术气象。接下来，我要谈一个比较个人的话题，谈谈儿童文学的天真维度。这是我在阅读很多原创作品时，产生的一个比较强烈的疑问和思考。

我们的作品常常不考虑童年，不考虑童年的生命特质和儿童文学应有的典型审美特征。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比较自我，很少考虑儿童文学的字里行间，与一般文学在心理特质、语言气息、审美样貌等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包括图书的很多设计元素、呈现方式，也可以反映这种情况。

我们看，经典儿童文学是怎么表现的。

19世纪的英国诗人斯蒂文森，他有一本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其中有一首《将来》：“等我长大成人，我一定非常地神气伟大。我告诉男孩女孩们，别瞎弄我的布娃娃。”怎么去表现天真？“我一定神气伟大”，可是“我”下的命令却是，“别瞎弄我的布娃娃”。你看，这就是生活中孩子们天真感的自然流露。

关于这个时代对孩子的塑造。1982年，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有一本书叫《童年的消逝》，就是电子媒介的发展，让儿童对信息的接收跟成人没有区别了。在口传文化时代和纸质传播时代，孩子是受保护的，孩子接收的信息是受区隔和保护的，但电子媒介时代，孩子跟成人一样了，所以波兹曼认为，近代以来对童年的想象和纯真的童年已经消逝了。这种现象在我们中国的当下可能更严重。

天真是近代以来童年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范畴。很多著作对此都有梳理、论述。卢梭的《爱弥儿》确立了这个词与现代童年美学的连接。18、19世纪在浪漫主义的洪流下，现代童年概念逐渐形成，它有三个关键的审美内涵：第一是“纯洁”，它跟宗教情感有关，跟童年在社会化以前的圣洁性有关，包括身体的纯洁性有关；第二是“真实”，孩子的反应就是很真实的，他不会有社会化的面具，所以“童言无忌”；最后一个就是“自然”。当然，“人们对于童年纯真精神的理解，从其萌生开始到今天，便处于不断地修正和丰富之中，其变化的基本方向与人类审美精神和人文情怀的总体方向保持着一致。”这就是孩子的世

界，这样的童年世界在文学作品上有很多体现。

我这里举两个例子。比如《安徒生童话》，我们大家都熟悉他作品中天真孩子的形象，《皇帝的新衣》中的孩子、《卖火柴的小女孩》。华兹华斯，“湖畔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他有一首诗叫《我们是七个》。“我们是七个，有两个已经长眠墓地，我对孩子说，那么你们就是五个。不，我们是七个”。这就是孩子对生命，对于兄弟姐妹，对生活、对逝去等等的理解。他们曾经来过，存在与记忆同样是珍贵的，所以他们是七个。这就是儿童的逻辑和成人逻辑的对照。

同时，我们在孩子的理解当中，看到了天真逻辑下传递的童年生命、童年审美、童年诗学的某种神性。

但是这里要补充一点内容。事实上在浪漫主义童年诗学以后，在西方的童年研究理论，人们对纯真诗学、对纯真这个概念是有很多批判的。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比如弗洛伊德在很多方面就改写了人们对童年的看法。很多西方儿童心理学家、儿童文学理论家都认为，童年包括了很多被成人所遗忘的那些不快乐，其中许多是一些人不敢回忆的。所以，童年对许多成人来说，是很艰难的对象，它不止有“纯真”。

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杰奎琳·罗丝在1984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彼得·潘案例研究：论虚构儿童文学的不可能性》。她借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提出，詹姆斯·巴里笔下的彼得·潘代表的纯真儿童形象，只是成人从自己的心理需要出发想象的童年产物，因此从根本上是成人对于儿童的一种文化的驯化和殖民。另外一些学者纷纷响应她的观点。当然，20世纪的这些批评，没有打断人们——包括我，对于童年纯真的浪漫主义想象。整个20世纪，很多诗人、作家、艺术家，还有很多普通人都表现出对于童年话语的某种迷恋，其中“纯真”是我们在谈论童年时最常使用的词语之一。所以，如果说弗洛伊德以后，我们越来越看到童年的现实本身往往既不绝对地纯洁，也不一定真诚，而且充斥着各种不完整的缺失，那么我们为什么仍然如此在意，并且要放大童年的诗意和纯真？

童年相对今天成人的生活状态，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事。只有当这种文化事切中我们人类精神的某种渴望，并且和它能够相互地激发，它才会成为一个对我

们来说是如此重要的范畴。所以“纯真”在这里也是这个道理。当我们觉得社会失去纯真的时候，就像19世纪湖畔诗社，认为进入工业文明社会以来，牧歌时代远离。他们觉得救赎的力量在孩子那里，所以他们向童年寻求力量。20世纪其实也是在更高的层次上重复这样的历史。

在这个背景上谈这个话题，我还要作两点解释。

其一，纯真是不是单纯、简单？

简单无知的天真，其实是有问题的。如果认为天真就是简单无知，如果我们的整体美学只有纯真、只有简单，那是将儿童置于弱势、被嘲讽的地位。当你觉得儿童只有简单的时候，这种对儿童的理解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尊重儿童的。

其二，恶俗的天真，也是对童年文化的一种驯化和执念。

我们要知道童年的纯真是底色，它同样打上了时代所有的烙印。儿童文学可能要在这样的底色上面来做文章。明天出版社前些年引进了一套非常好的书叫《青蛙和蟾蜍》，4本薄薄的小册子，这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畅销的一套书。就像我刚才介绍的《我是白痴》一样，有很多好故事，人物设置很典型——青蛙蹦蹦跳跳、活泼开朗、热情、乐于助人；蟾蜍内心忧郁，性格略显孤僻，可是他内心也有对友情的渴望，对幸福、快乐的渴望。文学形象理论上有类型化形象的说法，一般认为类型化形象是扁平化的、不成功的形象。其实，儿童文学当中是不排斥类型化的，你设计的形象精准、典型、个性鲜明，就是了不起的作品。一般好作品，我们说这个点不错、那个点不错，《青蛙和蟾蜍》是通体发光的，天真、趣味、深度直抵人心，直抵纯真美学的最深处，甚至直抵人间的最深处。

三 回到儿童文学的写作常识

最后谈一谈我最近说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要回到儿童文学写作的常识。

就我的阅读来看，常识的缺失是目前儿童文学创作的很大问题。从题材、人物、故事、语言、意蕴等角度考察，大部分原创儿童文学都不在文学应有的水平线上。

我因此特别看重、珍惜那些优秀的儿童文学创作。



例如作家刘海栖这些年的儿童小说创作。从语言角度看，他的小说语言带着几可触摸的人物和生活的真实气息，充满鲜活的在场感，尤其是人物对话，墨简意浓，神完气足。比如下面这段引自《我们的乒乓球队》的对话。小说中，庞老师带常保卫参加乒乓球比赛，意外得胜归来后，孩子们纷纷向他打听当时的战况：

“开始特别紧张，”常保卫说，“发一个球瞎了，发一个瞎了。”

“是不是拿大眼珠子瞪你？”乔正大说。

“没有，就冲我笑。”常保卫说。

“更吓人！”陈腾可说。

“说发瞎了不算，重发。”常保卫说。

“可以吗？”谢解放问庞老师。

“可以吧。”庞老师说。

“以后我们也这样……”柯和平说。

“你们不许！”庞老师说。

看这段对话，完全口语表达，令人恍如置身故事现场，人物的神情、声音、情绪，都由话语而跃然纸上。简洁的表达，既符合孩子的语言常态，又衬出口吻和心情

的急切。七嘴八舌的交接来回，这就是语言的摇摆和参差，口语的现场感，分明一团孩子气，却又充满丰富的回味。随着对话的展开，有关孩子们生活、情感的丰富信息从日常话语中不断涌现、凝结，默不作声地流动。“是不是拿大眼珠子瞪你！”等句子一连的主语缺失，毫不影响语意的交往和推进。如果是一个笨拙的写作者，生怕读者不理解，一定要一一讲清楚。除了体现童年口语的特点，也进一步加强了对话者之间的认知和情感共域关系——这些朝夕相处的孩子，彼此无疑太熟悉了，一句话抛出，谁都明白对方讲的是什么，不需要一字一句地对白。前半部分本是孩子间的对答，到了后半部分，话头突然抛向老师，是询问，也是窥见了规则撬动的一丝缝隙。庞老师略有犹疑地回答，似乎察觉到了学生不安的意图，又因多少意识到己方的不公而不自觉地稍稍降低了老师的权威。孩子一定是在瞬间捕捉到了个中的微妙，“以后我们也这样……”的反应可说敏捷极了，但省略号里还带着小小的不安和犹疑。所以，这句挑战旋即被“你们不许”的权威压下，也就显得自然而然。所有这些，都在儿童语言的日常真实情状下展开，也都因这种情状的真实，令人似闻其声，似见其人。这就是臻于化境的写作。

海栖现在的所有作品，语言都在这个状态里面，他已经达到这种境界，达到这种水准，达到这种写作的动力定型，写出来就干净漂亮，写出来就传情达意，写出来就神形毕肖，写出来就达到语言艺术的很高水平。

刚才我讲到语言、手法，还有情节构思、结构框架等等。

比如说米切尔·恩德的《讲不完的故事》，是一部幻想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童话，它的叙述圈套非常厉害，其情节的设计堪称奇绝。围绕着这个“讲不完的故事”，作家设置了多重情节的“迷障”。

首先，作品的题目即是故事主角巴斯蒂安借以进入幻想国的那本神秘书籍的名字。我们正在读的这本《讲不完的故事》，与故事里的巴斯蒂安所读的是不是同一本书？或者反过来，巴斯蒂安捧起的，是我们所读的这本《讲不完的故事》吗？这一设计造成了故事的一种真幻莫辨的迷离感。

其次，在阅读自己从旧书店“偷”来的这本《讲不完

的故事》时，巴斯蒂安感到自己以一种难以理解的怪异方式被卷入书中的故事，有那么些时候，他甚至透过书页，清晰地看到了其中角色的面目。我们发现，当我们通过《讲不完的故事》走进巴斯蒂安的故事时，巴斯蒂安也通过《讲不完的故事》走进了幻想国的世界。这使我们忍不住纳闷：“讲不完的故事”到底含有多少“讲不完”的层次？

再次，当巴斯蒂安阅读《讲不完的故事》时，他惊讶地发现故事里为拯救幻想国奔走的童女皇，也打开了另一本《讲不完的故事》，而这本书所记述的，正是他自己刚刚和正在经历的一切。他透过故事看见了自己，故事里的自己也在阅读着同一本《讲不完的故事》，而在另一个故事里，又有一个巴斯蒂安在读着同一个故事……于是，我们和巴斯蒂安还有童女皇不得不一遍遍重复着这“讲不完的故事”，永无完结，直到巴斯蒂安最终出声应允幻想国的召唤，走进故事，这无尽的循环才被打破，新的故事才得以继续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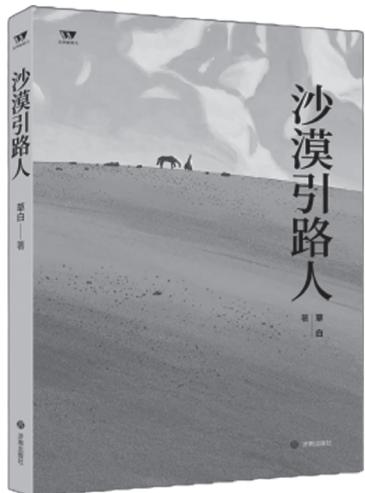
这一故事套故事的奇妙手法给情节披上了特定的玄奥色彩，而其中唯有人的行动才能促生新的故事诞生的逻辑，也包含了关于人类故事本质的一种深刻哲思。这是一种叙述智力的极致运用和创造力。我第一次读的时候，觉得人家的写作居然能抵达结构艺术如此复杂精妙的境地，这在中国儿童文学中还没有看到过。

总之，儿童文学的艺术气象不仅涉及人物、细节、结构、语言、意蕴等，也是由它的整体实现来达成的。■

文学应该关注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

——草白《沙漠引路人》的几副笔墨

Article- 郑 翔 Zheng Xiang



《沙漠引路人》书影

草白凭借散文集《孔雀的呼唤》和小说集《沙漠引路人》获得 2024 年“年度浙江青年文学之星”奖。在此,我想对她的这部小说集作一点简单的分析和评论,希望能为青年作家的创作提供一点经验。草白在接受采访时说,她的小说比较感兴趣的是“对人在现实中遭遇的生存困境、精神自由的丧失”的关注。这和评论家孟繁华所说的,小说家应该关注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是一致的,这也是草白这部小说集的核心。但从具体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草白又在题材、风格等方面做着不断地拓展和尝试。粗略地来看,我认为这部小说集里的这十二篇小说大致分为四类,或者说代表了草白的四副笔墨。

《橡皮擦》《沙漠引路人》《逐流水》可以算一组。这三篇小说虽然都涉及了个体遭遇

的现实困境,但更多的是关于个体精神困境的思考。《橡皮擦》的主线是画家沈先生,副线是“我”,两人都陷入了类似的精神困境。沈毕业于美院国画系,但三十年里每天都在研究真品和假货,具有极高的鉴别和造假能力。他在得意于自己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内心又承受着很大的道德压力,他希望“我”能不暴露身份地把他的经历写出来,让古玩界的“小白”们提高警惕,避免受骗。而“我”在大学时也曾因抄了某报纸副刊上的文字,结果被拿去参加征文比赛获奖,一直无法擦去内心的阴影。两人在交谈过程中都对自己的内心进行了剖析。一年后,沈到“我”居住的城市,两人又进行了一次交谈。沈告诉“我”,他在给过他深刻教益的老师家里看到了自己仿制的作品,而老师为此花去了大半生的积



蓄,后来老师似乎发现此事,并深受打击。这给了沈巨大的打击:“说到这里,他声音颤抖,脸色惨白,好似刚从噩梦中惊醒,连坐在边上的我也忍不住一阵战栗。”至此,小说已不只是简单的道德层面的反思,而是深刻的灵魂的拷问。

但小说的主题还不止于此。同样是在后一次交谈中,沈谈及了另一个问题。因为不安,他想回过头来画点自己的东西,但他发现,因为长期的模仿,他已无法画出自己的东西了,一画就画成了山寨版的董源、石涛、徐渭……他已在不自觉中丧失了自我。而“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很多词句如果不经脑子自动滑出来,很可能就是‘陈词滥调’”。“我”意识到,他们共同面对了一个自古以来人类必须面对的最难的事,“对这种事的谈论尽管毫无用处,却永远充满必要”。这其实就是主体性和异化的主题,它一直是现代小说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这一主题的加入,不但使这篇小说的内涵更加丰富,也有了哲理层面的提升。

这篇小说从格局、语言、叙事等方面看,应该都是草白最好的小说之一。借此我还想谈另一个问题:虽然我们经常强调天赋对于创作的重要性,但同时我们必须强

调知识积累对于创作同样重要。这篇小说里涉及了很多有关绘画、书法等方面的知识,草白之前出过一本随笔集《静默与生机》,里面收录了十五篇有关古今中外绘画艺术的随笔,所以她在这方面是有过潜心研究的。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钻研,她就不可能在这方面写得那么细致,那么举重若轻,挖掘得那么深,甚至都不可能写出这方面题材的小说来。所以,对于创作来说,知识积累是除了天赋、生活阅历之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沙漠引路人》相对简单,是一篇写个体寻找生命自由状态和价值的小说。表姐年轻时的生活是由家人安排的,她跟一个家境富裕的年轻人结婚,并辞职居家当主妇,但孩子因病去世之后,她突然意识到她的人生一直不是自己的,四十一岁了还是离婚,并离开了家。后来她送过外卖,帮别人的孩子补过功课,最后来到了“西域”的沙漠做向导,租住在一间非常简陋的蓝色铁皮小屋里,想像导游芳姐一样过那种“自由自在,想走便走,想留就留”的生活。芳姐出事后,太多想进沙漠的人都来找她帮忙,这就又成了她新的羁绊。于是有一天,她没带装备就一个人进入了沙漠,打算听天由命,结果却在沙漠里遇到一个迷路的少年,因为不想看到一个年轻的生命埋没在那荒凉之地,于是她把他带出了沙漠。这篇小说的重点在于,表姐虽然选择了一种看似自由的生活,虽然在死亡的映衬下,她体会到了“生命的美好与实感”,但并未因此让她摆脱“做什么都没太大意思”的精神困境。小说没有给出结论,但凡是写追求自我、追寻生命价值的小说,总是会让小说的主题得到提升。

《逐流水》也涉及自由的主题。小说里的母亲背着父亲在离家一千五百公里外的G城买了一套房子,因为她想拥有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子,但一年后就去世了。女儿也早就放弃优渥稳定的工作,经常随人一起过着驴友的生活——这应该是现代人寻找自由生活的一种方式,但小说的后半部分写的却是她去G城处理母亲的房子,把它卖给一个做导游的小卢与她母亲的事。前一对母女是想以离开的方式获得自由,后一对则是因为不想离开,艰难地买下了这套水边的房子。两对母女所遭遇的是生

活中不同层面的困境。如果从小说的主题来看,我认为这是把一个本来可以飞扬起来的精神问题,回归到具体的现实问题,是前半部分主题的跑偏,也是主题高度的下降,但或许小说想要表达的是,生活的困境就像在水里跑步,虽然她想跑,但“那些水太重了……让她怎么也跑不起来”。

《孤岛来的人》《离开父亲的家》是一组更加现实的小说,写的是几个人物的现实生活困境。《孤岛来的人》写的是一个叫司月光的军人复员前后的生活。司月光在海岛上当兵,虽然因为很少回家,他与妻子离了婚,但他似乎很能适应岛上的孤独生活,并不想复员。岛上特殊的生存环境与世俗生活的常态形成对比,本来是一个不错的视角,并与“我”闭门写作,不与外界发生关系照样可以生活形成同构,是可以进一步挖掘的,但小说的后半部分并未沿着这一思路延续。司月光复员了,不知为何就是不愿接受政府给他安排的工作,也未像他在岛上时说的回到农村去养家禽,而是选择了送快递。两人偶然相遇,也未进一步交流,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小说结尾一个快递小哥翻车的遭遇,应该也是司月光会遭遇的困境。这篇小说主题未能提升,应该与小说所选择的人物有关,因为在一个生活困境都没能摆脱的底层人物身上,很难展开形而上的思考。

《离开父亲的家》是一篇涉及父与子两代人的性格、命运,更贴近当下时代的小说,主题更加宏大,在草白的小说里属于少数。小说中的父亲曾是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但敢想敢干,抓住了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机遇,成为县里的大企业家,而且像很多一夜暴富的人一样,有了第二个家,后来在时代大潮中败落、病亡。父亲的人生理念是,一个人总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始终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作为儿子的“我”,虽然读了大学,却“把当一名中学地理老师作为平生志业”,除了“课堂上带领学生在祖国壮美的河山里尽情游弋”之外,毫无行动能力。“我”为搬出父母的家犹豫再三;终于鼓起勇气坐火车到东北去找女网友,却因怀疑碰上了绑匪,在寒冷的野外落荒而逃;好不容易回到家,父亲却已因病去世。父亲在遗嘱里留给“我”一套四百多平米的房子,但因年久失修,“根本

无法出售和置换”;而“我”仍是那个天生平足,无法走远路的“巨婴”。小说中还有一个拒绝父亲给他提供安逸工作,偏要沿街售卖中草药,却“好像活得比谁都快活”的叔叔。这三个人物不同的性格、选择和命运,应该包含了草白对当下个体生存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以上五篇小说写人物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虽然角度、深度不一,但总体色调并不灰暗。而这部小说集中其他以农村为背景的小说,大都笼罩着有阴冷、破败或恍惚的色调,给人完全不相同的阅读感受。从小说与现实的关系角度,我又把它们分为两组。

《河水漫过堤岸》《艰难的一天》《在山上》《新年快乐》里的内容明显来自于草白故乡的生活记忆,它们对草白来说似乎是一个解不开的噩梦,从她刚写小说时的《墨绿的心事》,一直延伸到现在。这些小说中的故事大致发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按说这里属于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但时代的车轮似乎并未从这里滚过。这里的农村依然贫困,老一辈的农民依然闭塞、麻木,他们的下一代则多为浪子。时代步伐与农村现状的对比,尤其是小说对农民精神状态的描写,让人触目惊心。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小说中父辈的生活和形象。首





先是贫穷,除了做些基本的农活,养些家畜家禽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其他的谋生技能。《河水漫过堤岸》里的父亲已经在当地打些杂工,但一个月才一千块钱,而她女儿去打工的押金就要五百;母亲做着非常廉价的手工活,织渔网。其次是思维上的闭塞,他们“对外界几乎一无所知”。所以除了无法给子女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之外,他们也无法为子女提供任何生活上的指导。所以当女儿说她已经找到“工作”时,父亲根本就不敢问她要去做什么,母亲则是出于本能表示了一下担心,但当女儿提到钱,母亲“倒吸了一口凉气,不再说话了”。而女儿所说的“工作”很可能是帮别人接诈骗电话。再其次,也是更让人心惊的是,由于长期的贫困、闭塞导致的他们情感、精神上的局促和麻木。他们甚至和自己的子女都不敢交流。《河水漫过堤岸》里写父亲送女儿去车站,他“满脸忧愁、低着头拼命走路”,买了两个茶叶蛋,“他惶然而匆促地将那只袋子塞到我手里,好像那是一个急于摆脱的罪证”。《艰难的一天》里,父亲瑟缩着站在重病的儿子的床边,但不敢伸手到被窝里,“去摸他的手臂、大腿、脚丫子,还有他的手”。而母亲只是在本能地感觉儿子马上要死了,才去

看了他一眼,随后就回去织渔网了。他们也没问把儿子送回来后并一直守护着他的那个女人是谁,甚至也没想过要送儿子去医院,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他们的生存和精神状态不能不让人想到鲁迅笔下的华老栓、闰土和祥林嫂。

这样的父母当然也无法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在这几篇小说里反复描述了他们相同的教育方式,而且都出现了浪子,让人想起张天翼《包氏父子》里的老包和小包。因为贫穷,没有受过教育,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把所能省下来的都喂了他,没让他挨过一天饿”,“后来,当他开始变坏时,他们整宿整宿睡不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开始容忍他的一切,当作最平常不过的事情接受下来”,然后为儿子的欠债、打人等行为擦屁股。而对于儿子离家出走,去了哪里,在外面贩毒、赌博、放高利贷等,“他们都一无所知”,也无能为力;只希望,“如果儿子开始想女人了,那就会变好的”。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却看到:“年轻人在一茬茬长大,他们也打架、逃学、偷东西。从他们身上,他看到了儿子的身影。”

《在山上》则直接写到了浪子的下一代。小说写的是在家里人走的走、散的散以后,浪子终于回家上坟的事。他带着五六岁的孩子去上坟,对于孩子大热天还穿着厚棉服满头大汗,在墓前用树枝胡乱打击墓碑、乱扯野草野花、随意踩死昆虫等一律不去阻止,只是“蹲在边上抽烟,玩着手机”。小说反复提到孩子与父亲的相似之处。而且他们都已经不知道种田的事,“那个小孩儿就知道。他的父亲也没有下过一天田”。如果说上一代的身上还曾有过勤劳的品质,有过对贫穷的抗争,那么到此时,“所有时间深处的抗争与认命,统统化为一阵轻柔的风,随之而去”。

草白这类小说中的故事多发生在冬天,人物都生活在阴冷、灰暗、凋敝、压抑的环境中,经常还伴有疾病和死亡,而人物身上经常带有的是瑟缩、战栗、茫然和僵硬的神情。这里虽然已有现代的气息,有乡村小超市,但高速公路带给这些村庄的只有汽车汹涌的呼啸和嘈杂,并不是繁荣和文明。这里也已有外来的务工人员,他们来自

云贵高原、四川、内蒙古和东北，他们的处境甚至更艰难，自然也没能为此地带来更多的财富和文明。

草白的老家离我外公家只有十里，她笔下的农村和人物都是我非常熟悉的，但我始终没有从这样的角度去深入观察和思考过。这里就涉及了作家对生活的体验深度的问题，因为我毕竟主要生活在离此百里以外的镇上，而草白却是从小感同身受地生活在这里。当然这也与作家本身对生活的敏感程度有关。看了她的小说，我不得不说，她的观察和描写确实是深刻的，甚至残酷的。她写出了现代化过程中，农村生存环境与农民精神状态改变的艰难。

《嚶其鸣矣》《一次远行》《带姐姐回家》虽然也是以农村为背景，但主题上更侧重的是人物情感上的缺失和寻找。《嚶其鸣矣》的标题来自《诗经·伐木》里的“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意思是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一个浪子，除了赌什么都不会。小说重点写“我”因为答应了伯父遗嘱上的条件，去塑料厂上班，结果镇上的人因为嫉妒他，“开始联合起来嘲笑我，甚至咒骂我”，甚至之前和他玩牌的人也不和他玩了；而厂子里的人也因看不惯他吊儿郎当的样子，不愿理他，于是他陷入了没有朋友、无法忍受的境地。后来“我”只能卖了伯父留给“我”的破房子，拜杂耍艺人为师，开始流浪。小说里所写的人们对“我”的态度和文化氛围，我也是熟悉的；小说以友情为主题也是没问题的。但我认为，把友情的主题寄托在一个浪子，以及伯父和酒友这样的农民身上，是否符合他们的身份和现实？而且小说的结尾，一个28岁的成年人，竟会跟人去学穿墙术等杂耍，去流浪，这实在是有点太玄虚了。

《一次远行》《带姐姐回家》同样是写对情感的追寻的，但小说的氛围整体比较虚，有如梦境，所以倒不存在上篇里的这种感觉。我想，这两篇可能就是草白说的“来源于梦境中获得的灵感”的小说。《一次远行》写的是“在小屋里待了二十几年，对外面世界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的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三艘破船，让一个月前莫名其妙地找到他那里的三个舅舅和一个叫阿满的人，在狂

饮烂醉的状态下，沿着一条早已废弃的河道，去海边寻找二十年前因逃计划生育坐船去娘家避风头而沉船的母亲的故事。最后只有父亲和大舅到了海边，此时，“我”以梦的形式到了那里，听见大舅对父亲说，结冰了，“我们不去那里都没关系，小梅不会怪罪我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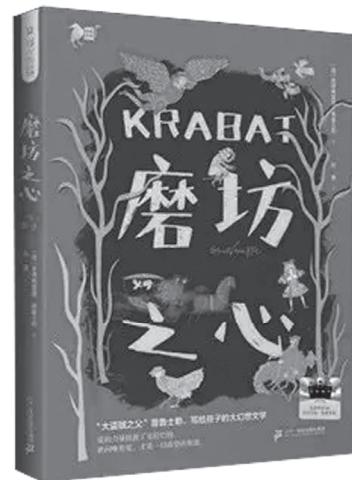
《带姐姐回家》写的是一个孩子寻找姐姐的过程。因为父母、哥哥都去了外地，“我”和行将去世的祖母相依为命，在离过年只有十一天的寒冷冬季，祖母让“我”去海边寻找姐姐，并带她回家。因为姐姐嫁过去之后，在那户人家过得不好。 “我”在寒冷、破败的冬季一路寻找，终于来到了一个海边的村庄。那里正在举行一场凌乱的婚礼，“我”遇到了一位五六岁的孩子，正因姐姐的即将远嫁而哭泣。那一刻，“我”突然看到无数“悲伤哭泣的男孩与即将背井离乡的姐姐”，“在那昏暗的世界里不断靠近和远离”。于是，一个孩子的寻找就融入了为一个更为普遍的寻找亲情的母题。这两篇小说的主题都是寻找亲情，小说的整体氛围都有如梦境，人物、情景恍恍惚惚，似真似幻，都有一种悲伤的气氛。与上面三组小说是明显不同的笔墨。

草白说，她以后“还是会继续关注与人的困境有关的书写，努力去接触更多的人，当下生活的复杂性以及面临的新问题，都需要写作者去深入研究、思考、体察”。这显然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她在这一总体命题下所做的多方面探索和取得的成就，并希望她不断能有新的拓展和突破。■

悬念、氛围、伏笔，文学大师怎么写故事？

——评《磨坊之心》

Article- 汤 汤 Tang Tang



《磨坊之心》书影

《磨坊之心》(原名《鬼磨坊》)是一本大名鼎鼎的幻想文学,是德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奥得弗雷德·普鲁士勒的巅峰之作。这本大名鼎鼎的书我读过三遍,第一遍完全被它黑暗诡秘的故事氛围和一个接一个的悬念迷住,一本寒气逼人、迷雾重重,又让你难以放下的书。后来又一气读了两遍,最深的印象还是黑暗诡秘、悬念重重、四处伏笔、惊心动魄。它的迷人不仅来自充满悬念的故事讲述,还有通篇弥漫的一种无法改变命运,不知道光在哪里的人生悲剧感,以及“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的轮回式故事结构带来的悠长隽永的味道。

《磨坊之心》的故事情节其实很简单,用一句话说,就是有魔法的磨坊师傅和学徒之间的斗法故事,最早源于民间传说。普鲁士勒为什么能把它讲得这样惊心动魄、精彩迷人呢?离不开他在氛围营造、悬念设置和伏笔铺设上的超常能力。

故事分三部分,分别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第一年,十四岁的少年克拉巴特在梦中得到召唤,来到了施瓦尔茨科尔姆磨坊。梦里十一只乌鸦蹲在横杆上看着他,一个仿佛来自虚空的嘶哑的声音呼喊他的名字:“克拉巴特,到施瓦尔茨科尔姆磨坊来吧,这对你没有坏

处!”这个梦克拉巴特一连做了三次。故事一开场就充满神秘和诡异的味道,氛围、悬念做得足足的,吸引读者迫不及待地跟着克拉巴特出发,去寻找施瓦尔茨科尔姆磨坊。

克拉巴特的磨坊生活开始了。第一夜他半夜醒来,看见阁楼里十一个幽灵一样的伙计,注意,是十一个,和他梦里乌鸦的数量一样。第二天早餐很丰富,克拉巴特吃得心满意足,他穿上前任留下来的旧衣裳,听师父的命令干活。常常在他精疲力竭时,有个叫佟达的伙计有意无意地伸手搭在他肩膀上一下,顿时一股新的力量注入他的身体,疲惫和疼痛瞬间消失。

第二天丰盛的晚餐后,师父派伙计们去荒野取标记,克拉巴特和佟达一组,他们在野外过夜,夜里佟达灵魂出窍不知去了哪里。午夜时克拉巴特听到远处传来姑娘们唱的歌,他被领唱的康朵尔卡的歌声迷住了。在荒野度过一夜后回到磨坊的伙计,都要被师父抽耳光,并且发誓永远服从师父。

磨坊不远处有一片荒滩,那是伙计们一直回避的地方。有一天,佟达送给克拉巴特一把小刀,这把刀有特殊的功能,在将面临危险的人手里,刀刃会变成黑色。克拉巴特看见刀在佟达的手里变成了烛火熏过一样的黑色。

随着年关的临近，伙计们越来越烦躁易怒，佟达告诉克拉巴特他们是因为害怕才会这样，他们怕什么呢？除夕夜，阁楼外传来痛苦的号叫，第二天，佟达死了，他被埋在了荒滩里。

悬念越来越多了，佟达为什么会死？他预料到自己会死，为什么要等死？伙计们害怕是因为知道除夕夜一定会有一个人死掉，不知道会不会轮到自己呢？悬念叠悬念，到这里一堆悬念了，几乎还没有一个解开的。我在过去的阅读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中，像这样一个接着一个悬念，大悬念套小悬念，悬念之间又互相交织的写作手法，并不多见。作者把设置悬念的技巧，如何吊足读者胃口，可以说做到了极致。

接下来是第二年，进入故事的第二部分。磨坊里来了一个新的伙计维特科，和克拉巴特来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维特科睡佟达的床，穿佟达留下的旧衣裳。克拉巴特常常想念佟达，而伙计们对佟达几乎一字不提，用米切尔的话说，再怎么谈论也无法复生，只有遗忘才能活下去。克拉巴特发现，米切尔像去年佟达帮助自己一样，暗暗地帮助维特科。很多事情都和去年一样，仿佛陷入了循环的魔法，只是在这一年的除夕夜，死去的是米切尔。佟达和米切尔都死在除夕夜，到底是谁在玩这个死亡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又是什么？到此为止，一个谜底都没有揭开。而书已经要接近尾声，作者还来得及揭开吗？

第三年，磨坊里又来了新的伙计，他曾经是和克拉巴特一起乞讨的罗波施，他穿了米切尔的衣服，睡了米切尔的床。循环再次启动，磨坊里就是这样一年一年轮回的。就像佟达暗中帮助克拉巴特，米切尔暗中帮助维特科，克拉巴特也暗中帮助和照顾着罗波施。克拉巴特更加努力地学习魔法，他是学得最好的一个，他心中有了为佟达和米切尔复仇的想法……

故事最后，克拉巴特、康朵尔卡、傻子尤洛一起战胜了师父，师父死了，磨坊也付之一炬。故事结尾一片光明和幸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的种种黑暗、紧张、害怕、悬疑总算找到了出口，同时会惊叹，真是一场十分难得且十分过瘾的阅读之旅呀。

悬念设置和氛围营造，是本书最大的亮点，普鲁士勒简直如鱼得水，炉火纯青。除此之外，伏笔铺设也是相当

成功的。大大小小的伏笔可以说散在书中的角角落落，彼此呼应，共同营造着扑朔迷离，亦真亦幻，似是而非的气氛，同时使悬念自然生长，到最后水到渠成地揭开。有的伏笔实在很小，一不注意就忽略了，但如果你注意到，你会品尝到许多发现的惊喜，并且觉得它们一个字也不能少，少一个字，就会少了严谨，就像缝衣服那样掉针漏针留下缺憾。

比如傻子尤洛这个人物。在书的前半部分，尤洛是十二个伙计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因为傻，只能做些家务事和杂事。然而这个人物在故事结尾时突然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成了帮助克拉巴特和师父斗法中最重要的一笔。这时，如果你翻回前面看看，你会发现，尤洛将会成为重要人物，作者早在前面就埋下了伏笔，不是一处，而是一路。

第一处，克拉巴特同情傻子尤洛，让他离开磨坊。尤洛说，想从这里跑出去？你倒是跑跑试试呀。此处可以看出尤洛清楚地知道磨坊没有出路，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头脑清楚。第二处，克拉巴特来到磨坊后不久做了一个逃亡的梦，梦中尤洛说，你一个人做不到的事，也许两个人一起就能办到，要不咱俩下次一起试试？故事最后，就是两个人一起合作打败师父的，梦是一个提示。第三处，傻子尤洛不小心把两桶满满的猪食泼了吕施科一身，后面我们知道是吕施科说了不利于克拉巴特的话。这是为后来尤洛的善良正直埋下伏笔……

不一一举例了，一路伏笔，一路铺垫，前有暗示，后有照应，滴水不漏。所以到故事后半部分，当尤洛用他的智慧和勇敢来帮助克拉巴特时，读者吃惊、惊喜，却完全不觉得突兀。细细回味这些伏笔，我们不由得感叹作者的心思何等精巧，逻辑何等严密啊。

此外，《磨坊之心》中还有数不清的梦境描写，一个梦境跟着一个梦境，把故事推向更神秘莫测，更诡异幽暗里。梦是暗示，是预兆，同时也是伏笔，是线索，甚至是推动故事情节往前发展的力量。读《磨坊之心》，绝不能忽视这些梦。

悬念设置如此山重水复，故事氛围如此神秘浓郁，伏笔铺设如此严密周到的儿童文学作品并不多见，《磨坊之心》在这方面无疑是杰出的代表。【】

从心出发：“……金匠持篙随意往来”

——评舒航诗集《我在土豆里飞》

Article- 沈 菁 Shen Wei



《我在土豆里飞》书影

从 1985 年杭州大学地理系毕业到湖州练市任教至今,舒航已在这座江南运河流经、因红烧羊肉(面)而知名的水乡小镇生活、工作了 40 年。回首早年文友,有的远走他乡,有的放弃写作,有的已不在人世……这 40 年中,舒航的写作时有中断,特别是本世纪前 20 年作品不多,但他一直保持着持续的思考力和行动力,阅读量庞杂,却有着自己明晰的“诗歌参照系”,有着开阔的文学视野,在现实生活中交友广泛,是一位生活的介入者、深度体验者。即便在可见的“停滞期”,也一直保有自己隐在的精神向度,于时代的急遽变化中拥有警觉与自觉。早期作品中,他召唤河流上持篙随意往来的“金匠”,如果诗人是语言的“炼金术士”,“金匠”的出现和他的形象,无疑代表了诗歌的“初心”,而近期作品中“从心出发”的自我提醒、鞭策,则是对“初心”的回应和接续。因

此,从“编年史”角度去考察他的作品,能够更好地理解一位“小镇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也能更好地了解个体、时代和命运。

—

大凡生活在每一个“地方”的诗人,特别是“小地方”的诗人,容易陷入“地方”与“世界”关系的矛盾、纠葛和辩难之中。我一直强调“地方即世界”,但这只是一个哲学性的界定,基于对“地方”的珍视,“以小见大”的方法论,以及万物平等主义立场,现实境况却不会如此简单明了,而常常是暧昧混沌的。江南小镇是“地方性”的很好载体,从前是富庶、安宁、稳定的代名词,今天常被旅游业包装成情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和远方”,但与此同时,小镇也代

表着单调、贫乏、有限性、世俗主义、人情羁绊、闲言碎语、鸡飞狗跳，加速度的“物是人非”“物非人非”，以及现代性制造的“无地方”，等等。因此，生活在“小地方”的诗人，容易被种种有形无形的力量裹挟、挟持、拖泥带水，消解和丧失“主体性”，甚至失去可以辨认的“地方感”，彷徨于爱德华·雷尔夫所说的“无地方”。

20世纪80年代写作伊始，舒航就是生活却又游离于“小镇”/“地方”的，这是他的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不像有些“地方诗人”，一开始就投入了方志、野史或考据学式的诗歌写作，蹉跎了岁月但总是难于“破壳而出”，因为视野被自己限定住了。我深知“地方性知识”的宝贵，也尊重所有的“地方性知识”守护者，但诗歌不是“文献”“史料”，“知识”的拥有也不代表着“智慧”，诗歌有诗歌的方法，缘情的、言志的、个人化视角，对“地方感”的当代转化，经由主体性这道“窄门”，等等。青年舒航生活在练市小镇，说自己“我乞讨于花红柳绿之间 / 我求教于三教九流之辈”（《歌谣》），“我继续寻找，江南。水乡。朦胧的夜晚 / 我以歌声平衡自己”（《我以歌声平衡自己》）……但我们在他诗中读不到世俗意义上的小镇生活，日常、细节、风俗、烟火气、停滞与流动等等，即使在稍后的作品《惊蛰之夜，叫春的猫与河水》中，标题是细节化、场景化的，但内容却是沉思的、抒发胸臆的。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把“地方”“地方性”剥离、架空了，从而也就摆脱了“地方主义”的狭隘和危险。但与此同时，由于这种“剥离”，诗人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悬空者”，因缺少强有力“支点”而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他早期作品中的抒情性、歌咏色彩、漂浮感，以及那种轻盈与开放，都是与此有关的，当然也可以理解为“青春期写作”使然。在“液体的水乡”，“甜蜜像哀伤一样缠绕着我”（《忆旧之作》），有时，青年舒航更像他在小镇河边（练溪）遇到的那位临终老人的独子：“唯一的儿子正在 / 从纽约飞往上海的太平洋上空 / 东西方的神祇都藏在他心底 / 三十多年，在英汉之间 / 他往返与祈祷 / 岁月是一曲哀歌 / 它在满世界寻找敲响琴键的人”（《岁月》）。

青年舒航梦想成为那个“敲响琴键的人”。他的张望是挣脱“地方”和“地方主义”的束缚、惯性，对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的眺望；他的张望是彷徨于“地方”和“世界”



之间，是“此岸”对“彼岸”的眺望。在眺望中，他召来“众匠之首”的金匠，“当自然的花朵一路憔悴 / 他携带沙砾里的欢乐”，“高贵和圣洁”“卑贱与龌龊”，“都源于浪涛中的洗礼和原火里的锻打”，因此他称黄金是“苦难的黄金，创痛的母亲”，却“给我们生命。爱情。/ 一切都神秘而深奥”。诗的下半部分写道：

在晦暗的角落里，金匠燃起的火种
超越了皇冠、权力，以及春天花朵的芬芳
他沉默，他拿来树片和木炭
深入了言辞的社会
使果实碰撞，冰层融化
透明的黄金，映现我们拙朴的脸庞
相向而立，并禁锢我们的一生
只有河流之上
金匠持篙随意往来

毫无疑问，“金匠”是诗人的一个化身，“浪涛中的洗礼和原火里的锻打”则是“诗歌炼金术”的同义、借代；如果“持篙”是诗的尺度与准则，河流之上的“随意往来”则代表着诗歌的自由精神。《金匠》一诗的重要在于：它不仅仅是关乎诗歌创作和精神指向的一首“元诗”，更在个人创作的开端定下了一个很好的“基准”。联想到舒航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大量研读, 喝“母乳”的人要去喝一点“狼奶”——用“拿来主义”来开阔自己的视野,《金匠》的诞生是自然而然的,而“基准”和“参照系”的建立又是必须的,对于偏居小镇的诗人,显得尤为重要。长期的小镇生活,使舒航的性格沾染了一些“地方习气”,但从早期到近期的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地方习气”,而是开放的、包容的。这是他身上十分可贵的一点。

二

1991 年端午节,离练市 20 多公里的千金乡深潭湾村,舒航父亲吴金钟去世,时年 54 岁。父亲的早逝对舒航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是心头永远的痛。不久,舒航写出了 400 多行的小长诗《诞生——献给我的父亲》,这是他迄今为止写过的最长一首诗。《诞生》是对生命、死亡、爱、血缘、劳作、痛苦、救赎等的系统思考,气势磅礴,如同“讲演、歌剧、海洋”,是一曲人性的高歌,有惠特曼《草叶集》之风,因比较直抒胸臆,也有一定的浮泛和粗粝之感。父亲在诗中泛灵化了,死亡也泛灵化了:

而我的父亲,他是风,他扬起尘土
他焚烧书籍,如雷如电
他是云和雨,命令我劳动……
我微呷,痛饮,一杯又一杯

“吴歌里走出的少年”,曾被丝绸和流水同时缠绕,直到被父亲之死迎头一击,发现“无穷无尽的柔软的光泽魂断在生活的刀剪之下 / 使我在水中的缠绕变得单一而矫饰”,但对死亡命题的持久思考,并未导向悲观、沉沦和绝望,爱的声音一再高过并温暖死之冷酷、无情,诗人写道:“在我思考的另一端,我还要不知疲倦地告诉人们 / 热爱早晨醒来的河流吧 / 我说得很轻很轻,因为这美好的河流即刻就会消逝 / 在这个瞬间,多少生命诞生,续接着多少生命的死亡”。

至此,父亲之死这一巨大的“痛点”成为舒航诗歌中

有力的“支点”,成为“无地方”之中最真切的“地方”。事实上,我已经注意到了舒航 1989 年的诗作《山顶》,他把“石头”认作自己的父亲,“石头”作为一个概述出来的元素、一个沉重的“支点”,已经父亲化了,或者说“石头”就是父性的:“我正坐着的石头是一块沉重的石头 / 它就是我的父亲 / 它就是我父亲收割麦子时 / 粗糙的手掌提起又放下的动作”。石头之重、父亲之重,与诗歌追求的轻盈、飞翔、自由之间,构成一种悖论和张力。

从 1991 年开始,每过 10 年,舒航都会认认真真写一首“祭父诗”——他在诗中为父亲设置灵堂和祭台。在 2001 年的《水鸟(父亲十周年祭)》中写诗的儿子——“飞翔的儿子”,附着了父亲泥土般(大地般)的力量,当然也是火焰的力量:“父亲,我是你的鸟一样飞翔的儿子 / 我从你的泥土里得到力量 / 这就是你的那支火焰。它已穿过河流与陆地 / 来到天空。来到了我的翅膀之上”。2011 年的《金钟(父亲二十周年祭)》更有历史感、已逝年代不在场的在场感,同时有父亲的脾气和个性在里面,写出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受苦的、生动的父亲:“父亲在世,沉默如金钟 / 像那个喧嚣年代的百姓 / 没有命 / 也无须革自己的命 / 你只有双手,早出晚归 / 默默养育着我饥饿的童年”,诗的结尾,为父亲名字中包含的金钟般的沉默发声:“唱着人类听不懂的歌 / 你金钟般的沉默 / 已穿过河流与陆地 / 已来到天空 / 已来到我的翅膀之上 / 二十年了,我就是你的沉默在飞翔”,是的,诗歌就是替所有的沉默在飞翔、发声。2021 年的《深潭湾(父亲三十周年祭)》:“候鸟般飞翔的儿子”又一次回到了深潭湾,“每一次回家 / 我都在漂泊这两个字上打转 / 从来没有找到缆绳将岁月缚住 / 永没有靠岸的河埠和木桩 / 只有你英年的离开 / 像一根稻草绳牵着我三十年”,诗人在诗中把父亲找到了,但又好像把父亲丢失了,因为“飞翔的儿子”也是在“漂泊”二字上永远打转的儿子,“一次次地飞回来 / 又像一只不系之舟 / 永远找不到你远去的咳嗽声和你严慈的眼神”,因此,“你 / 桃花 / 深潭湾”和“我 / 候鸟 / 流浪的天空”之间,总是天涯咫尺又咫尺天涯,可谓“阴阳两界无由泪,唯借飘雨送哀愁”。

以“祭父诗”为代表的“死亡意识”贯穿了舒航 20 世纪 90 年代作品的始终,成为这个时期的总体基调,也

就是说,这个时期的哀歌、挽歌、悲歌色彩是比较明显的。诗人看到的道路并非崎岖、泥泞,而是:“那些横卧于地下的 / 曾在这道路之上走动 / 现在。将来。脚步踵踵 / 从他们的脊骨上踏过……”(《道路的倾听者》)。《从十四种角度叙述的雪》《十四行:在转椅上》是舒航1990年的代表性作品,前一首从众多视角发掘“雪”这个意象,其实是用冷峻而客观的方式观察并沉思“死亡”:诗人用脚趾试探雪的深度,终于来到了山顶的家园,但一路之上都在怀念“途中死去的豹子”,……雪向身后的大树射击,“我听见青春衰败在瞬间的喧响 / 她就以这样的方式令我失魂落魄”。后一首,在转椅上,万物飞速地旋转,世界难以捕获,灰黄的大地泛出了青绿,但:

消亡的,散佚四处的灵魂
从春天涌出
谁也来不及为它们重新命名

死亡是与春天 / 青春紧密相连的。这一点,在同时期的《敞开》一诗中更为明显,“死亡意识”是与蝴蝶、花朵的短暂性紧密相连的,越是美的,就越是易逝的,甚至越是“恐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美将拯救世界”,里尔克则在《杜伊诺哀歌》开篇就写道“因为美只是恐惧的开始……”舒航写道:“我选择在春天消失 / 因为更多的人在那里排队等候 / 没有蝴蝶,花朵不会开放 / 没有死者,我如何知道活着的秘密?”孔子被子路激发的关于生死问题的回答“未知生,焉知死”,似乎在当代有了一个反向的表达:“未知死,焉知生?”

同时期的《十四行:1997》,读来令人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死亡意识”开始转化为“历史意识”,这是一个好现象,此在性的、个人化的沉思开始转化为对更广大的“世界”和“他者”的关注。诗人开始跳出“地方”,跳出单一性,书写:“你们这些诉说着苦难和人世沧桑的 / 辛德勒名单:华沙、格尔尼卡、广岛、长崎 / 南京和圆明园……早已化作珍贵的尘土 / 淹没了事件、细节,还有一个个叫屈的 // 冤魂……”遗憾的是,这一主题、这种“历史意识”,未能在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深入、发掘。

三

“一辆汽车在雨中忙乱 / 如果我是司机 / 我开慢一些”,三句诗出自2006年的《下雨的日子》,今天回头去看,我们可以理解成“个人之慢”对“时代之快”的抵御、解构,“慢”在很多人那里的确是一剂有效的“良药”。但从“个人写作史”角度去看,更像是一个巧妙的托词。的确,从新世纪的00年代到10年代,收入这部诗集的作品很少,舒航的写作时断时续,诗人似乎陷入了一个“停滞期”“困惑期”。个中原因,旁人难于揣度,也许是工作繁忙、无暇于诗,也许是进入了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年写作危机”,也许在为今后的写作积蓄更大的后力。但停滞时间有20年之久,的确十分漫长。而分析期间的少量作品,同样饶有意味和启发。

这个停滞,好像是夹杂着忙碌和白日梦的一次漫长睡眠。2010年的《睡眠日》准确地描述了这种“睡眠状态”:

除了睡眠中的梦和醒着的梦想
除了已逝者的叫喊和新生儿的啼哭
快:给老人一点吃的,给婴儿喂奶
让他们睡吧——

因为我们的命运也不过如此
因为我们一天的奔波也行将结束
我咽了:快睡吧!
另一个声音却说:我哪里睡得着?

“快睡”与“哪里睡得着”是一个矛盾、一种悖谬,类似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因此在本质意义上,“睡”也是另一种“醒”,是忧心忡忡的“睡不着”。2012年的《嗜睡症》出现了“日常性”,睡眠从第一天晚上持续到第二天晚上,当然也就到了第三天的早晨……全篇反复回旋着两句诗,像是梦里的自言自语,又像一个神秘的歌队在幕后咏唱:“窗帘外有飞鸟经过 / 它们没有把我叫醒”。

我和舒航相识于1987年秋天的练市中学,是人生的第一位诗友,他在我眼里一直是一个富有行动力的人,一



位重情仗义之士。这 20 年,他担任过两所中学的校长,语言的行动(写作)少了,现实的行动(介入和参与)就多了。这 20 年,他游历西藏、新疆、青海,访学澳大利亚,援疆支教,创办见心教育慈善基金(教育公益咨询服务),在练市中学建立茅坤文学馆,为本地诗友举办研讨会,编著人文地理著作《美丽千金》,举办两届面向中小学生的“青竹翠竹诗歌奖”……

2011 年初至 2012 年秋,舒航远赴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援疆执教一年半。这是一次自我选择,也是一次难忘的人生履历。置身边地,深受“异文化”浸润,聆听大漠、胡杨的教诲,中亚这个“启示录式的背景”对他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震撼的,沉睡的写作、沉睡的诗也在逐渐苏醒……他写下了《柯坪诗篇》等一批具有异质性的作品,明确写道:“在亚欧大陆的腹地,塔克拉玛干 / 除了辽阔还是辽阔,除了干旱还是干旱 / 我来到柯坪,工作和生活,十八个月 / 沙漠胡杨将穿越我。激励我。一生一世”。在天山天池,一个水乡人在追寻、发见西域之水:“从江南到新疆 / 从乌鲁木齐到天山 / 我一路寻觅、追逐和逢迎 / 水啊,水——//……水啊,水——/柔软、细腻、光滑 / 就像我家乡的丝绸 / 丝绸到达了新疆 / 丝绸铺就了帛道 / 我一路寻觅、追逐和逢迎 //……在半空 / 在天山之巅 / 我终于找到了它——/ 天池,神圣的一滴”。至此,“寻找”与“被寻找”、“江南之水”与“西域之水”在天山之巅合二为一,

合为“神圣的一滴”,这无疑是一个自然时刻,也几乎是一个神启时刻。

诗歌中的“自我唤醒”,在 2015 年的《暮秋》一诗中最为简明、果断:“……我一个人 / 如苍茫大地的沉默 / 积蓄着孤独者的力量 / 在作茧,自缚,和醒来”。这种唤醒,基于人到中年的紧迫感和对个体生命的自我审视,是“作茧,自缚”之后“破壳而出”的新希望。因此,2000 年的《一个人》不可忽视,它是对自己漫长“沉睡期”的一个总结、一次告别,写得朴素、自然、客观、沉着,依旧是“睡”,但“睡”中渝示着新的可能性,不仅仅是“一个人,在黑暗的地下,睡了”。我的理解,它有孤寂、忧伤,却是十分克制而从容的,它将渝示着“新我”从“旧我”中的诞生。全诗引用如下:

一个人去散步
沿着无人的小径,走啊走
一个人坐在公园的石凳上
对着天空发呆
一个人自拍,相片不知发给谁
一个人吃饭
一双筷子,一个碗
一个人去旅行,走着走着
就想起了他爱过的人,和孤单
一个人,在菜市场
在杂货店,在公交站
在江边,在机场
在风里。雨里
在星期一到星期天。在烟雾中
在衰老里
一个人喝酒
一个人自言自语
一个人,笑
一个人,哭
一个人,睡
一个人睡了,静静地,在地下
一个人,在黑暗的地下,睡了
静静地,一个人

四

2021年,舒航掉了一颗门牙。——男诗人的“身体叙事”开始了。而在女诗人那里,大多不会悼念自己失去的牙吧,最多写写脸上的皱纹、几根白发什么的。这是男诗人和女诗人之间一个有趣的区别。男诗人的“身体叙事”敏感于时间、衰老、疾病、死亡,并勇于面对身体的缺损、变化。

“……一颗门牙掉了 / 它告诉啃过的骨头 : / 岁月太硬 / 我已啃不动你的沧桑 // 一颗门牙掉了 / 一首诗诞生了”(《悼念一颗门牙》),显然,舒航与掉牙这件事杠上了,他紧接着写了第二首《一个缺牙的人》:“一个缺牙的人 / 放弃了所有讨论、争论和辩论 / 像海底的石头 / 只是默默地看着别人的波浪翻滚……”“一个缺牙的人 / 不是一个缺心眼的人 / 不是一个随波浪而翻滚的人 / 他不说话 / 旁人也跟着无话可说”。缺牙带了新的生命感悟。

“牙的悼亡诗”中有自嘲、苦涩、悲伤,甚至还有一点窃喜和欣然,因为“一颗门牙掉了 / 一首诗诞生了”。缺牙、掉牙这件事,作为一种“身体叙事”,成为一个惊异的转折点,标志着舒航的诗歌创作结束了漫长的“停滞期”“沉睡期”,再度出发了,真正回归了。我们看到,21世纪20年代开始的这短短四五年,他的写作已经苏醒,并进入了活跃期、勃发期。正如他在《龙抬头》中写到的:

从空中俯看
正如我的焦虑
一条长龙等在公路上
龙头问:我们从哪里来?
龙尾巴说:我们到哪里去?

再等等,再等一个时辰吧
当雾散去,龙抬起头
我终将把你从去年的逃亡中
找出,带你一起上路

舒航将自己的“回归”和“苏醒”描述为“从心开始”。显然,“从心开始”比“重新开始”更高级、更深刻,也更为

准确有力。诗就是一种特殊的“心学”,一部有关人类情感和求真意识的“心经”。诗的表达,即心的表达,诗的苏醒,也即心的苏醒。观念的力量、情感的力量,在诗歌写作中是十分重要的,需要贯穿诗人探索着的一生。被誉为“情感哲学家”的以赛亚·伯林,相信观念是有力量的,语言并非“只有词语”,观念,至少某些观念,是“发自心灵的物质”,而非只是头脑的产物;观念的力量是由意义和情感构成的矢量。伯林的这番话,同样适用于当代诗歌。舒航这几年的写作,首先是被“观念的力量”激活的,他深信这一力量的存在,并将之转化为“语言行动”的自觉。

心亡即忙,在忙碌和忙乱中
我忘记了沿途的山山水水
忘即心亡,只留下
无数次返回内心,我的祈祷
像寒山寺的雪,宁静中的力量
覆盖了我无数次的回返之路
开始吧——
从心开始

——《从心开始》

他的“诗歌初心”也在回归。“寒心阁”是20世纪80年代舒航在练市中学的单身宿舍,曾经接待过杭嘉湖地区众多的诗友,墙上、天花板上贴满《大众电影》等当时流行杂志的许多女星图片,并用抹布蘸墨水写下凌厉的摇滚般的诗句:“将时代抛弃的脊骨 / 碾成齑粉 / 倒入抽水马桶 / 流入污水港 / 永没有停泊的码头!”20世纪80年代的“寒心阁”,有着如此动人的场景:“温一壶黄酒 / 几包鱼皮花生 / 在一九八五年的寒心阁里 / 等待两三位内心的朋友 / 像雪中送炭 / 送来篝火般的交谈”。这是一个贫寒而富足、人与人真诚相待、充满理想主义氛围的时代。时隔近40年后,舒航又一次忆起“寒心阁”里“篝火般的交谈”,渴望“再一次擎起内心的篝火”:“在二〇二三年的严冬 / 再一次擎起内心的篝火 / 我将过往的春夏秋抒了一遍 / 苍凉与茫然中仅存的一丝希望 / 在等待一场意外的大雪降临……”(《大寒》)。记忆中的“寒心阁”并

不寒心,因为有黄酒、鱼皮花生、朋友和“篝火般的交谈”,那时的诗友们,都有一颗炽烈的“诗歌初心”。

诗的回归,也意味着“另一个星球上的我”的归来,是走散的自己在归来、集合,回到大地、当下,回到诗的“初心”——生命的“支点”,这无疑也是关乎“内心”“地方”和“世界”三者关系的一次重构重建,关乎近与远、寂静与想象、现实与“无边现实主义”、诗与思、诗与救赎……“在你之外,另一个星球上的我 / 如火如荼地奔赴而来 / 当看见比火星还要荒凉的炎凉 / 我飞奔着攥紧你的手 / 想要快速飞回到渺远的故乡 / 宁可做一粒微尘 / 在汗牛充栋的历史里燃烧 / 成为灰飞烟灭的知识的一分子”,诗人的心灵是一种飞奔状态,见识过荒凉、炎凉,但还是愿意飞回到“渺远的故乡”,宁可做“一粒微尘”。上述《我有一双攥紧灰烬的手》这首诗中包含着谦卑、洞明和真知。与此相呼应的是与诗集同名的诗作《我在土豆里飞》,土豆作为“微尘”的亲戚,是朴素的存在、几乎被遗忘的存在,但在舒航笔下,在低处、更低处,却是星球般的存在,是“另一个星球”:

年近六十

我依然在小镇上
土豆般敦实而寂寥地活着
阅读和写作总低于天空
我向低处飞
从来没有见到过
云中之鹤
.....

我向低处飞
高空飞下来的一只鹤
在尘埃里飞
飞入更低的野草
比野草更低的泥土
和比泥土更低的土豆

我在低的底下飞

在土豆里飞

观察舒航近几年的作品,写作状态趋于坚韧、稳健、勇猛,更可喜的是,写作类型和题材变得多样化了,呈现出多方发力、多元探索的斑斓面貌,已日渐倾向于一种可持续性的、具有后发力的“综合写作”。他还写了大数未收入这本诗集的两类作品,同样值得重视:一是悼念已逝翻译大家的作品,有傅雷、赵萝蕤、卞之琳、娄自良、智量、杨苡、李文俊、郭宏安等先生,后5位都是在新冠疫情中去世的;二是重读世界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后的再创作,既是学习、参照,又在塑造大师们精神肖像,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笔记诗歌”,也是“诗歌体随笔”,写到的诗人、作家是一份很长的名单,按时间先后分别是安娜·阿赫玛托娃、卡夫卡、但丁、普希金、乔治·桑、叶芝、川端康成、米沃什、普鲁斯特、索尔·贝娄、米兰·昆德拉、歌德、T.S.艾略特、松尾芭蕉、卡尔维诺、济慈、庞德、普鲁斯特、列夫·托尔斯泰、茨威格、佩索阿、里尔克、乔治·奥威尔、保罗·策兰、贺拉斯、艾米莉·狄金森.....

在接受诗人余光中的访谈《我所有的诗歌都来自落叶的教诲》中,舒航认为一首好诗需要具备以下四个特征:第一,是写出哲学的高度和深度,揭示生命与死亡的本质,让人向死而生,死去活来;第二,是美;第三,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第四,诗人永远是理想主义的、激情四溢而又沉思遐想的还乡者。这般对诗的认知是十分出色的,也是极富挑战性的,等于把诗与哲学、生死、梦想、理想主义、精神还乡等联结在了一起。而在诗集“代后记”诗作中,他又自问自答:.....“这个时代又没亏欠你”“我不能亏欠下一个时代”,体现出雄心和抱负,也道出了清醒和自觉(诗集取的第一个名称为《罪过》)。舒航近期作品呈现出“诗之思”与“思之诗”交融、并置的特征,预示着他的写作可以走深、走远。正如“从心开始”已成为一个自我提醒、一句个人断喝,诗歌最终的成功是心灵的成功。年近六十“从心开始”为时不晚,身体总会无奈衰老,但诗与思想、诗与心灵可以保持青春。

是为序。■

胸中有诗情，笔下有意境

——评李郁葱散文集《童年的月亮》

Article- 周维强 Zhou Weiqiang

李郁葱是一个诗人。诗人所写的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诗与思”能够很好地结合，其文本衍生出的立体感与层次性更为丰富。眼前摆放的这本《童年的月亮》，以我对李郁葱常年的文本阅读，可以看作是对他诗歌未尽之言的一次畅快言说。散文是性情文体，主张作者写出率真之言、真挚之语，读《童年的月亮》，仿佛在听李郁葱谈论他诗写思路的历程，理清一下他诗歌创作之路以外，对于诗意的补充。他在散文里，重走自己的故乡路，回到童年的某一个瞬间，与昆虫、植物为伴，或者漫游在乡愁的秘径上，寻找自己的家族根脉与血缘联系。时而怀古，与文人墨客在时光深处对话，时而溯今，在喧嚣的都市里寻找一个凡夫俗子应该有的位置。

2019年时我曾为李郁葱的散文集《盛夏的低语》写过评论，和《盛夏的低语》“书写江南气候与风物的‘私人地理学’”所不同的是，《童年的月亮》返回到了诗人的出生地和少年时代的生活地——余姚，用日常的话语，夹杂哲学的反思、诗学的靠近，融入诗人思想的同时，也在用一种个人深刻体验来消解那难以忘怀的铭刻在记忆里的细节。其实，不仅是李郁葱，大多数诗人对童年都有近乎本源的痴迷。童年的新奇、感知、懵懂乃至挣扎的猎奇，所带来的思绪感受、日常升华，都能较好地弥补成人世界

芜杂、沧桑、混沌、争斗的际遇。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过一句话：“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此言，更是把童年和人生的联系，诠释出悲喜、温情交织的复杂况味。个体的感受有自我的情绪外露，同时，个体的感受所激发的集体的回馈，更是能让文本在接受时间考验的同时，接受大众对个体情绪的包容与接纳。我读《童年的月亮》，似打开了一本诗人的内心笔记，字里行间，是诗人对于个体经验的一次次心灵剖析，那对深海之中的求索与仰望，让最初的感觉变得活跃，让飘忽的细节也变得生动。李郁葱的文笔是沉实的，注重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注重发掘心灵荡漾时，那瞬间的感怀。

文集里的散文大多曾在《散文》《山东文学》等刊发表过，之前也曾在杂志上零星阅读过一些，这次在散文集里重遇，有故友相识之感。文集属于“诗人散文丛书”系列，以“辑”编纂，共有三辑，分别是，第一辑“故事：和蛙皮开始”，第二辑“回忆：门槛和风”，第三辑“拾遗：从沉睡的河水中看见”。三辑恰似三角形的三个角，稳定住了诗人结合时间、空间、个人情感的思考。文学的意义在于借助文本对个人感受力和想象力的延伸，好的散文应该是能够唤醒我们内心对美的向往。

回到文本之中。

第一辑里的散文，带我们回到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作者写到了蟾蜍、蚂蚱、蚂蚁、蝴蝶、蜻蜓、螳螂、蜘蛛、蜜蜂……如果细看文章的标题，就能窥见，文题亦如一行诗句，比如《蟾蜍就是哈哈镜里的青蛙》《蜜蜂和孩子的秘密之甜》《麻雀的喧闹如一树繁花》《蝉从身体内部打开了自己》等，李郁葱向我们细细讲述他的童年时光，讲述他和这些童年玩伴发生的趣事。通过对乡间生灵的描写，作者试图勾勒出一个色彩斑斓的童话世界，在写这些昆虫时，作者心态平和，找到了本真的自己。伴随着诗意的描写，读者仿佛打开了一扇诗意的窗子，透过窗户，看见了一个真实的情感世界。尤其是一些细节描写，动人而富有情韵。比如《蟾蜍就是哈哈镜里的青蛙》一文中：“蟾蜍有时候也有跳跃的冲动，但很笨拙，也很可笑。它好像是青蛙的畸形兄弟，甚至连蹦跶都是佝偻版的，它总是在阴暗处，慢吞吞，慢吞吞，像是恶毒的巫婆，散发着阴郁的火焰，那凸起的疙瘩便是巫婆打结的头发。”把蟾蜍比喻成青蛙的畸形兄弟、恶毒的巫婆，让人浮想联翩。这样的比喻，也验证了童年奇异的观感，循着比喻，进入文中，作者写的最多的是奇趣以及新颖的视角。《小人国》一文中：“像蜗牛，就是另外一种孩子时才会想到的思路，它循着七个小矮人等童话的痕迹而来，是那种柔软之物，充满着童趣。我去翻草丛时，其实我已经看到了这头‘牛’的踪迹，蜗牛啊，在阴凉潮湿的草丛中，在雨后，到处都会有，它们慢吞吞地，背负着自己的房子，缓缓移动，但明明‘牛’在眼前，我却视而不见，它不是我想找到的那头牛。”把蜗牛和小人国联系在一起，视角平行，带着特殊的角度，审视出不一样的美学。在此篇散文里，作家的笔墨让情感汇聚成河，文字如奔腾的溪流，写蜗牛，道出了生命的律动，一颗童心，追逐着青春之路，奔跑而欢呼。《南瓜花和瓢虫》：“这南瓜秧沿着阳光向外铺开，仿佛是一头缓缓走动的绿色动物，它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生长，只是它的速度慢到让我们看不见。而此时，那只瓢虫张翅，薄薄而柔和的内翅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它突然就看不见了，像我此时对时间的回望。”在一个相对的空间里，把南瓜花的金黄和瓢虫的轻盈串联在一起，我们读到了作者内心，对乡情地回望。此文的文字淡雅而

明朗，热烈而动听，字里行间展示的是乡野蓬勃的生命色彩，带着鲜明的颜色，尤其是把金黄、绿色、鲜红、墨黑等乡野的色彩串联，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绚丽的国画，水墨相宜，情感纯真。

读第一辑的散文，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诗性与情感交织出的灵动之美。在写作的视角上，作者更多的是在个人记忆里，寻找那些动人的细节，这份个人经验的句子，更有人性的闪光点。作家的内心是柔软的，对万物有着慈悲的凝视。同时，他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悟，和万物交换着思想的联动。诗人写散文，不改的是悲悯意识，是情感上注入的恬静、安宁、寂静的色彩，是散文审美力独特的孤独感。对生命的苦苦思索，对情境的完整还原，带着人性深处的博爱与良善。李郁葱善于从一个物象写起，让画面、史实、经历能够聚焦在物象之中，得到还原，宛如用心灵世界透视笔下的小虫子、小动物，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美，对情感的回归与靠近。

第二辑里的散文，作者从个体生命经验出发，在《下过南洋的爷爷》《说书人》《走乡串村的卖冰人》里写到了难忘的人和事，在《冰凌：屋檐长出了牙齿》《白鹤桥：白鹤何处去》《门槛和风》等文中写到了地名和景色，对故乡的眷恋，对乡野的回忆，对往事的追寻，在李郁葱的散文中，引申为对风土人情、价值观念、旧事旧物的情感怀念以及客观而冷静地思考。读这些带有诗意情韵的散文，让读者在感受诗情画意和素朴风物的同时，也跟随着作者或理性或感性的思考，获得美的触动。诗人的散文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不会囿于个人的小世界打转转，而是会跳脱出个人情感的桎梏，从一个人、一件事，写出内心与世界相碰撞时的冲突与联系。比如《下过南洋的爷爷》一文，通过对爷爷人生经历的细致描写，获得情感上的慰藉，老一辈人在时代和命运的挣扎中获得了求生的能量，然后，引申为对人生阅历的参悟和理解。其实，生活的不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方向，努力了，尝试了，带给自己的都是一种经验上的修行；《走乡串村的卖冰人》所写经历，因为我也曾在乡间遇到过，所以能够读出情感的共鸣，童年的世界里，对甜的渴望，对外来事物的好奇，对缤纷色彩的向往，透过吆喝声，获得情感上的补充与升华；《冰凌：屋檐长出了牙齿》一文，光

看标题,就能让人有阅读下去的兴趣,这种形象的比喻,带着修辞的想象力,在文中,作者诗意的描写,描摹出体验的清凉和冰冷的感受,触摸冬天的温度,带来的是经验上的直觉感受,有着生活艺术化的理解;《沿着月光爬到月亮上去》一文,用想象力助推全文的情感向前,作者仿佛荡开想象力的笔墨,向我们描摹出一幅绚丽多姿的画卷,在这个斑斓的世界里,获得了真挚情感的一种素朴表达……在这一辑的散文里,我们回到了余姚的地理方位之中,在作者展示的风土人情里,对余姚有了新的认知,同时,作家保留了地方元素的文化思考,为余姚的人文书写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本。这种极富地域特色的书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提炼与继承,又有着个体经验的深度融合与探索,把江南风物的文化之美,透过简约、灵动、细腻、素朴的描写,展示出心灵智慧的别样风情。同时,这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发掘,强调散文的文化内涵和精品意识,让读者在阅读散文时,时而停顿,时而凝思,而不是一眼扫过,一笔带过。与那些走马灯式、记流水账式的书写相对立的,散文自需要这样的深度文化探索。

第三辑“拾遗:从沉睡的河水中看见”里的散文,侧重于对文化、历史、现象的书写与思考。《一夜到江涨》一文,串联起历史人物的经历,结合个人的情感体验,拓印出一幅杭城的景观图。李郁葱的散文侧重对历史文化的精神探讨,他的血脉里汉语的涌动带着文化的基因。结合史料的同时,也把自己的诗词意境融入文中,带给读者诗性的想象;《晚来天欲雪》《我听到黄花鱼在歌唱》《梅花便落满了南山》《秋光中的江南》《天阶夜色凉如水》等文,以古诗、江南、景物等入手,切入到历史的瞬间,切入到虚拟的意境,与古人对话时,袒露诗人的真诚。对于历史事件的解读以及对于历史人物的定位,作者都有着明晰地观察,并没有人云亦云,亦没有跟风随流。从文本之上,我读到了作者对于历史观的个性表达。在这一辑里,散文这个文体,经过作家的实践,更像是从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上延伸出自我的情感表述,比如《观星》一文中作者写道:“夜凉如水,在这贺兰山的山麓间,秋日草木凋敝的气息萦绕于鼻,仿佛是季节的敏感过渡。贺兰山是时间中的一个符号,岳飞当年用‘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宣示了一种男儿的气魄。”短短一段文字,从天际

遥想到人间,从星河谈论到岳飞的诗词中的精气神,这种时间、空间交织的文体实践,让读者在感受文字之美时,同时领略作者的气度和胸襟;《寻城记》一文,作者写道:“就像我们路过白草口长城时,内心颇恍惚,它就在太原到大同的高速公路中间一个隧道之上,车过隧道,对白草口的遐想仿佛是时间里的一座桥,当年的厮杀和征战到了今天还是真实的吗?”全文追寻的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内心对历史遗址的亲近与仰望,把历史观与现实的观感串联在一起,有着理想主义的情怀。李郁葱写散文时,注重情感的体验,第一视角的观察以及切身的体会和感受,建立在生命体验基础上的对文化元素的梳理,有着人本主义情怀的精神滋养。如果说,前两辑的散文,还是对童年事物的具体回忆与怀念,到了第三辑,就有升格境界的文化思维延展。更有深度,也更有广度。

通读散文集《童年的月亮》,可以看作李郁葱以童年为窗口,以看月亮的方式做引子,然后释放自己的诗思之想。诗人的散文,其情感的充沛性,宛如江河之水奔涌不止。他较好地矫正了当前散文创作的一些误区和陷阱之路,在具备了沉实和真诚的风格之上,散文应该向诗性和思想性开辟新的道路。诗性,是诗人之思的诗意张扬,带着诗人的思考、诗人的凝视、诗人的感召以及诗人对万物的包容和接纳,同时,心怀悲悯地阐释内心对世俗对童年的理解。不可否认,作者笔下的人情风物,在今日,有的已经消失,有的已面目全非,但是经过诗人的文字还原,这些逝去的人、事、物仿佛有了二次生命,变得生动而有情韵,这是文字的力量,这也是作者书写的技巧。

而思想性则是对生活的审视和提炼。《童年的月亮》一书,所蕴藏的思想性,带着对乡野情感的纯真回归。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人与时间的关系,在这本书里都得到了具体的探讨。其实,这暗合了海德格尔阐释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学理念:“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李郁葱在散文集里反复阐释的,就是重建精神的桃花源,他文章里写的是童年的风物,实则是在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与读者想象中的精神家园相映衬,然后,在童年的桃花源中获得心灵的美好慰藉。李郁葱的散文,厚重而大气,带有温暖的人本主义情怀,在理想思辨的文字引领下,智慧之光穿透在情感之中。■

“非典型中性写作”与“议论诗学”

——评卢艳艳诗集《江南帖》

Article- 涂国文 Tu Guowen



《江南帖》书影

诗人卢艳艳的诗集《江南帖》，刷新了我对她诗歌的认知。在《江南帖》分享会上，我这样说：“卢艳艳诗歌的观察视角和行文风格，与大部分女性诗人不同，呈现出一种‘非典型中性写作’创作风貌。她是一个具有思考力的诗人，自然风物、生活百态，常常在不经意间触发她的思考。她的诗歌，承继了杜甫、韩愈、苏轼、王安石等中国古典诗人以议论入诗、以理入诗、以诗言理的诗歌传统，以及米沃什、休斯等西方现代诗入议论色彩强烈的表达方式，感悟迭涌，议论风生，充满了感悟与议论的交融，呈现出较为浓烈的‘议论诗学’特质。与此同时，她的诗歌，以一种动态性碎片化叙事技巧，努力拼贴出社会生活与心灵秘境的全貌。她的《江南帖》，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江南诗人。特别是她的长诗《溪水流动》，结构自然流畅，是难得的长诗佳作。”这段话，可以概括我对《江南帖》这部诗集的总体评价。

“非典型中性写作”风貌与口语化行文风格

所谓“中性写作”，一指打破性质的二元对立关系，追求客观性、中立性和公正性，运用客观、平实、简洁的语言

进行表述，避免在写作中融入作者过多个人主观判断、情感立场，旨在准确、客观地呈现事物原貌和多方面信息和观点的写作风格；一指打破性别的二元对立关系，语言特质既不偏向男性化也不偏向女性化，作者性别特征模糊，作品语言呈现中性化风貌的写作风格。

卢艳艳的《江南帖》，呈现出一种“非典型中性写作”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一、中性化视角。譬如“我，一个过路人 / 多么想效法一条长堤 / 把天与地重新划分一次 / 按自己的方式”（《以白堤之名》），这种书写，显然突破了传统女性诗歌写作惯常的观察视角，而趋近于男性视角的诗歌叙事，打破了性别书写的定式。这种中性视角的建立，使得她的诗歌获得了观察世界的多维棱镜。二、中性化语言。卢艳艳的诗歌语言，既不同于翟永明式的冷艳叙说，也不同于余秀华式的暴力抒情，而是采用一种普通、平和、冷静、常态的叙述语调，譬如“这是雨的专场：时间一分一分 / 流逝，雨一串一串落下 / 街道、绿地、建筑、奔跑的车、行走的人 / 以前我看这些 / 像一颗颗生锈的钉子 / 从泡烂的连接处跑了出来”（《梅雨季》）。三、中性化物象。卢艳艳诗歌，规避了传统女性诗歌中常见的身体叙事，倾向于选择不强调性别差异的物象，类似于“钉子”（《梅雨季》）、“塔吊”（《雾中》）、“抹布”

(《多余的水》)这类中性化物象高频出现,与传统女性诗歌写作惯常的语汇选择明显大相径庭。当然,这种“中性写作”并非完全消弭了性别特质,在某些细节中,诗行中仍然可见女性视角,以及偶尔流露的女性情感,譬如“既然委身于一件旗袍,就要将更多的从容 / 拧成一枚盘花纽扣——”(《旗袍》)等等。

口语化行文风格构成了卢艳艳诗歌“中性写作”的另一个维度。譬如“空无一物也将是它们最后的结局 / 我仿佛看见那么多 / 用于追索的记忆 / 都充斥着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向的空白”(《电梯打开》),诗歌采用口语化的白描手法,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溶解在看似随意的絮语中。再如诗歌《梅雨季》:“这是雨的专场 :时间一分一分 / 流逝,雨一串一串落下 / 街道、绿地、建筑、奔跑的车、行走的人 / 以前我看这些 / 像一颗颗生锈的钉子 / 从泡烂的连接处跑了出来 / 那些被拆解的神秘结构是什么 / 从出现到消失并不可见 / 也不可寻。现在,我更愿这是 / 一些日常的散落物,被上涨的水位 / 带出来,等到雨水停止 / 它们便回到各个角落 /……”诗人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愿,在一种平稳、舒缓、从容的口语化叙述中,形成一股意识流,涌动在诗行中。此外,如《看不见的旋律》《现榨甘蔗汁》《以诗为裳》《春天和我的诗》《以白堤之名》《写》等,也是口语化行文的佳作。

道杯》,从“琥珀色茶汤”到“空置的词语”的转换,犹如慢镜头下的茶道表演。诗人将茶道仪式转化为对社会正义的哲学追问,层层推演。“公道杯”既是具体器物,又是摇晃的价值天平,当“茶越来越淡 / 你曾经以为的公平也渐渐失效”,诗歌在一种悖论中,完成对现代性困境的形而上追问。再如《多余的水》:“水汽太多了就转化为水 / 许多伪装遮不住了就显出真相 // 而真相不可得 / 需要那么多的悲剧堆积 / 那么漫长的时间消耗”。诗歌从日常经验升华为对生命本相的哲学叩问,获得了思想的纵深感。

卢艳艳是位思考型诗人,她的“议论诗学”,具有浓郁的思辨色彩,充满对人生和命运的哲学思考。譬如:“需要经历 / 多少次蝉蜕,才能抵达瞬间的重生”(《十月之蝉》);“我见过无数种绚烂 / 最后都熄灭成一种灰烬”(《双色桃树》);“开花就是燃烧”(《电梯打开》)……这种感悟与思考,也见诸《面具》《充满水分的世界》《当雨成为声音》《定位》《隐匿的酿造》《早春》《定位》《写照》《我的路程》《单据》等一批诗歌中,特别是《面具》一诗,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将现代人的身份困境推向极致:“一个面具,可以适应多张脸孔 / 一张脸孔可以佩戴多个面具”……诗歌对面具与脸孔、真实与假象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刻揭示,展现了现代社会中人们佩戴面具生活的无奈与挣扎。

卢艳艳的“议论诗学”,也隐藏着批判的锋芒。譬如“在这个城市,遍地都是这样的江湖 : / 需要用无脸的影子,才能开疆拓土”(《一个来路不明的人》),矛头直指都市的荒诞。其他如《雾中》一诗,将现代城市解构为仿制的中世纪城堡,将塔吊解构为后现代的十字架,具有极强的现实穿透力。在进行社会批判的同时,诗人也将手术刀指向了自我,譬如《清明》一诗:“一年又一年,唯有自然界盛开的百花 / 对未被遗忘和已被遗忘的 / 那么多名字,同时发出致敬 // 而那些刻意点燃的火,无一不被扑灭 / 在不动声色中,我羞愧 / 为一个刻意活着的人 / 在一次次火光中烧不掉的呼救声”。当然,与很多思想深刻的诗人相比,卢艳艳诗歌在思想深度上,无疑还存在着提升空间。

卢艳艳的“议论诗学”并非简单的说理,而是始终保持着诗歌的隐喻特质,始终保持着一种诗性智慧的张力。

“零度抒情”、议论诗学与思考型诗人

卢艳艳诗歌摒弃了炽热的抒情,或者换句话说,她的诗歌是一种“零度抒情”的诗歌。这种“零度抒情”,滥觞于她所偏爱的一种“议论诗学”。“议论诗学”是指在诗歌创作中,诗人通过议论、评述的方式,直接表达自己对人生、社会、历史等问题的思考和见解。这种创作手法突破了传统诗歌以描写和抒情为主的局限,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形式,赋予诗歌更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理性色彩。卢艳艳诗歌承继了杜甫、韩愈、苏轼、王安石等人以议论入诗、以理入诗、以诗言理,直接抒发主体情感和议识,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洞察。

卢艳艳诗歌具有鲜明的“议论诗学”特征。譬如《公

譬如“当雷声隆隆不再代表正义 / 细雨霏霏何尝不是 / 无声的审判”(《春天和我的诗》),将自然现象转化为价值判断;“那些暗中誓志得到的荣耀 / 恰恰成为暴露于尘世的耻辱”(《隐匿的酿造》),通过语言的反转制造出思想的爆破力;“多数时刻 / 我愿是晴好日子里,风一吹 / 便可脱离了意义桎梏的尘土”(《多数时刻》),将现代生存的荒诞感转化为轻盈的诗意。其他如《当雨成为声音》《石头之水》《郁金香》等诗,均将哲学思考嵌入感性经验,在对自然物象的观照中完成对生命本质的顿悟,实现哲理与诗意图的共生。

感悟迭涌与动态性碎片化叙事

卢艳艳诗歌,注重对庸常生活进行沉浸式体验与书写。她以一颗纤细、敏感的心,细察万事万物之变化,灵光迸溅,浮想联翩,感悟迭涌。她将生活之海上漂浮的一切经验与情感的木片收集成堆,打造自己的诗歌之舟。她的诗歌,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动态性碎片化叙事风貌。譬如《八月末的夜晚》:“八月末的夜晚 / 风,回到风的圣殿 / 树,回到树的庙宇 / 但仍没找到一个词 / 对夜行者冷静的感知力 / 产生最深层的撼动 /……”诗歌以夜行者(诗人)的行走为纬线,将离散的自然意象“风”“树”与失能的语汇在动态中缀连起来,最终形成充满张力的叙事闭环,在“填平隔离带空洞”的终极追问中,将碎片叙事升华为对现代性孤独的思考,展现了诗人对于自然、城市、历史以及人生的独特见解。

卢艳艳诗歌的动态性碎片化叙事,是以“顿悟”的形式绽放其艺术光华的。譬如《芹菜生活》:“加入适量的盐 / 是一门技术,还是艺术?”将烹饪行为升格为生存技艺。《袋子》:“出发之人和漂泊的城市,仓促中 / 不管埋下多少伏笔,写出的都是序言”,借容器开合演绎“出发与漂泊”的生命叙事。《台词》:“记不清按了多少次倒退键 / 这一生,记不清重复了多少次”,以科技产品隐喻如梭光阴。《风铃》:“各样的乡音趋于统一 / 然后还原在一条江的沉默里”,在声音政治学中完成文化反思。《古董与鲜花》:“切去根部的鲜花”,成为文明异化的精准喻体。

《黄昏的洗车场》:“移植的生活 / 是花是草,还是鸟鸣”,在清洗与污染的辩证中叩问现代性困境。

长诗《溪水流动》是卢艳艳诗歌动态性碎片化叙事的巅峰之作,也是她的诗歌创作艺术迈向成熟的里程碑之作。这首共 19 章 424 行的诗歌,是诗人献给杭州九溪十八涧的恋歌。诗人以和溪水一样丰沛而绵长的情感,叙写了一次与九溪十八涧的相遇,将自然之美、生命之美、哲学之美和诗歌之美熔为一炉,意象丰富,描写细腻,情感婉转,脉息流畅,如同一首优美、悠扬的小夜曲,全面展示了诗人的诗歌美学与艺术才华。“撕裂的大地 / 一直被溪水缝合”,诗歌展现了溪水的恒常流动及周围环境的静谧和谐,绘制了一幅液态的江南画卷与生命画卷。在诗中,溪水被赋予了多重象征意义。溪水流淌,自由而轻盈,然而当它遭遇阻碍时,却坚韧与不屈。生活似流水,生命似流水。溪水漫溢,覆盖和贯穿诗人的生命,从童年至中年。诗人的血液与溪水相融。这首充满哲理和艺术感染力的长诗,展示了诗人对自然、时间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卢艳艳诗歌动态性碎片化叙事的成功,得益于诗人娴熟的诗歌技艺。譬如《割草机的反证》的反讽,《缩小版》的机趣,《石头之水》的悖论,《滨江,创意之城的高与新》(组诗)的恢宏;譬如《雾中》的空间错位,《中秋之夜》的超现实幽思,《奔跑的人》的意象复合,《迷路之诗》的空间叠合;譬如《在别人的诗句里》《回到水中的内心》《多数时刻》等诗歌的奇异想象,《三潭印月之心中月》《孤独的问题》《猫笼》《十月之蝉》等诗歌的朦胧与歧义……

从《江南帖》整部诗集来看,卢艳艳的诗心面对世界与生活是始终保持敞开状态的。她的诗思,在低维的日常生活与高维的精神世界中自由出没,呈现出一种“表达的饥饿”(《月亮》),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创作状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卢艳艳始终是一位清醒的诗人,譬如她在诗歌《春天和我的诗》《以诗为裳》中所呈现的对语言异化的警觉,以及在诗歌《现榨甘蔗汁》中对写作危机的揭示。■

乡村叙事里的审美与温情

——评毛芦芦儿童散文集《听，蝴蝶在唱歌》

Article- 郑春霞 Zheng Chunxia

在农民与农具彻底分离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告别一身泥土气，住进亮堂堂的回迁房，而锄头、犁、耙、扁担、箩筐、斗笠、蓑衣一件件被展示在博物馆里，供新时代的孩子们认识、瞻望，在我们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逐渐式微的当下，或许，我们才猛然惊觉那早已逝去的乡村童年是多么富足、美好，从而念念不忘，甚至将之上升到美学的境界，哲学的高度。它会在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作家的记忆深处不断闪回、霸屏，逼迫着你将它诉诸笔端，落在纸上。

毛芦芦作为一个文字世界里的乡村守望者，就像一株狗尾草或者一朵蒲公英，她至今还长在她童年的土地里。她所构建的上个世纪浙西乡村的童年图谱，也是她的心灵史与精神谱，有着自然而然的粗糙、真实、纯朴、灵性的气息。她跟那些乡村事物，那些乡村人物们，依然有着浑然一体的融合感。她不是走进它们，她本身就是它们之中的一员。她不过是被她的那些麦穗鸟、紫云英、油菜花、萤火虫们选出来替它们书写乡村故事的那个“乡亲”。

那些或匍匐而生或朝天而长的卑贱而张扬的野草闲花遍地，毛芦芦是觉得怎么赞美与抒情都不够的。的确如此，乡村出来的孩子，谁的童年里没有那一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粉亮亮的紫云英呢？谁能不对它们极尽能事地赞美与留恋呢？就是那些乡野植物们亮了我们的眼睛，

润了我们的心田，让我们并不富裕并不浪漫的童年里有了这独一份老天所赐的诗情画意。

毛芦芦诗意地称她的紫云英为“通往童年的花路”。“四月中旬，樱花已落，樟花未开。江边，只有这紫云英开得安静又热烈”。我们都知道，这花虽然好看，实在是太平常。生命力又旺，一长就一大片一大片的，实在是太客气了点。所以，在浙江很多乡村里，都把它叫作“草”，喂猪吃的。当然，人也吃得，猪油下锅，放点咸肉，放点“草”，跟年糕一块儿炒起来，也是鲜美得很。

作者顺着这条紫云英铺成的花路，跟着奶奶采猪草。“一切，都是那么美，都是那么祥和，我的奶奶和那锦绣大地一起，为小小的我，上了一次很暖的亲情课，也上了一次很生动的美学课。”完全可以说，这卑贱而伟大的紫云英在悄无声息之中完成了对于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美学意义上的启蒙与开悟。

而司空见惯的油菜花，在毛芦芦的笔下可是一顶辉煌无比的“金轿子”。那一顶轿子把矮小的“我”，抬成了一个花仙子。这里作者选取了高空俯视的角度，给了童年小小的“我”和一大片油菜花海一个特写镜头，当镜头定格在提着篮子捡落花的小小女孩的身上，这何尝不是一个中年人隔着几十年的岁月长河对着童年自己的那一份不由自主的窥视与回望？或许个中滋味，足够好好品

味一番的吧。

至于像“水库岸上，到处开满了雪白的金樱子花——土话叫桃艾花。水库岸上，到处都飞着知了、蜻蜓、蝴蝶和金龟子”这样诗意盎然的句子也在毛芦芦的书里到处飞着。

要说故乡的花儿、树儿、草儿们所组成的大自然是那样开启了我们童年的审美和智慧，那么故乡的那些极具地域特色的食物，则是我们最初的粮食，最深的味蕾记忆，印刻在口中、脑中，同样一辈子挥之不去。在书中，毛芦芦写到神奇的水配面，拜月亮时候吃到的甜月饼，那半碗父亲故意留给“我”吃的蛋炒饭，从山上采青艾开始一点点亲手做出来的清明粿，用十五斤籼米换来的十斤粉干，混合着剁细的肉末、腌菜、辣椒、韭菜等馅料做出来的又香又脆的烧饼……当然，写到食物就会写到制作食物的人，食物的鲜美里面包裹着的是浓浓的亲情以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其乐融融的家的氛围。

在《半碗蛋炒饭》里，“我”可是没指望着父亲对“我”有什么好脸色，因为我们已经成了“冤家”，父亲对大女儿“我”总是不理不睬，他现在最宠爱的可是他的小女儿——“我”的妹妹。毛芦芦写起童年的姐妹争宠，自己吃醋的往事，让人觉得真实可爱又忍俊不禁。可是，就是父亲省给“我”吃的那半碗蛋炒饭，让“我”感觉到父亲之于我的深沉的爱。“那半碗蛋炒饭，饭黄，蛋更黄，里边还伴着红艳艳的辣椒，青翠翠的蒜苗，黑油油的霉干菜”，那里边最美味的当然是父爱的真味。

在《月饼往事》里，毛芦芦这么写父亲：“父亲还是那么年轻，哪怕穿一件白粗布或蓝粗布衣衫，也清俊得像一缕白月光。”原来父亲也曾经是年轻、帅气的“白月光”，是几十年从不停歇的劳作压弯了他的背，染白了他的发。“现在，娘、奶奶、爷爷、外婆、外公都化成了月亮的一部分，在天上看着我们呢！”眼中月，仍是当年月，童年的亲人却已在天上。那一抹躲不过去的沧桑感、孤独感、忧伤感，也让我们每一个正经历着或即将经历亲人一个个离去的大孩子、老孩子悲从中来，感同身受。你看，儿童文学并不轻飘飘、软绵绵，它有时候也会给人当头一记，让人疼痛与无言。

亲情难写，是因为谁都在写，谁都能写，写来写去也就那么点事。但毛芦芦写爷爷，写奶奶，写外公，写外婆，

写父亲，写母亲，有她的独到之处。很多时候，她不是用晚辈的视角去写她的长辈们，而是用同辈的视角，甚至让自己“穿越”到长辈的童年，写出她对他们的敬意的同时，也写出她的疼惜与怜爱。

比如，她写父亲：“要是那时我认识那个痴望着月饼的小男孩就好了，我一定会把我的月饼送给他吃，哪怕我自己也只有一个或半个！”“二十二岁那年，这位童年时代从没有吃过月饼的男孩，做了我父亲。”（《月饼往事》）

她写爷爷：“爷爷人还未踏进门槛，就会把藏着青虫的那只手别在背后，兴冲冲地冲我喊。眼睛里蓄满笑意，神秘地朝我一眨一眨，活像个讨好我的邻家小男孩。”（《青虫飞，飞》）“等看到小小的我也爱盯着银幕上的故事不放时，爷爷马上就把发展成了他的同志”，“爷爷是我最慈爱的爷爷，更是我志趣相投的朋友。”（《爷爷电影院》）

她称会唱戏的外公为“戏疯子”（《与“秦雪梅”同行》），在她眼里，外婆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只蝴蝶（《天井湾与外婆蝶》），奶奶是小花猫、小花狗、小花豹，爷爷和爸爸是可爱的馋嘴小孩（《神奇的水配面》），娘“鬼点子多”（《洋芋头娘》），甚至将被红红的柴火映照着的爷爷哪光光的脑门比喻成“一块美味的红烧肉”（《做清明粿》）。在这些“没大没小”的无龄的叙事中，你会体会到长辈们的亲切、和蔼，温柔、可爱。他们是作者的长辈亲人，也是彼此在爱的路上的同行者、见证人。

我相信，直到如今，毛芦芦依然能够时时听到母亲的“蝴蝶”在唱歌，在召唤，尽管母亲已经离世多年，这是她最幸福的“幻听”。“蝴蝶”并不是真的蝴蝶，而是母亲的蝴蝶牌缝纫机，踩缝纫机是母亲在世时的营生，一家人重要的经济来源。勤劳、善良又单纯的母亲，她不会干农活，插秧远不如“我”，她是“我”的“月光娘”“洋芋头娘”，她勤快极了，能干极了，十里八乡的乡亲都喜欢穿她做的衣裳。她忙得连自家女儿的过年衣裳都没时间做……

“有人要回望，有人要憧憬，借一朵白云，拍一张合影”，有人说未来已来，有人说还没看到未来。桑坞、野猪塘、尖坞尖顶、天井湾……渐行渐远渐无书，将魂牵梦绕的童年乡村留存纸上，或许是作家唯一能做的事，这也使得像《听，蝴蝶在唱歌》这样的乡村叙事有了供人品读的意义——照见乡村之来路，照见心灵之归处。■

一个人如何对弈

——评薛超伟《吃饱记》

Article- 何田田 He Tiantian

青年作家的写作水准无法一蹴而就，进阶过程漫长。这种困难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教育的困难。创作者需要在两种状态里切换，能进入肆意地写，也能跳出来冷静地看。诚然，文学期刊里得以刊登的作品都是小说家阶段性的答卷，却并非都能有艺术高度的刷新。薛超伟的新作品质不差，但很显然，此次小说家内里的小宇宙没有转起来，徒有文笔的表，形式大于内容。

这篇小说叫《吃饱记》发在《江南》2025年第1期，题目先是让我因作者的前作《化鹤》产生的期待打了折扣，有种调性和主旨的撕裂感。《化鹤》的气质高级而真诚，个人风格强烈，何平的评论也揭示了其作品内里所蕴含的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少年气”和向内求。对青年作家而言，文艺评论既是上一篇的评分也是下一篇的考题。因此，《吃饱记》这个作品，则可以理解为有偏差的审题和差强人意的解题。

好的小说是一次不期而遇，要求主旨（表达对象）、表达形式（文笔、风格、结构等）、素材（情节、故事）三者因契合而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这样的契合是可遇不可求的，是作者的文学能力及艺术灵感和创作题材的偶遇，是某

种特定的创作形式恰好符合作者创作意图的水到渠成。艾伟的《敦煌》、胡学文的《从正午开始的黄昏》以及薛超伟的《化鹤》这一类的杰作，都是在一定时期内，小说家们所特有的函数公式被放置了某个天赐的变量因子，必然中的偶然化身出效果的峰值，因而即便是最厉害的小说家，也可能在下一次创作中面对均值回归。当然，函数公式的复杂度精巧度和普适度，也会对创作者发挥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这个小说如果说失败的（表达效果的失控和艺术形式的失序），是基于年轻作者先天的短板叠加一系列创作决策的误判而造成的。薛超伟复旦“创中”毕业，人生经历简单，属于按部就班的乖小孩，也就共享了这个时代许多平凡青年的弱项，缺乏生活。同时，以杰作的标准来看，该文还存在着创作视野不够宽阔、工具手段略显贫乏、创作策略方向稚嫩等种种问题。尽管这样的高标准，对一位崭露头角的年轻作者而言显然是过于苛责了。

故事有两个主干部分，一是设计了男主和萌宠的伙伴关系，另一处则是对中国历史上百姓常“不能吃饱”的悲悯：他们随时可能被面临的灾荒悲剧的攫取再现。前

者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少年气的关注和刻意保留,但同时又放弃了宗教的神性部分。从效果来看,这种取舍不能算成功,作为“80、90后”,我们看过无数宠物陪伴型的日本漫画、迪士尼电影,这无疑是青年作家文化主体重要的构成成分。但是这样一种饲主关系,是否适合直接搬运到纯文学小说值得探讨,同时,该宠物饲主的主体间性并无复杂互动和多元解读,是不是会有低龄、单薄的嫌疑。更为严重的是,这样一种来自于通俗大众文化的原始文本,本身的艺术思想深度并不高深,也缺少可以深挖的切入点,从《化鹤》丰厚的精神性来源(兼具宗教的仙气神性和古代文人的轻逸避世)突转到《吃饱记》里的日漫原型,造成了小说腔调跌落,高级感大打折扣,并且,宗教场所与生命关注本身的契合性也无法复刻至伙伴关系,从而造成了形式和主旨的结合不如前作天衣无缝。

一如创作素材的选择失当,主题选取有脱离生活之嫌。何平在同篇评论里提到,当很多年轻作者将公众号新闻社会热点纳入自己的写作范畴,薛超伟则难能可贵地专注于对内心的求索。这篇小说,恰恰失却了内心,而把镜头对准遥远的宏大事件。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这种关注需要找到切实的立足点。越大的主题越怕流于空洞,过大的跨度容易造成小说轻重的失衡。契诃夫认为,小说创作就像雕刻,刻一张人脸就是把不是人脸的部分去掉。遗憾的是,这篇小说因为主题与自己生活太过遥远,保留了太多与“家国百姓”这个主旨无关的笔墨,相比《化鹤》里字字句句都没有偏离过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拷问,显然落于下乘。

说到文笔,从鸡蛋里挑骨头,我认为作者太过于追求表意的清晰和气流的平稳。前者容易因过度阐释而导致理解的固化甚至偏差,削弱了文学意味。新闻式的“准确”追求的是凝练和表意的确切,而文学的“准确”是对现实状况的正确抓取,在信息量损耗最小化的同时,仍需留给读者共同创造的空间。拿舍伍德的《手》和门罗的《逃离》举例,这两篇都是不追求炫技的现实主义杰作,但都不约而同地几乎全部摒弃了说明文体的文字段落,用一帧一帧具象的画面和人物的情绪心理和面临的具体处境来连接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新闻性跟文学性是文字风格坐标轴的两端,质感的区别就像面团和面包,小说作者需有意识

地“在情境中的写作”,不到迫不得已,尽量不要使用背景简介式的文字。如果说明性的表述伤害了文学质感,那么语言风格的克制则可能会伤害创造力,过于追求平整度是对思维活跃性的一种抑制,有时候,文字的粗粝反而会激发新意,譬如“95后”的温籍作家、省高考状元郑恩柏的小说《蛮与痴》,其文字风格就有不时闪现的大色块冲突,这种松弛感或许会令文字在间隙中迸发出灵光乍现的火花。

小说家的对手只有自己,小说的训练是迷宫中的突围,你的任何一次努力,既可能是破题,也可能在织网。温籍作者卢德坤也在专职从事写作,但他如今的发表量,与其19岁在《收获》发表的惊艳并不全然匹配,即便是像这样颇有才华的创作者,也会在灵感的野蛮生长养护和艺术规律的穷究诘问之间迷失,而无法求证出最恰当的学习法则。当局者不易看到矛盾的症结所在,艺术品的特质是有机的,是 organic, 是种下一颗种子,然后任由其生长发芽;Mechanic 的思想,是运用科学的训练方法,就像对机器零部件一样对不同的环节进行拆解、打磨,有参数、有权重、有模板、有原型、有制式、有公式。小说家则应该同时化做棋盘两边的两个人,既将小说看做一个有机体同时又是一个机械装置,将每一次创作当作健身,是练习速度、耐力或是去训练某个特定的肌群(比如徐则臣的短篇,就是把一个单一情节写细写实了,从而达到专项练习的效果),如果次次都只是去练习全身的综合本能,似乎并不是高效的最佳策略。

轻与重、虚与实、大与小、多与少、跨度、色调、像素、风格、肌理、流派,小说创作中处处充满了选择,这充满了对艺术敏感度、经验值和理论深度的考验,能力训练就像是一个人的对弈,在向着不同极限延伸的坐标轴之上,用矛盾冲突离散的坐标点绘制最佳曲线。薛超伟的淡泊感让我很欣赏,这种气流同时存在于他的小说气息以及他安静创作的人生态度中,他面临的问题也是很多独自求索进取的年轻作者面临的问题。仅借他的文本做一下记录和探讨,供自己取长补短、查漏补缺、引以为戒。对这位年轻作者的漫长写作之路而言,这次发表也只是一次无伤大雅的期中考试,相信他能够在一次次的书写、审视、修正中,在文学火线上一次次发起突围,不断刷新艺术高度和学术成就。■



邹梦禅先生的文学风景

Article- 曹凌云 Cao Lingyun

温籍书法家邹梦禅先生,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他从艺一生,孜孜求索,融汇通达,在书、印、文字学等领域都有不凡造诣,成就卓著。同时他爱好文学,早年在上海,与鲁迅、茅盾等文学名家有所交往,切磋文艺,关心国事;任上海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期间,发奋研读文史作品,编写《吕氏春秋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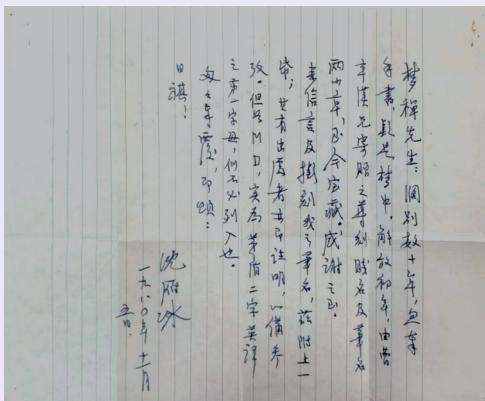
今年是邹梦禅先生诞辰 120 周年,我走访了熟悉邹梦禅先生的瑞安市市志办原主任宋维远、瑞安市博物馆原馆长陈钦益,又联系了邹梦禅先生的大女儿邹平平,一起回望他所留下的独特印迹。

一、邹梦禅与鲁迅、茅盾的交往

我们先让时光往回走,暂停在 1930 年。当时,25 岁的邹梦禅在上海中华书局从事《辞海》编辑。中华书局位于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是一家集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和书店于一身的文化机构,聚集着一批思想进步的

文化人士,在上海乃至其他城市有着广泛的影响。编辑所长由教育界名人舒新城担任,牵头主编《辞海》。邹梦禅因工作上的机缘,与上海的一批贤才俊彦有所交集,结识了同是浙江老乡的“左联”党团书记、作家冯雪峰,中华书局美术部主任郑午昌,画家马公愚,篆刻家方介堪等。同时,邹梦禅还结识了曾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作家茅盾。邹梦禅在工作中凡遇到文学上的难题,总要请教茅盾。

1931 年冬天,经茅盾介绍,邹梦禅见到了声名远扬、受人尊敬的文学家鲁迅。那一天是在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里,邹梦禅与鲁迅会面。内山书店是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鲁迅常来这里购书、会客。鲁迅精神饱满,讲话中气十足,邹梦禅就《辞海》编辑上的问题,向他请教。鲁迅说:《辞海》的受众是普通大众和知识分子,应该尽可能多收常用字,注释也要做到浅显易懂、简单明了。邹梦禅认真倾听着鲁迅的意见。鲁迅是乐于提携和鼓励年轻人的长辈,邹梦禅初识鲁迅,就感受到先生对青年晚辈的爱护,这恰似一缕春风,催生



茅盾（沈雁冰）致邹梦禅的信

了邹梦禅心中一片文学的风景。

邹梦禅再次拜访鲁迅是在 1932 年 12 月 29 日，那天午后，他与同事白频一起随冯雪峰到了四川北路 194 号的拉摩斯公寓（现名北川公寓，位于虹口区四川北路 2079—2099 号）。从 1928 年开始，冯雪峰就与鲁迅过从密切，1932 年 5 月，鲁迅迁入拉摩斯公寓后，他也随即迁入该公寓地下室。这是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层西式洋房，鲁迅一家住在 A 三楼 4 号，一间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套房。鲁迅正在会客厅写字，内山完造也在。见有客人来访，鲁迅放下手中的笔，与大家交谈，他对一年前见过面的邹梦禅还留有印象，就问了中华书局和《辞海》编辑的情况，邹梦禅也没有第一次见面时的拘谨，作了回答。不一会，大家围绕“写字”这个话题聊了起来，鲁迅正在兴头上，说可以为客人各写一幅字，还问写什么内容好？在座的都说大先生写什么都是好的。于是鲁迅又来到书桌前，拿来一张笺纸，为邹梦禅写下“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辨证法。”这是鲁迅创作不久的打油组诗《教授杂咏》中的第一首。他又拿来一张笺纸，为白频写了“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这是《教授杂咏》第二首。

《教授杂咏》共四首，各有影射对象，第一首影射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钱早年曾说过“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的话。第二首影射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赵曾将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小说《万卡》中的银河（Milky Way）误译为“牛奶路”，将德国作家

塞意斯的小说《半人半马怪》误译为《半人半牛怪》。鲁迅用调侃的笔触讽刺当时知识界的通病，深刻犀利；而那随手而出、了无拘束的笺上行书，字体稳健，外柔内刚，透着一种卓尔不群的风骨。邹梦禅钟爱不已，珍惜有加。

当天晚上，鲁迅在日记里写道：“午后为梦禅及白频写《教授杂咏》各一首，……”

此后多年，邹梦禅始终是鲁迅文艺事业的追随者，自称“文学青年”，阅读鲁迅著作。当然，他与茅盾、冯雪峰等人的交谊时间更深更久。他们互相赠过书，畅叙过久别之情，谈论过写作计划。新中国成立后，邹梦禅为茅盾篆刻有“茅盾”“雁冰”两方印章，茅盾极为重视，经常使用。十年“文革”后，邹梦禅还想把茅盾使用过的 100 多个笔名一一篆刻成印章，制成印谱，后来得知茅盾的家乡桐乡县已牵头在做此事，才打消了该念头。晚年的茅盾，也不忘老友邹梦禅，他在病重期间写信道：“梦禅先生：阔别数十年，忽奉手书，疑是梦中。解放初年，由曹辛汉兄寄赠之尊刻贱名及笔名两小章，至今宝藏，感谢之至。……”他们之间的交往，源于缘分，深于情感，珍于品质，敬于德行。

二、邹梦禅与家乡瑞安

邹梦禅出生于 1905 年 11 月 30 日，父亲邹吉臣通古文，能书法，重视文化教育，曾在瑞安名门望族做家庭教师。邹梦禅原名敬栻（或敬式），5 岁时，父亲就让他学习《毛诗》《左传》；7 岁时，父亲又亲自教授《说文解字》，并开始练习书法。就这样，邹梦禅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接受良好、严格的传统教育。

瑞安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也是文化高密度的地方，贯穿境内的飞云江宽广又丰沛。邹梦禅在瑞安城区上了小学，又上中学。而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他 20 岁那年，从瑞安中学毕业后的邹梦禅，告别山环水抱、云烟缭绕的家乡，来到省城杭州，在同乡前辈林大同的举荐下，进入浙江图书馆工作，任目录抄写员。

这一走，就是 60 年之久，邹梦禅在上海、甘肃等地走过一个又一个春秋，风雨兼程，流年似水。直至 1985 年冬，

邹梦禅才从杭州来到了瑞安，此时，他已 80 岁高龄了。

瑞安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区变大了，道路修得宽敞平整，商店琳琅满目，街头巷尾的人们穿着时尚。他走访参观了瑞安城区、瑞安中学、玉海楼、百好乳品厂，他书写谢灵运、陆游与飞云江有关的诗，为瑞安文联文学刊物《玉海》题签，与瑞安的作家、艺术家座谈，为正在建设中的飞云江大桥题写桥名。

他下榻的县委招待所，紧挨着老城区，老城区有他太多的童年记忆。有一次他与宋维远一起走在杨衙街（现为忠义街）上，他突然停下脚步指着一圈围墙说：“这里面原有邹氏祠堂，邹姓在瑞安是小姓，邹氏老祖宗在这里。”他旧居的位置也在杨衙街附近，原是一间矮屋，不亮堂，但有方正的院子，具体位置不确切了，大致在大沙堤与瑞安小广场之间，可这一带被拆迁改造，已面目全非。好几个晚上，他漫步在老城区的街巷里，寻找记忆中的岁月留痕，他走过杨衙街，来到大、小沙堤，屋檐瓦房、店铺摊位，有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活气息。这些街巷在清末就成为商业街，每逢吉日喜庆或过年过节，附近村民前来采购物品，就特别热闹喧腾。

这次“家乡行”，他还去了仙岩景区（2001 年，该景区从瑞安市划归瓯海区）。仙岩景区位于大罗山西麓，在深冬的季节里却还是仲秋的景色，树叶在冬日暖阳中飘落，鲜艳、舒软地铺在山道上。邹梦禅不紧不慢地走上石阶，不需要陪同者搀扶，他慢慢欣赏沿途接踵而来的奇山怪石、飞泉叠瀑，不时感叹几句。

五天后，他“家乡行”的行程圆满结束，回到杭州。回杭州后，他还兴致勃勃地用行楷书写了朱自清的《绿》。然而不久，邹梦禅病魔袭身，于 1986 年 4 月 17 日逝世，安葬在仙岩山。



瑞安大沙堤一角



瑞安湖滨公园里的大榕树



瑞安忠义街（原名杨衙街）上的游客

三、邹梦禅与《辞海》

聪颖好学，孜孜不倦，同时深植本土文化，总会绽放出独特的光彩。1925 年邹梦禅到浙江图书馆工作后，受到馆里馆外一批饱读诗书的文人学者的熏陶和指授，成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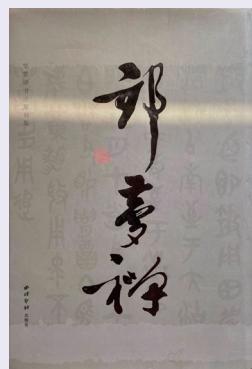
1929 年秋天，中华书局《辞海》编撰处成员在舒新城的率领下，从南京迁至杭州西湖湖滨西大街（现为武林路）的长颐里一号楼，为了加快编撰进度，舒新城决定招募人员，在杭州的一家报纸上刊登启事，公开招聘编辑及助编人员，成立编辑室。邹梦禅通过考试，应聘为《辞海》



《辞海》1936年版缩印本扉页



《辞海》1936年版缩印本封面



《邹梦禅书法篆刻集》

编辑，与几名编辑住在长颐里九号楼。编辑室有二十来人，各有分工，邹梦禅主要负责语词等方面内容。然而，杭州正处在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疯狂逮捕进步人士，那年12月底的一个深夜，国民党警察冲进了九号楼，把一名编辑抓走，邹梦禅披衣冒雨跑到一号楼向舒新城报告情况。这对《辞海》编辑室和舒新城震动很大，1930年元月，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辞典部的舒新城带领编辑室成员，归并到上海中华书局。

《辞海》编辑工作，任务繁重，头绪杂乱，但他条理清晰，井然有序，业余时间仍然兼顾书法和文字学的钻研。1934年，《辞海》终于要发排了，中华书局掌门人陆费逵

邀请上海多位文化大家、书法名家为封面题字，但最终用谁的？却难以定夺。此时，邹梦禅提出“以古为师”，他在搜集到的古碑中，临摹《石门颂》和《桐柏庙碑》中的“辞海”两字，分别作为封面和书脊题字，不料却被采用了。此次机缘，让而立之年的邹梦禅声名鹊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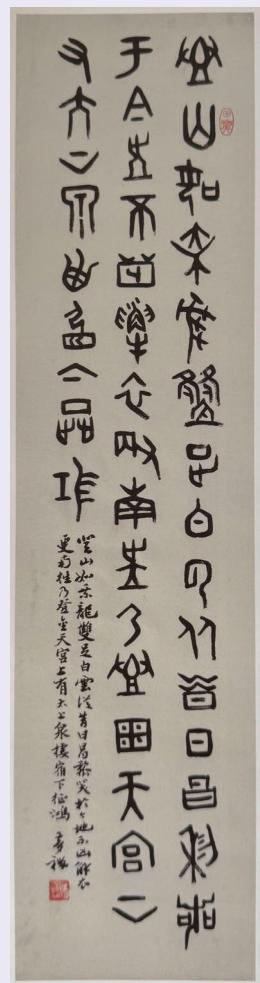
1936年，《辞海》历时20年编辑，终于出版了上册；次年又出版了下册。购者高度认可，社会反响强烈。然而，1937年8月，“淞沪会战”开始，之后战火迅速蔓延。中华书局编辑部和印刷厂均沦为战区，其编辑、出版业务受到严重影响，邹梦禅离开了中华书局，到上海市光明中学担任语文教学工作。



邹梦禅书画作品



邹梦禅篆刻作品



邹梦禅书法作品

自从任《辞海》编辑以来，邹梦禅就发奋研读文史作品，尤其是汇集了二百多则寓言故事的文集《吕氏春秋》，让他手不释卷。这些寓言通过生动的故事阐述哲理，服务于全书的思想表达，是其文学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刻舟求剑”“掩耳盗铃”等经典寓言便出自此书。邹梦禅以先秦杂家典籍《吕氏春秋》为校释对象，系统整理历代学者研究《吕氏春秋》的成果，编著了资料丰富、内容翔实的 26 卷《吕氏春秋集解》。

可爱的祖国，正被外国列强肆意践踏，黄浦江上的外国轮船飘着各种旗帜来来往往，耀武扬威。1938 年，已经沦陷的上海成为“孤岛”，邹梦禅看到许多难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心情好像碎了一样难受。浙江老乡、画家唐云邀他参加正在筹备的“杯水书画义卖展览会”，他积极参与其中。展览会取名“杯水”，寓意这一批参展的在沪书画家，力量虽小却也要支援抗日救亡。展览会在上海大新公司四楼进行了 9 天，展出作品全部卖光，筹得款项用于赈济难民或生活困难的文艺家。

1949 年 5 月 27 日，解放军攻占吴淞口，上海全境获得解放。接着，新中国成立，邹梦禅如遇春风化雨，感受到国家新生的力量。他继续投身教育事业，1952 年担任上海市光明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他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却从未改变，仍然坚持刻苦学习、创作。

可惜历史多半是沉重的，1957 年，“反右运动”的风潮像漩涡一样，把他也卷了进去了。1958 年早春，他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甘肃省山丹县位奇公社劳动改造。去山丹之前，他把惜之如命的那幅鲁迅墨迹存放妥当，把自己青年时代篆刻的一批印章托付给上海的一位好友保管。

在山丹，邹梦禅是一个劳动力，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他依然对文艺情有独钟，不断读书、创作。在山丹县花开花落、云起云消的抚慰下，他那颗苦闷、煎熬的心渐渐获得了平静。生活的苦难锤炼着他的生命，让他走向成熟。

岁月无情，在山丹 20 年的光阴把邹梦禅熬成了银发斑驳的老人。1978 年，他得到了平反回到杭州，西泠印社补选他为理事，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推荐他为名誉理事。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然而他视为珍宝的那幅鲁迅墨迹，和他花费了大量心血编著的 26 卷《吕氏春秋集解》手稿，



1948 年，邹梦禅（中）与友人摄于南京



邹梦禅在创作



作者（右一）采访宋维远

都散失于“文革”动乱中；那一批托付上海好友保管的刻章，却被好友的儿子当成玩具，随玩随丢，也找不到几枚了。他虽然心痛，但经历过人生大难之后，已以一种宽容的心态与悲悯的目光注视人间。他又伏案整理自己文艺作品，还准备赴日本办展。天气真好，微风拂面，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落在书桌上、文稿上……

军旅作家徐志耕的书和手稿

——真实反映“南京大屠杀”悲惨事件等重要史料

Article- 徐忠友 Xu Zhongyou

2025年8月23日下午,浙江文学院(馆)邀请著名军旅作家、《南京大屠杀》一书的作者徐志耕,在文心大讲堂作了一场《我写南京大屠杀》的文学讲座。他从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会战”开始,讲到南京保卫战,最后重点讲述了“南京大屠杀”这一悲惨事件,还有他采写《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的前后经历,让听众受到了一场抗战历史教育和文学创作示范。在讲座开始时,徐志耕还向浙江文学馆捐赠了《南京大屠杀》《莽昆仑》等书籍、手稿和信札,浙江文学院院长、浙江文学馆馆长程士庆接受了捐赠,并向徐志耕先生颁发了捐赠证书。他捐赠的手稿和书籍,是“南京大屠杀”的真实记录,也是中国抗战等方面的重要史料,丰富了浙江文学馆的馆藏。

《南京日报》一篇报道触动了他的心

徐志耕1946年生于鲁迅的故乡浙江绍兴,1964年参军入伍,历任某部勤务连战士、舟山岱山守备区宣传科干事、《解放军报》记者、《人民前线报》编辑,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副主任。早在舟山当兵时,他就写了一首诗歌《我为人民守海岛》,发表在1966年《浙江文艺》上,这是他的处女作。

1985年以前,徐志耕就写过一些军旅小说、报告文学,还有许多新闻报道。让他没想到的是,后半生会被“南京大屠杀”这五个字牢牢拽住:他带着恨、忍着痛、含着泪写了一部《南京大屠杀》的报告文学,社会反响强烈,成了他的一部代表作。



那是在 1982 年前后,日本文部省两次篡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岂容篡改?针对日本右翼分子的罪恶行径,1985 年盛夏的一个星期天,《南京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南京市在侵华日军集体屠杀南京市民的遗址上,建立了十三块纪念碑。”那天早上,徐志耕正边喝着稀饭边看报纸。当他把报纸翻开,看到这篇报道后,深深触动了他的心。

当天徐志耕便去了南京北极阁,这片花草繁茂的土地,曾是 1937 年侵华日军杀害我 30 万同胞的恐怖屠场。他看见许多人围在路边,面对着黑色扇形的纪念碑凝望、肃立、沉思,现场没有一丝声音。他被这样的场面震惊了,当时就想写一首诗或散文,题目叫《石头城,站起来十三个石头人》。

几天后,徐志耕与几位文友讲起这件事,他们说:“报告文学作家李延国写了部《中国农民大趋势》,钱钢在写《唐山大地震》,你也写个大事件吧。”很快,他就决定写一部《南京大屠杀》。因为他意识到:如再不尽快去采写《南京大屠杀》这个侵华日军在我国犯下滔天罪行的悲惨大事件,那段苦难的历史就要被带走了,我必须用铁的事实警告那些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篡改侵华历史的日本右翼分子。

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满城找人

十万火急,立刻行动。当天,徐志耕就查阅“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但这方面的资料很少,一些史书上只有几百个字的简单条目。他立即想去采访幸存的事件亲历者,但人海茫茫,他们又在哪儿?于是他找到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从中得到了一些采访线索。

那些当年 20 岁左右的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现已经是七八十岁上下的古稀老人。再晚些年,有的亲历者也许就要去世了,到时我找谁问去?!

第二天,徐志耕向朋友借了辆旧自行车,车把上挂

个采访包,里面塞进了笔记本、录音机和干馒头。还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给他的一份幸存者名单,但只有姓名,没有地址。

徐志耕便一家一户地敲门,一天跑四五十公里。最难的是有些人一听“1937”这 4 个数字就想关门,因为他们不愿意再回忆那些惊恐万分、悲痛欲绝的血腥场面了。特别是有些老太太,当初受到日本兵的强奸,如今已儿孙成群,她们感到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怎么也不愿意把这块伤疤揭开给人看了。

经徐志耕晓以民族大义,并作出保护隐私的承诺,一次又一次地仔细开导,终于打开亲历者紧锁的心结。南京桃源新村有位阿婆,开门时还笑眯眯的,一看介绍信脸色唰地变得惨白了,手抖得像风中的树叶一样。她守寡 48 年,经徐志耕做思想工作,那天她才第一次对外人说出其祖父、丈夫、哥哥和弟媳同一天被枪杀的悲惨经过。徐志耕临走时,她边流泪边抓住他的车把叮嘱道:“徐同志,你一定要写出来!不然我死了就没人知道了。”

在汉中门外,伍长德老人掀起衣服,露出后腰一条酱紫色的五寸长疤:“这是日本鬼子的刺刀从这里刺进去,直捅到骨头上,我当场痛得昏死过去了。”徐志耕下意识地伸手去摸了一下,老人一哆嗦,好像又疼了一次。还有一位袁大娘,她目光滞呆、白发蓬乱,木然地站着。知情人士说,她 17 岁那年被日军强奸和赤裸着游街,几次自杀没死后来就疯了。

这样悲惨的事例真是太多太多了,日寇的恶行真是写不完的。经过 3 个多月时间的采访,徐志耕跑遍了南京城市和郊区,在 1700 多名“南京大屠杀”惨案幸存者中采访了 100 多位亲历者。平均每天采访一两位,夜里回到宿舍先灌一壶自来水,再对着录音机边听边哭边整理。因为那些惨事,连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也编写不出来;那些日本鬼子真是无恶不作、罄竹难书,他万分痛恨!

徐志耕在讲座中介绍,今年 7 月 25 日上映的电影《南京照相馆》巧妙地以照相馆为切入点,在战乱中逃生的邮差阿昌,被日军摄影师伊藤误认为是照相馆的工作人员,逼迫他冲洗底片,这一偶然事件成为故事开端。在冲洗

底片过程中,那些记录着日军屠戮暴行的照片逐渐显影。阿昌与照相馆老板老金目睹了无数同胞惨死于日军屠刀、枪口之下的画面,内心受到极大冲击。这些照片是日军残暴罪行的铁证,照片背后承载着南京无数生命的惨死和无数家庭的破碎。最终,他们以生命为代价,保留下了这段历史的真实记忆。

1987年,徐志耕曾找到与这部电影相似的《屠城血证》人物原型吴旋,据对方回忆,那本封存日军罪证的相册由金陵照相馆的学徒罗瑾制作,封面上绘着一颗淌血的心脏和一把刺刀,以及一个“耻”字,吴旋捡到了罗瑾遗失的相册,冒着生命危险保存多年,最后将它送上“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为铁证使“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的谷寿夫被定为死罪。

认真写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书

采访结束后,徐志耕立即转入写书阶段,可以说他是带着对日本鬼子的刻骨仇恨、忍着对被杀30万同胞的心痛、流着伤心的眼泪,去写这本书的。

凭借长期的创作经验,徐志耕意识到这是个历史大事件,且报告文学每句话都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所以他给自己定了以下规矩:一是人名、年龄、门牌号、口述时间全部实录;二是不用形容词渲染,让事实自己说话;三是对任何说法都要有旁证——对亲历者交叉进行采访,并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相关单位调卷宗、查日本战犯口供,还有外国传教士日记。既保存口述史,又以辛辣笔触揭露日本右翼妄图为历史翻案的荒谬。

以前曾有人写文章、拍电影时,由于没深入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把这个事件归咎于“中国军队不抵抗”,又把拉贝、魏特琳等外籍人士说成“帮凶”。徐志耕在书的第三章《白太阳与红太阳》中,把中国军队51师、88师、教导总队的激烈巷战逐条还原,第一次把南京保卫战写成“英勇悲壮”的战斗。

因为1937年是国共合作抗战的初期,在上海“八一三事变”中,国民党军队在淞沪战场上与日军浴血奋战3个月,伤亡七八十万官兵,也造成日本鬼子的大量伤亡,最后打破日军“三个月灭掉中国”的鬼话。从淞沪战场撤到南京的部队,经补员后达到10多万人,他们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与日本鬼子血战10天后,终因装备落后、寡不敌众,再次撤退,但他们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也消灭了许多日军。正是由于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日军便以“南京大屠杀”作为报复,想以此压服中国军民。

此外,徐志耕在书的第三章《奴才们》一节中,如实揭露了汉奸投靠日军、卖国求荣、残害百姓的罪行。同时,他又根据采访到的事实,在第三章《安全区写真》中,介绍了拉贝等20多位外国友人救护在南京的25万中外难民事例,他把外国友人统称为“人道主义者”。

总之,他要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前后的真相告诉世人。

当年徐志耕采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下来的老人大多数已经去世,现在还活着的仅有26人。96岁的夏淑琴是在世者之一。1937年冬天,夏淑琴全家惨遭杀害,只有夏淑琴和妹妹幸存了下来,且夏淑琴是挨了日军3刀昏死过去后活下来的。根据《拉贝日记》中的记载:“约翰·马吉发现了2名小女孩,一名4岁,一名8岁,她俩的家人全部惨遭杀害。她俩就守在母亲的尸体边,在一间屋子里待了整整14天,直到被邻居救出。姐姐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点米养活着自己和妹妹。”这就是铁证。

1987年8月,《南京大屠杀》一书由南京市原市长张耀华作序,昆仑出版社出版,首印5万册当月销完,加印10万册又很快断货。《人民日报》曾以《一部震撼人心的历史证词》为题刊发书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5天节选播放,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北京、上海不少中学将其列为课外必读书。

同年,南京电影制片厂以徐志耕写的书为底本拍摄《屠城血证》,获广电部“最佳影片奖”、1991年东京“世界和平电影节”一等奖,首次让日本观众在影院看到来自中国视角的“南京大屠杀”影像。



最让徐志耕感到意外的是，随后，外文出版社也出了英文版，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本关于此事件的英文纪实书，被专家、读者赞为“中国第一部全面、真实、生动、深刻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报告文学”。

1995年夏天，有位27岁的美国姑娘找到徐志耕，黄皮肤黑眼睛美女，却一句中文也不会讲——她就是张纯如。他把《南京大屠杀》英文版送给她，她后来在写《南京暴行》时，引用了他书里十几处史料。

写完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南京大屠杀》一书出版后，当年江苏省社科院即召开《南京大屠杀史》专题研讨会，南京大学、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联合启动“南京大屠杀史料征集工程”，为后来72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奠基，这也促使徐志耕把这本书继续写下去，不断去采访、发现一些新的史料。

随后，徐志耕经过认真细致的采访，陆续写出了《血战》《血证》《血谊》《血债》《血祭》《跨国诉讼》等文章，把新发现的史料和幸存者的补访一次次加进去，形成“南京大屠杀纪实文学矩阵”。同时，他在本书再版时，把美国《美中评论》和中国香港《大公报》和澳门、台湾地区媒体的评论，还有日本读者写给他的信，都收进本书的附录中。其中在这些信里，有日本侵华老兵谷尾阳竹的多次反省和在南京师范大学日本留学生合田祐介对日本侵华历史的重新认识。

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在此后28年里改版26次，每一次都有新内容。有人问他值不值？他想起采访过的14个“秀英”——她们被蹂躏时正是人生的花季。其中1937年12月侵华日军进攻南京时，李秀英因怀有7个月的身孕，无法逃往外地，与其父一起躲进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一所学校地下室里避难。12月19日，3个日本兵闯进该校地下室，图谋强奸李秀英，性格倔强的她与日本兵展开殊死搏斗，身中37刀。日本兵走后，其父设法将她送进美国教会医院，经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先生的医

治，得以保存性命，但肚子里的孩子却因此流产。可恨的是后来日本右翼作家松村俊夫竟称“活着的李秀英不是南京大屠杀时候的李秀英”，污蔑她是假证人。因此，无论是对侵华日军暴行的揭露，还是对自己同胞的同情，徐志耕都觉得非写不可。因为不把这块历史的淤血剜出来，世人的记忆就会化脓。

徐志耕常说自己只是一个迟到的新闻记录员，替那些不能开口的人把证词递交给时间。读者如果问他写作的最大魅力是什么？他会说，就是用一个个人名、一条条街道、一块块伤疤，把“30万”这个数字重新变成活生生的人——让他们活过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让人们牢记这个悲惨的事件，并防止再次发生。

有专家如此评论：《南京大屠杀》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座用文字砌成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它让“30万”不再是一个冰冷数字，而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和世界读者必须直面的人类创伤记忆；它让“1937.12.13”从一个被尘封的档案号，变成了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情感符号；也为此后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南京大屠杀申遗、对日民间索赔等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激励人们牢记历史、吸取教训、保卫和平、建设祖国、不断向前。

徐志耕于1997、2007、2014、2024年对《南京大屠杀》多次修订、增补，现已出版了26个中文版本，也被译为英文、法文、日文在发行海外，并先后荣获《昆仑》文学奖、军版图书一等奖、第二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庄重文学奖。

除了采写成功《南京大屠杀》，徐志耕还创作出版了《情海望不断》《莽昆仑》《忧乐万家》《步鑫生十年沉浮记》《是是非非李庆霖》等文学专著。1990年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并成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军旅作家。■

诗韵缭绕的人生谶语

——长篇小说《诗境》序

Article—郭 梅 Guo Mei

作家陈立娟的创作足迹主要散布在中长篇小说、散文等领域，其中长篇小说《雾满山庄》，中篇小说《长城之恋》《情网》等都是她的代表作。其新著《诗境》延续她情感细腻又想象丰富的创作特色，以生动曲折的情节、婉转细腻的情感、丰富动人的想象力和多姿多彩的文化氛围谱写出动人的爱情故事，勾连起两代人爱恨两难的过往。

作品题名“诗境”，顾名思义，“诗境”在陈立娟眼里是为人处世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最高境界，作品也正是笼罩在厚重的文化氛围和诗韵中慢慢凝聚起对“诗境”的理解。故事的主角之一是年轻书画家沈心馨，因父母思乡情切，沈家一行人离开罗马回到故乡S城。回国当天，她却意外看到母亲在二十多年前绘制的一幅画《长相思》，更令她不解的是画中男子并非自己的父亲沈宗元，正当疑惑之时，

画家贺中庸与她偶遇，二人一见如故并相约再会。然而，看似偶然的巧遇实则皆在沈心馨的母亲孟竹烟的暗中推动之下，接着，二人被安排展开了一段为期八个月的绘画旅行，旅途中二人感情逐步加深，沈心馨与贺中庸注定曲折虐心的爱情也就此展开。其实，孟竹烟的真实身份是沈心馨的姨母，她在身患绝症命不久矣之时下了一盘人生之棋，每个人都成为她的棋子，随着棋子归位，上一代人的爱恨情仇被揭开，小一辈的身世秘密也浮出水面，孟竹烟今生的遗憾也得以弥补……概而言之，《诗境》以一首《长相思》贯穿故事始末，作者以通俗言情小说为载体弘扬丝路文化、诗词文化和浙江地域文化，以小见大，韵味无穷。

《诗境》是一本文化氛围浓厚的作品，从总体的情节设计到人物身上具体的细节设定都昭示着陈立娟的良苦用心，体现了丝路文

化、古越文化等对她的熏陶，也凸显了她对不同国家地区文化的敬畏之情。作品中涉及到的文化元素，有唐诗文化、大运河文化、绍兴水文化、诗酒文化、兰亭文化、青瓷文化，等等。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丝绸之路见证着中国文化的守成与创新，丝绸之路的运转积淀下形成的丝路文化，更是作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架起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在小说的情节设计方面，作者以一段男女主角必经的绘画之旅撑起整个故事的框架，他们行走过的地方按照故事的顺序依次是浙江、罗马、希腊、约旦佩特拉古城、土耳其、新疆乌鲁木齐、甘肃兰州、陕西西安、瑞士阿尔卑斯雪山……每一段欣赏旖旎风光和别样风物的旅程配合人物的情感经历，让读者在游历浙东唐诗之路、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回味一段段摄人心魄、百转千回的爱情故事。在故事的具体设定层面，扑面而来的细节也印证着作者对传扬文化、丰富作品内涵的热爱。纵观全书不难发现，“丝绸”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沈心馨的父亲沈宗元、与沈家有纠缠关系的贺坤明都在经营丝绸公司，他们的孩子也都在丝绸公司任职，贺坤明改变的契机也与他的丝绸公司密切相关。显然，这一元素的选取并非随意为之，书中的“S城”原型为浙江绍兴，浙江作为历史悠久的丝绸生产大省，在古丝路中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绍兴更一度成为全国丝绸重地和江南丝绸业中心，“越罗蜀锦金粟尺”“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等彰显了其丝绸业曾空前发展的盛况，因此以丝绸作为贯穿作品的元素之一，不仅不喧宾夺主，还起到了弘扬特色文化的作用。在此意义上，作者不希望“言情”成为故事的起点和终点，她力求通过《诗境》让读者对中国丝路文化和浙江本土文化有更深的了解，以通俗小说喜闻乐见的特点架起理解的桥梁，讲好浙江故事、中国故事，弘扬浙江梦、中国梦。

文化因素的运用服务于情节，经过作者的妙笔，最终描摹出一个情节曲折生动又韵味悠远的故事。甫一开篇，作者就为自己和读者共同抛出一个难题，随着情节的发展，笼罩在难题前的迷雾终于被揭开：沈心馨既然被培养成了第二个孟竹烟，那么她和孟竹烟的初恋贺中庸的爱情会幸福吗？陈立娟给读者预留了充分的思考空间，让

读者在享受情节的同时，她还以时不时穿插的暗示和隐喻给读者以提示。而关于人物的名字，最亮眼的无疑是男主人公贺中庸——他的本名是贺摩杰，不妨合理猜测，“摩杰”是王维的字“摩诘”的谐音，王维的字号是从佛教中来，其创作风格也与佛教的影响息息相关，所以，贺追求佛境中的“我”与现实中的“我”的合一，“中庸”代表道德行为的至高标准和中正平和的处世哲学，名字的意义是对他为人处世的诠释，但也有对他的叩问，在爱情选择的两难中他究竟该如何面对孟竹烟与沈心馨？对于故事中的女性角色，作者也大都选取贴合人物性格气质的名字。比如孟竹烟、沈心馨、沈心怡，值得一提的是，孟竹烟的好友宣娟的名字中选取了一个生僻字，“娟”的基本字义是火气，这或许象征着宣娟讲义气、直爽的性格，且其直爽通透推动着情节发展。通过各种写作手法和文化因子的融会贯通，《诗境》直面贺中庸遇到的难题，对弈这一难题的处理显示了作者的良苦用心，故事的结尾，面对沈心馨对他的爱意，贺中庸仍然选择远离三年，给自己的过往一个交代，也给沈心馨足够的思考空间。显然，这样的处理比一般大团圆结局的小说更为巧妙，于是古典文学的创作手法和现代爱情的困境得以融合，更具有时代感，更贴合当代人的价值观念。

《诗境》中没有绝对的善人、恶人，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为难和不得已之处，他们都是为情所困而矛盾纠结的普通人。在它看似不够大团圆的大结局背后，作者充分考虑到每一个角色，给予他们将心中的苦痛说出来并弥补的机会。小说中的画作、诗歌、姓名、爱情往事等元素似乎冥冥中昭示着人物的命运，但诗境凝聚成的诗韵赋予作品一丝朦胧与梦幻，谶语不是结束，只是开端，只要人心向往诗境，爱意一定会涅槃重生。■

在缀合的生命通道中重新阅读母亲

——《隐秘的主角》序

Article- 王学海 Wang Xuehai

《隐秘的主角》读至后记,方知是女作家王英的“家世三部曲”的第三部作品。其情形就似脑筋急转弯中的“一人是‘大’”“九点是‘丸’”一样,王英的长篇小说,写了一部又一部,从《我和父亲的战争》,到《母爱之殇》,直到捧在手上的《隐秘的主角》,我这脑筋才急转弯起来。原来这“三”是她的“家世三部曲”!“三”,立起来是“川”,横着是“一减一”,在季节中可是“草长莺飞”。自然,王英的长篇三部,也更是“山”,是“品”,是“赛”,她是以文学,在与退休后的岁月在争赛。

掩卷而思,一位奶奶辈的女性作家,她要写一家人的故事,她要写她们的家族史,这样写法的“旧瓶”,该如何去装“新酒”,很难。我们知道,写家庭的长篇名著,国外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国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巴金的《家》,当然还有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刚出来的,还有王旭峰的《望江南》等。这横亘在作者面前的一座座山峰,该让她如何去落笔……

然王英还是落笔了,而且小说的一上来,就以孙女上法庭告亲奶奶的官司,一下吸住了读者的眼球!这是作者的独特视角,这场由哥哥的死引出的罕见的亲孙女告亲奶奶的官司,既让家属争财产的旧故事变活变新鲜了,又让在故事展开的丰富层次中,让它变得与众不同。而且,出彩的还不在这一笔,更在后续的篇幅里,让故事纵深地发展到这个亲孙女,原来不是真的亲孙女,且在这个“非”的一字之下,竟然潜藏着惊涛骇浪般的人生故

事:在非亲生的事实下,又是以比亲生还亲的哺育相处的事实,书写着一个母亲的历史。亲与非亲,在双层甚至更多的层次的展开里,作者的笔,直指人性的最深处,那已是跳出了亲、非亲这个单纯层面的深奥的千古之究、千古之思……

在母亲一次次遭遇生死关头的时候,一个传唱“南北歌调”的戏班子出现在了她的面前。作者写道:“……突然觉得其实生死都不重要,传唱‘南北歌调’,才是她活着的希望。”这自然是一闪念的事,但生活和母亲,“南歌北调”和母亲,就成了彼此生命中的对应物。那是人的生存本能意识,借助事物的一种精神性复活,那更是文化得以人脉的一种延续。当然,一个草台班子,一个微如尘末的妇女,它们和她们,也许代表不了什么。但现实就是细水长流,文化就是最广泛的人群中,他们在历史路上走过的那些林林总总。作者在书中刻画的这一情节,代入了母亲生命中最饱和的那个部分,它是独特的,也是故事的境界。

写母亲不是写名人,母亲是善良的化身,但母亲的善也是脆弱的,它不能抵御任何暴力的侵害。然在脆弱的本质下,它又具有韧性,这韧性,正是作者笔下假以“我”和母亲之口,以细节代之的生活及其凸显。是的,作为母亲,善并没有给她的一生带来美好的生活,即使有“我”这位女儿的理解与忠孝,这也是留给我们亟待思考的一个现实。母亲有她的精神志向与世俗社会的抗争,在作者笔下的母亲的悲情故事,几乎是集几多苦难母亲的集

中典型,生存的贫穷与生活的磨难,几乎不放过母亲人生中任何一段生活,但倔强的母亲还是能真诚地生活着,坦坦荡荡地走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在法庭自我申辩中,母亲的雄辩似乎有些不真实,但又应该是真实的。因为母亲唱过戏,跟过班,见过世面有“阅历”。在她生命最艰难的一刻,这种发声是自然的,也是积累的。尤其在人情的压抑与戕害中,它可能会比舞台上所唱更为响亮。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也是母亲人生最后的艰难——也是母亲人生最后的“巅峰”。也正是作者的这一笔,带给了我们的是另一种更为深广的精神启迪。

小说《隐秘的主角》另一个艺术特色,在于对父亲这样有点野蛮式疯狂,以及由他带来的孙女,及其后来作为起诉奶奶的直系亲属群体的疯狂。其实,父亲是知识分子,是有理性的一面的,孙女及其官司后援团的直系亲属,均是理性之人。那么,缘何她(他)们会不讲亲情不顾事实地呈现出疯狂的一面呢?或许,正如米歇尔·德·蒙田所说,“最疯狂的行为乃是毫不怀疑地坚信自己的理性”。因为在她(他)们看来,奶奶是根本不需要钱的,她(他)们才是奶奶儿子吉祥遗产的真正“法定”继承者,钱,理该归他们。这不是福柯式的人类学范围内的“人的存在”进入到理性的疯狂,而在疯狂本身。说明着这一类人,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认钱认私利为天下第一的疯狂,是人性恶在此媒介下的一种炸裂式的爆发。它是疯狂高于理性的狂吠,是让钱与私利放逐在“唯我”世界中的疯狂。就真正的理性而言,这种疯狂本身,正是构筑起了对理性的戕害。作者在书中这一浓浓的一笔,还在告诫我们:不要拥有“亲情”而忘了理性的一个严正的警示。当然父亲的疯狂,有一半也是大男子主义在作祟。但他认自由恋情高于一切和认读书为天下为大的信仰,又让这份疯狂,多少具有了更多的人间烟火气。尤其是在面临着仅有的收入养不活两个儿子的现实下,他宁肯弃养自己结发夫妻所生的儿子,而“一根筋”地留下与情人所生的孩子,并视为“嫡长”。这种逆社会规范认知的迷失与异化,但又实实在在厚重了父亲这个艺术形象本质的内涵。这一笔,亦证明了已趋老诚的作家,不再是为写恶而写恶,它摒弃的是教条,植入的是复杂与深刻。自然,描述父亲最生动

一笔,是让他作为“偷米”的嫌疑人而高大的。粮店盘货少粮,自然是被偷。而这偷,正来自平时这个喝着酒、对什么都凶巴巴的父亲——他悄悄将米多给了前来买米中的那些家有许多孩子父亲的顾客。“如果不是您,我们一家早就饿死了!”短短一句话,道出了父亲深潜的人性善的另一面。作为父亲,他没有好好待家人的品性,也没有恭顺领导和其他人的脾气,在他身上,也可以说找不到一点谦恭和顺影子。他是平凡的社会身份中一个持傲的怪物,然正当我们认为这个恶形象的父亲,他是与生俱来与善的行为与良好的家庭生活断裂的怪人时,他的暗地里悄悄散发的善(米)的行为的揭示,把他恶的形象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它让我们通过继以维持生命的米,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底蕴中的唯一存有的光辉,这也许是当下众多长篇小说中,由恶形象叙事中,最为灼心中的一种舒心,舒心中的一份阅读的舒坦,自然也是至紧亲情叙述中最为突破性的至情一笔。

《隐秘的主角》结尾的描写,更是给整部小说提升了审美的境界。那个父亲与母亲正式婚姻中生下的儿子,也是书中“我”的叙述者的亲哥哥凌蒙蒙,终于找到了他在那里的真实线索!可作者并没有陷入继续那种寻亲的又一番周折和团圆的煽情写作中,而是让它戛然而止!它让小说跳出了俗套的陷阱,并由其戛然而止中,提升了整部作品的审美价值。

王英作为女性写作者,她的“家世三部曲”,无论是第一部的“战争”元素,还是最后一部的“隐秘”的元素,均在表明着女性对这个世界应有的态度与非战争化的抗争。也表明作者自打懂事开始,她的思维也从不会安于现状。在生活已经和可能发生的几多事情里,在人生的多个不同阶段的经历,也成为日后这个女性可能会写作的交汇点。她自觉与不自觉地让身体融入了写作,在写作中,又让身体脱离了世俗的凝视。《隐秘的主角》,正是作为作家的写作女性,对她母亲身份在文学叙述中的重新认识,并写出了处于父权制社会契约的核心(罗西·布拉伊多蒂)中的母亲的独属的一面。在女性阅读女性的创作构思与文化策略中,她把我们带入了曾经和母体分离,尔今又重新缀合的生命通道之中。

是为序。■

我们都是有故乡的人

——散文集《从故乡出发的温暖》读后

Article- 傅建国 Fu Jianguo

收到秦益辉女士赠予的散文集《从故乡出发的温暖》(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2025 年 3 月)有一些日子了,依我个人以往的阅读习惯,应该写点什么。一是加深对作者作品的消化理解,二是通过评论交流增进文友之间的友谊。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主要是怕自己写不好,这并非谦虚,随着岁月渐长,越发觉得写身边熟悉的人与事或书评,是一件需要谨慎对待的事情。

说来我与益辉相识的时间并不长,至今也不过大半年吧。所谓相识,其实也就是年前冬天在瓯海区作协举办的一场文学活动上有过一面之缘,然而她的文章我两年前就有拜读过,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以文会友。

第一次在文字中相遇,是她发表在《瓯教文学》2022 年创刊号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作《村庄双重奏》。俗话说“题好一半文”,打开期刊目录,“村庄”二字就像久违的亲人扑入怀中。所谓“双重奏”,其实是写乡村“开耕”与“种谷”两桩农事。身为“60 后”,年轻的时候在老家务农,天天与庄稼打交道,作者笔下村庄与农活自然是再熟悉不过了。当然,更重要的是作者文笔细腻生动,不急不缓地叙述,节制的

情感表达,好比遥控器将我的思绪带回遥远的故乡和曾经的青春记忆。

《瓯教文学》由瓯海区教育工会主办,一年两期。后来,我无意中发现,《瓯教文学》每一期上面都有益辉的文章。如《吃出春在的味道》《悟十二年之变,感恩恩之深情》《记忆里的美食》等篇章。因此,我在写一篇题为《诗与远方的心灵抵达——〈瓯教文学〉1 至 4 期阅读赏析》的评论文章的时候,也就情不自禁地有了以下一段文字:

作者秦益辉女士,她自我推介道:“最乐文字涂鸦,为心絮窝,为生活蓄能;最愿借书之光亮,借字之力度已。”我发现《瓯教文学》每期都有她的作品,而且都写得十分虔诚。《村庄双重奏》通过细致入微的笔触,触摸岁月深处的乡村记忆,用心灵与故乡对话,文字清新质朴,乡村之情之景,行于笔端,跃然纸上,令人回味再三。《吃出春天味道的美食》一文,将春天里的乡村传统美食,通过文字描述让读者在舌尖上咀嚼回味,历久弥香;《记忆里的美食》语言细腻,通过作者家长里短娓娓道来的叙述,乡情、亲情跃然纸上。

上面说了，我和益辉目前还只是一面之缘，但朋友圈之微时代，走进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并非多么的困难，尤其是愿意通过写作分享生活的人，因而我对她也就有一些进一步的了解。身为“80后”的她，2010年来温州打拼，从事一线教育工作，湖南益阳有个叫作谢林港镇画燕村的村庄是她的故乡。

据悉，谢林港镇也是作家周立波、女歌唱家雷佳等名人的故乡。

收到《从故乡出发的温暖》新书后，与益辉有过一次微信闲聊，她告诉我说：“小时候，爸爸做点小生意，妈妈忙里忙外，是一个女强人，农活什么的都做得很好；还有种菜，劳动人民的本色，一直到现在还不曾停歇。所以，家里的家务活，只要我在家，都是我做的。叔叔家和我爸爸家只有我一个女孩，所以宅家比较多。”

益辉兄弟姊妹三人，她是老二，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这样的家庭是美满幸福的。她的童年生活，在物质上虽说谈不上富有，但精神世界是无忧无虑的。从她的新书诸多文章中不难看出，童年生活，成长记忆，给予了她文学的营养。学生时代的她，理科比较好，用她自己的话说，属于“勤奋型”的学生。正是这样一个理科生，在成年之后冲破种种束缚，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我想，童年的乡村生活养育了她，给了她难以忘怀的温馨记忆，写作是她以书写的形势回报故里、感恩成长岁里的遇见。

益辉她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却又十分感性的人，也是一个知书达礼的人，她笔下的文字细腻而深情。在她的人生的行囊里，无论身在何处，她都不会忘记从故乡出发的温暖：

山柴烧出的米饭特别香，尤其是锅巴。打完米饭后，母亲会再填把山柴，热锅以后，让猪油在锅边走一圈，融化的油顺着锅边慢慢浸入，一粒粒米都均匀地铺开在锅巴上，烘烤粘连着，铲起来一小块对折，入口脆香酥。如果在夏天，锅巴和米汤融合，可以熬成锅巴粥，柴火的香味和着米饭的轻微糊香，依个人口味，可以加糖、盐，也可原味，我喜欢原味。如果是双抢季节，在一天的辛苦劳作后，咸菜就着这原汁原味的一碗锅巴粥，能彻底驱走一天

的劳累，暖胃暖心，那是记忆中永远的味道。那灶膛的灰、火温热了农村没有零食的日子，温暖了童年记忆。

（摘自《从故乡出发的温暖》）

益辉的散文可贵之处还在于文章主题鲜明，文本短小精悍，绝不无病呻吟或拖泥带水。散文集《从故乡出发的温暖》，全书分为“故乡温暖·富养灵魂”“人间烟火·最抚凡心”等6辑，70多篇文章，共15万字。我发现她的每篇文章均在2000字左右，在当下快节奏的网络时代，把文章写短，既是才华和能力的体现，也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文章篇幅短，内容却丰富多彩，字里行间充满人间烟火气息，因此我在阅读这本新书的时候，第一感触就是轻松愉悦，没有负重感。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尤其是语文老师，关爱学生身心健康，是义务也是职责。因此在新书第三辑“慢享生命·静等花开”章节里，就有了《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的骄傲》《别催促一朵去绽放》《柔软的牵挂》等有关教育理念或教学探索类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不难发现，益辉她既是一个责任感强的老师，也是一个有着儿女情长的老师。

文学是人类的精神食粮，也是人们心灵沟通的桥梁。

每个作者的书写，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是散文，文体只是一种表达的载体，而文字背后都折射出作者心灵的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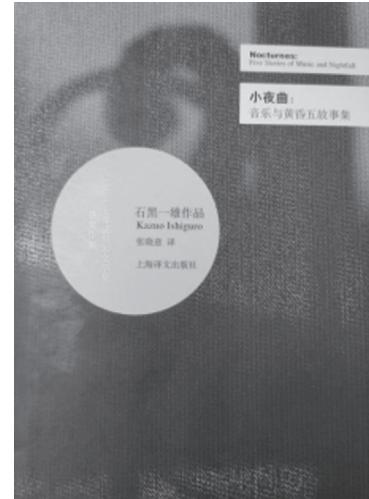
在《从故乡出发的温暖》里，益辉写她的童年成长记忆，她的故乡往事，每一篇都写得很用心，她的文字犹如衣服上细密的针脚，是那么严丝合缝、舒适体贴，给人一种温馨的享受。读着《米汤的香，被子的暖》篇章时，我脑海里出现的是我的母亲用米汤浆洗被子、温暖我童年被窝的往事；读着《种谷：村庄一言九鼎的承诺》篇章时，仿佛时光倒流，当年青春年少在老家与父老乡亲一起务农的场景历历在目……

岁月如歌，书海茫茫，邂逅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是幸运的。散文集《从故乡出发的温暖》之所以令人爱不释手，是作者字里行间生动的乡村生活场景重新激活了我遥远的模糊的记忆，是作者细致入微的心灵述说及文字背后的深情感动了我。读益辉的新书，我最大的感受与收获就是：原来我们都是有故乡的人……

浮世尘埃拂其虚

——读《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

Article—梅海群 Mei Haiqun



《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书影

《小夜曲》放在我床头，默默地伴我度过了几个春秋？对于时间的模糊，是从落在书页上薄薄的灰开始印证的。直到今年初夏的一天，我的目光偶然扫描在它的封面上——漫漶不清的黑灰底色，像是黄昏阳光透过窗帘布的纹理，影影绰绰显现出如逗号般的音乐符号，似乎想从整片视听皆“模糊”的语境中跳脱出来，下午的阳光斜斜地打在上面，与之形成呼应。我似有所悟，索性抽出来读。一读，便一发而不可收——透过文字析出的欲言又止气息捕获了我。

或是因《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这一浪漫的书名，让我与作家石黑一雄迟迟才“相遇”。其与奈保尔、鲁西迪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除熟悉奈保尔的文字外，大名鼎鼎的石黑一雄于我而言，却是“新”老

师：除了作家这一身份，在他青少年时曾拥有摇滚歌手的梦想，热爱流行音乐和爵士音乐，还会弹奏吉他和钢琴。一个人是多面的，而正如文中只能展现几个片段，当我们凝视一个侧面，意味着更多个面在沉寂的影像中无声呼唤，只是鲜有人听见和看见，被遮蔽的因子只是生活中那些噪音和浮尘吗？启开新书，聆听五部“小夜曲”，进入书中被简洁优雅的语词载着抵达让人深省的主题。曲曲绕绕，从小故事里窥见生活里的大文章，暗合着其中难以厘清的两难选择。作家举重若轻，运用匠心巧思，将五个似乎各自独立，又相互牵连的内核一一剥开。

《伤心情歌手》《不论下雨或晴天》《莫尔文山》《小夜曲》《大提琴手》一如奏鸣曲中互为关联的五个“乐章”，谱写出部分音乐家

或音乐爱好者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悲与喜、彷徨与挣扎，雅与俗的较量，在梦想与现实的夹缝中，音乐作为线索贯穿始终。

玩音乐的人大抵是不功利的，至少不是短视的功利，但在现实的侵蚀下，音乐和与音乐发生交集的人充斥了无奈。在《莫尔文山》，“我”害怕遇见大学同学问及是否成功——世俗上的成功，于“我”而言的成功则是那个春天积累的宝贵试音经验：为迈向长期奋斗目标做的铺垫，有梦想，日子便会向好。夏日里，在莫文尔山姐姐和姐夫开的小餐厅帮忙，偶尔创作音乐，一对同样热爱并创作音乐的瑞士夫妻——餐厅的顾客，因偶然发现“我”的音乐天才而得以互相了解彼此，“我”看到了他们多年来看似和谐的婚姻里埋藏着的不愉快：为了迎合现实的世界，大部分时间得演观众想听的乐曲，而不是自己最喜欢的传统瑞士民歌；最无奈和伤心的是，因经常外出表演，儿子长期由祖父母带，长大后又寄宿，非但与父母不亲，还不愿搭理他们，在他们偶然获得一次表演真正音乐的机会而抵达儿子所在的城市，儿子竟毫无回应，更何谈相见。他们性格迥异，男人习惯于发现事物的闪光点，无限包容总喜欢抱怨的妻子；妻子却屡屡突破界限，终于，经由“导火线”——对“莫尔文旅馆”一顿早餐的评价，让本就脆弱的婚姻岌岌可危。他最终失去了和她走到一起的耐心：“也许是太阳照射在山上的角度的问题，现在蒂洛的身影比刚才清楚多了，虽然他离得更远了。他在小路上驻足了片刻，似乎在环顾四周的山峰，就好像是想重新评价它们。然后他的身影又开始移动。”蒂洛就是那个瑞士的丈夫，最后失去了珍贵的热情，选择独自一人走向自己眼中幸运的未来。

《不论下雨或晴天》借着文末《四月的巴黎》歌曲，给予人精神上短暂的慰藉：不论下雨或晴天，若心中有“星空”，即便仅仅与拥有共同语言的朋友重温音乐，共舞一场，就能抵御现实的枯燥。同样与婚姻相关，这里没有第三者，也没有深层次的矛盾，但致命的一点是，丈夫不允许妻子拥有爱好——恰好是年少时喜欢的音乐，或许只是担心会“喧宾夺主”，失去他对生活的全盘“控制”。而



只看重生活中的物质，婚姻便如抽去了内核，彼此的联结形如躯壳。“我”作为他们共同的朋友，受其丈夫邀请帮助其妻子走出阴霾——而“我”成为被他邀请的最合适对象，深层次原因竟是他认为朋友生活“困顿”，不如自己，因而充满优越感。而他不自知的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才是阴霾的源头——若其不做一点改变，不明白一个人心灵获得慰藉才能拥有幸福，不然，他们的生活终将成为真正的“闹剧”。

音乐的本质与演绎音乐显然是两码事，特别是当音乐作为重振事业的筹码时。《维特根斯坦：天才之为责任》中提到，音乐是灵魂的表现形式；与叔本华如出一辙：不同于其他艺术——间接地和意愿打交道，音乐跳过理念和现实世界，是意愿的直接倾诉，说出现象的内在本质，也就是那最渴望着的意愿本身。但讽刺的是，《伤心情歌手》的主人公，作为音乐人，他的内在意愿隐藏在音乐之外，或者说，他内在的意愿只是实现华而不实的被歌迷追捧的梦。为重返歌坛，采取制造“热点”的方式：决定各自离婚、再婚，为歌坛增加“话题”，引发大众关注，不得不中断彼此相爱、安稳幸福的寻常日子。一旦做出选择，伤感的基调已然如一股暗流，淌在小说情节之中：那个过气



的老歌手托尼·加德纳,约妻子到威尼斯度假,更准确地说,是希望完成一场完美的分手旅行,而让“我”帮他一起演奏歌曲——为妻子唱小夜曲,重温他与妻子最幸福时刻所听过的歌曲。若撇开名利,那本将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取悦大众的代价竟是牺牲自我的幸福,这究竟是谁的责任?看到文末的描写,读者的心情是沉重的:“他边说边在眼前摆了摆手,像是要了结这件事,不仅是钱,还包括我、包括这个夜晚,或许还包括他人生的这整个阶段。他迈步朝公寓走去,可才走了几步,他就停下来,回来看着我。我们所在的小街,运河,一切都很安静,只有远方模糊的电视的声音。”远观别人的生活,多是模糊的;而观看自身的生活时,若不细细叩问内心,也会因噪音或浮尘的充斥,变得模糊一团,徒剩下安静的表象。

诚然,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是每个人的理想,对于音乐家而言,不成功的原因不应只归咎于长得丑,《小夜曲》中的“我”去整容,并因此重新认识了他并不认可的大明星:琳迪·加德纳——他们住在酒店的隔壁,通过互动中他丰富的内心描述,清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他的悲剧

除了环境因素,更关键的因素在于自身。与《大提琴手》相似,郁郁不得志的主人公蒂博尔为获得更大的舞台而结识了他以为的音乐家埃洛伊丝,多次让她“指导”,实际上她不过是个被认为极有音乐天赋而十一岁后就再也没碰过琴的人。或许,他们都是天才。但或许正是自认为“天才”,满腹才华反而成为困扰的心结。当读到“但我还是觉得他似乎失去了年轻时的快活劲儿和以前认认真真的态度。你可能会说在这世上这不是什么坏事。”一种无力感涌上心头,对于普通人而言,正是环境与自身相互作用的结果,让人不觉间失去了活力。但无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如何,最珍贵的、最不应该失去的,不就是内心的热爱么?

西方文化是“视”与“听”两种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听的文化,是透过音乐展现的。正如哲学家所言,音乐是意愿的直接客体化,诉说意愿、创造意愿是天才的表征,创造音乐的人若不能以天才的方式让人理解,往往会产生怀才不遇的情绪。这五则故事或许可以理解为石黑一雄天才的一面那些年未能通过音乐实现梦想的折射,他终究是通过转投文字,发现了人生新的可能,同时,也拥有另一片“听觉”的世界。本书立足音乐,而又不光限于音乐范畴,更多地是想揭示普通人的生活中那些值得回味的选择,以及价值判断,是否真的经由聆听内心实现的。

毕竟,单单看那些模糊的表象,自然是虚幻的,而若是将理性的“看见”和心灵层面的“听见”相结合,在《小夜曲》曲调的抚触下,自能拂去虚幻,抵达真我。■

在悬疑的潮声中打捞人生真相

——支奕长篇新作《月光汹涌》读后

Article- 陶奕宸 Tao Yichen

《月光汹涌》是“公安才女”支奕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1987年“3·20”定海擒箬山特大命案为原型，讲述了以罗远征、周海港、吴小川等人为代表的几代海岛公安民警不懈追凶的故事。身为一名海岛警察，支奕曾说：“必须写写那些深深打动我的警察同事，写写他们的酸甜苦辣、人生滋味。”或许正是受到这种创作观念的影响，《月光汹涌》既弥漫着海岛的潮湿气息，处处悬念丛生，又聚焦于警察与罪犯的心路历程，探索人生真相。

作为一部悬疑破案小说，《月光汹涌》的叙事手法灵活巧妙，值得玩味。整体看来，小说采用了多视角内聚焦叙事，这也是悬疑小说常用的叙事手段。作者在多个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感之间来回转换，将整个故事像拼凑拼图一样填补起来。小说中，时而以吴小川、王大河的视角展开故事，时而又转为上帝视角“俯视众生”，向读者补充交代信息。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人物的心理活动都在文本中得到呈现，作家也以此丰富各个人物的形象，串联起每个人的过往经历和当下体验。在支奕的笔下，一个人物的故事可

以在另一个人物的视角中呈现，进而形成第一人称亲历与第三人称见证的结合。简单来说，就是运用多个视角叙述同一件事。例如，春晓与父亲张国良的争吵，在书中就以汪赶鹅（王大河）的回忆展现。又如小说中叶天真和吴小川结婚的场景，就先后以叶、吴两人各自的视角叙写——叶天真关注的是因不满这场婚姻而缺席的父亲，吴小川注意的则是自己未能到场的师父周海港。作者通过这样的设计，实现单一场景中的信息最大化，极大丰富了小说的细节。而从细部看，小说还灵活运用倒叙、插叙等多种叙述顺序，像“××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样的句式在小说中多次出现，成为转换场景的重要手段——这使故事内容鳞次栉比地出现却又不显凌乱，细笔勾勒出每一个人物的过往经历和曲折心路。

悬疑破案小说常常被视作通俗文学的一种，但在《月光汹涌》中，支奕努力在通俗性与文学性之间探寻平衡点。这种探索不仅体现在前文言及的丰富的叙事手法上，还反映在小说中俯拾即是的现代主义创作技

巧上。首先,作者多次运用了意识流手法,使小说情节随着人物的记忆或想象一起流动向前。例如王大河回忆自己沉迷赌博、让母亲担忧的岁月,又如吴小川随着老茶师傅的讲述,想象着“拨开一片白皑皑的海雾,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座大海上的悬水小岛”,直面父亲遇害时驾驶的渔船。作家通过这样的设计,使得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语言叙述转化为直观的画面,让读者跟随着人物的对话、想象与回忆,在时间线中不断跳跃穿梭,在增强故事悬疑感的同时还提高了小说的文学性。其次,小说中屡次出现后设叙事,使整个故事更具时间上的厚重感和空间上的广阔感。例如,在吴小川和叶天真的女儿贝壳出生时,文中写道:“几十年以后叶天真仍然清晰地记得……”颇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看冰的日子”的余韵。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不会知道“此刻”在自己人生中的意义和价值,而小说则可以通过这种后设的叙事将时空拉远,突出某一具体时刻的重要性,将“当时只道是寻常”转变为“此刻便知不寻常”,进而调动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当然,《月光汹涌》不只是是一部悬疑破案小说,还是一部讴歌海岛人民公安的主旋律作品。因此,小说在叙事之外亦偶尔夹杂抒情、议论。如作家通过吴小川查阅过往卷宗的情节,对解放初期、三年困难时期、20世纪80年代等时间点海岛警察艰苦工作进行了简要介绍,生动展现几代海岛警察的奋斗历程——既补充交代了案件发生时“勘验设备简陋”的现实背景,又成为主人公吴小川心理拔节的重要契机,还让普通读者得以管窥海岛警察无私奉献的精神。可以说,作者在平衡通俗性、文学性的同时,还兼顾了作品的主旋律定位,可谓匠心独运。

从情节看,小说设计的几个线索和悬念可谓环环相扣,有些内容乍看出人意料,细读之后却惊觉铺垫已久,堪称“草蛇灰线”。“上海牌”怀表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线索。1984年,丁小胖(叶有成)在杀害六名船员后,抢走了吴关的“上海牌”怀表,在分赃时被迫给了王大河(汪赶鹅),而几十年后,王大河手中的怀表被春晓要走,最后又被警方找到。由于怀表上沾有叶有成的指纹,因而成为警方给他定罪的重要物证。比怀表更为隐蔽的线索是枇杷树,作家在小说前半段中提到,叶有成因妻子爱吃枇杷而亲手在院中种下枇杷树,这一情节初读之下颇为

浪漫,不免让人联想到“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一度成为迷惑读者的“烟雾弹”。而在临近结尾处,作者才借警察之口交代,枇杷树不仅不是二人爱情的象征,反而是血腥与罪恶的见证——叶有成为了避免自己逃犯身份暴露,用榔头杀死妻子并将其埋在枇杷树下。这样的设计不仅使小说情节陡生波折,还在象征层面对《项脊轩志》进行了解构与颠覆,通过挑战读者审美期待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和思想性。

整部小说的主线无疑是发生在1984年的那场命案,但在命案之外,还隐含着作者对于书中各个人物斑驳人生的感喟。在小说中,叶有成伏法后的一段自白颇有意味,连缀起了书中所有人的多舛命运:“人生哪有什么安稳的说法。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受的苦。别人在经历的那些苦,旁观者不在其中,是很难感同身受的。”纵观全书,每个人物都有自己难以言说的秘密和苦痛:吴小川是遗腹子,因父亲出海遇难而立志考上警校追查凶手;叶天真深爱吴小川,却不知自己的父亲正是对方的杀父仇人;罗远征因办案失去右腿,辞职后还孤独而倔强地关注案情进展,也因此妻离子散;周海港则因无心之失害师娘丧命,这也成为困扰他一生的心结……在小说中段,吴小川凝视着陷入痛苦回忆的师父周海港,想到了西西弗斯的故事——永无止境地推着巨石,直到耗尽全部的生命。细细思忖之下,《月光汹涌》中的每一个海岛警察,似乎都是西西弗斯式的悲情英雄,他们“背负着各自的‘巨石’,用一腔孤勇踽踽独行,在漫长的岁月中,拼尽全力地付出与承受”。

最后,小说中氤氲弥漫着的潮湿气息也值得一提。一方面,许多人物的名字中都带有“水元素”:吴小“川”、王大“河”、陈“海”星、周“海港”……这种潮湿气息也与每个人物命运中的悲戚感紧密相连——几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隐秘的苦痛。另一方面,“大海潮声”“咸涩的风”“大海咸湿的气息”,这些在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海洋意象,又常常与题名中的“汹涌”同频共振。柔和温润的“月光”为何会如潮水“汹涌”?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全书结尾:“这雪一般的月光,宛若海潮涌动漫延,那些在岛屿上各色各样的人生就这样被月光经过。”在作家支奕的笔下,月光如海潮般汹涌漫延,打湿了无数人苦乐交织却又命中注定的斑驳人生。■

前路沧桑，月光皎洁

——读支奕小说《月光汹涌》

Article- 沈伊帆 Shen Yifan

作家支奕用一部长篇小说《月光汹涌》，向读者诠释了人民公安奋楫笃行的使命与薪火相传的信仰。

支奕在她的多部小说里虚构了一个“海州城”，它常遭台风袭击，有非常多的岛屿。这正是支奕所生活、熟谙的舟山在小说里的对应物。支奕的创作来源于她的家乡和她的职业，作为一名舟山海岛宣传处民警，记录和报道舟山民警的工作日常是她的职责。“这些年始终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必须写写那些深深打动我的警察同事，写写他们的酸甜苦辣、人生滋味。”支奕说，“我们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民警和辅警驻守在偏远的小岛上，经常有台风、寒潮，很辛苦。我想用文学创作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样一个默默付出的群体。”于是，在2022年，支奕开始尝试用写小说的方式来把岛警故事讲给大家听。

《月光汹涌》一书充斥着正义与邪恶、善

良与狡猾、光明与黑暗的不断交织，它讲述了为查清发生在1984年“浙海渔6153”5名船员失踪案件的真相，以罗远征、周海港、方一鸣、老茶、老马师傅、吴小川等为代表的几代海岛公安民警历经数十年光阴，付出了青春、事业、名声、前途、家庭，甚至生命，只为了在漫漫长夜，让沉冤得以昭雪，让真相得以彰显的追凶故事。该小说以舟山定海摘箬山的“1987.3.20”案件为原型，重新进行了虚构和改编创作。支奕通过对一桩案子的描述，串联起几代警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人情冷暖，这些关于正义和罪恶的故事无不浸润着浓郁的海岛气息。支奕大学读刑侦专业，后在舟山做民警，写了一系列与警察生活有关的小说和戏剧。不过，支奕着重写的，往往是警察生活中的孤寂、无奈、不足为外人道的心酸——妻子剧烈的宫缩像滔天的巨浪一样汹涌地袭来时，迟迟等不到忙于追凶的丈夫吴

小川；得知海港母亲过世，为让海港尝一尝记忆中的味道专门去学三刨鳓鱼的师娘沈如云，却因自己的疑虑而错失师娘最后求救电话的周海港；为不放跑“老鬼”被硬生生被拖出一条十来米长的血路的罗远征从此坐上了轮椅，不想拖累同事、影响单位而主动辞职……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那些脚下沧桑的辛苦，在支奕悲悯又浪漫的笔下，一点点发芽、生叶、开花。

时间是人类生存体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月光皎洁》正是如此。小说的情节发展、结构和人物常常与时间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支奕在这篇小说的情节叙事中采用了双线交错的时序，使小说不同于按照线性时间顺序的结构，给这篇小说增添了扑朔迷离的气氛。一条线是两名凶手——王大河（后改名汪赶鹅）和丁小胖（后改名叶有成）潜逃后继续开始波澜不惊的生活；另一条线是受害人之一吴关的儿子吴小川，年少时便立志将来一定要考警校，当警察，亲手抓住凶手，为尸骨无存的爹讨回公道。支奕使单向的时间解体并加以重组，如果叙述者完全按照线性的历史时间顺序平铺直叙地来讲述，那么，这篇小说的神秘感将会大打折扣，对读者的震撼力将消失殆尽。在时间与人物的关系问题上，让·伊夫·塔迪埃在谈论《追忆逝水年华》时曾写道，“小说还为人物与时间构思了另一种更为深刻的关系：人物不但承受时间、打上时间的烙印，并且还是时间的象征”。绵延的时间和复杂的人性，让支奕的岛警小说拥有最基本的底色。

基于真实事件的创作，需要在坚持事实的同时发现和构建一个好故事，并且漂亮地讲述它。在被押解回海州城的路上，当丁小胖从警官方一鸣口中得知自己的女婿就是当年杀死渔民的遗腹子时，“叶有成脸上表情的骤然变化，那是一种从不安怀疑直接坠入谷底的绝望。原来，陪在自己女儿身边的那个男人，一直隐忍，背负着杀父之仇。吊诡的是，自己的女婿不共戴天的仇家，竟然就是他叶有成”。丁小胖甚至不只杀了那五名船员，民警在他的“至善园”诊所的枇杷树下面挖出了一副成年女性的白骨，经检验，才发现是丁小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我还亲自把她埋在了我为她种下的那棵枇杷树的下面。我年年月月日日刻刻守着她，不停地为她抄经祈福，一步都

没有离开过”。虽令人唏嘘，但毫不割裂，符合丁小胖落下鳄鱼眼泪的人设。命运就像精巧的机关，在每个可能改变的节点上严丝合缝，所有悲欢离合，所有幽微关窍，最终都将导向冥冥中早已谱写好了的收场。支奕就完美地把握了潜藏于现实生活的种种细节，让读者获得了眼前一亮又一亮的阅读体验。

“1987.3.20”定海摘箬山特大命案侦破工作的停滞不前，就像一根针般深深扎在了专案民警的心上，是心底隐隐的痛。时光荏苒，时间很快到来2022年。国家创新发展“海上枫桥经验”，加快“公安大脑”改革，警务理念的迭代更新，警用科技的突飞猛进，历时三十五年不懈追捕，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终于画上句号。正义有时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面对复杂多变的案件，刑警们始终坚守正义，探查真相，面对残忍狡猾的犯罪分子毫不退缩，哪怕是在困境中，依旧坚守信念，始终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社会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就像一生为了这个案件而奔波的罗远征一般，“那种执着到孤注一掷的执拗背后，不正是老一辈刑警们为了守护百姓安宁社会安定，甘愿自我牺牲，并且为之拼尽一生的警察理想与崇高情怀吗？”这世上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阴影，但总有人会坚守在那里，破开乌云，让阳光洒满大地。

支奕所写的《月光汹涌》不是福尔摩斯那种依靠某位天才破案的小说，而是成千上万基层民警的纪实档案。故事中的刑警们，恰似逆潮行者，他们不仅是侦破谜题的猎手，更是在漫漫长夜与罪恶无休缠斗的孤胆英雄。“吴小川越来越觉得，周海港，老茶师傅，沈如云，茶晓珍……那些他叫得出或者叫不出名字的海岛刑警老前辈和他们的家属，甚至是他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那个咬着牙一条道走到黑的西西弗斯。西西弗斯们背负着各自的‘巨石’，用一腔孤勇踽踽独行，在漫长的岁月中，拼尽全力地付出与承受，这难道不就是那个操蛋又让人热血沸腾的人生吗？”《月光汹涌》的结尾写道：“而这雪一般的月光，宛若海潮涌动漫延，那些在岛屿上各色各样的人生就这样被月光经过。”这是一部献给人民英雄的赞歌，他们在众人面前捧起自己的所有功勋，一路带着所有荣光和身为一名人民警察的责任走下去。而这条路脚下的沧桑，远比月光更皎洁！

让群山交出黎明

——读李明亮的诗

Article— 蔡庆生 Cai Qingsheng

诗贵意境，诗意是诗人对现实特有的想象和表达，常能令人耳目一新而为之感动，读李明亮的诗，我便常常产生这种冲动。

2018年秋末，我读到一本封底上印着醒目“为三亿打工者歌唱”字样的第29期《打工诗歌》，三寸来宽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民刊，洁白的封面朴素大方，上方是一个建筑工人拉车的素描，左手伸至额头揩汗，高远处有落叶纷纷而下，象征又是一年了子胡不归？

在“方阵”栏目中，我读到李明亮的组诗《海岸线》，其中的《拔牙》一诗惊憾了我。诗不长，才15行，全引如下：

我张大嘴巴
麻药针两次戳进来

貌似一把粗大的钳子伸进来
就那么摇晃了两下
我的一颗牙齿便搬了家
它被扔在一个铁盘里
沾满血污

它那么疲惫
终于逃脱每日劳役的命运
它一点也不好看
但我还是把它小心地洗净
甚至还打磨了一下
我握着它
多像握着一个尝遍苦辣酸甜，而又
不能自拔的自己

形象大于思想，最后两行“不能自拔”的喻意，神来之笔，是诗眼，画龙点睛。这首诗



要是没有这一句想象的飞跃，那便会落入肤浅、平庸。一声“不能自拔”，蕴含多少无可奈何？也让诗的各个零件由“意犹未尽”统一起来成了完整的艺术品。

二

李明亮的打工道路，充满了辛酸苦辣，他之所以能写出如成名作《裸睡的民工》这样的诗歌，与他的切身体验相关。李明亮在高中时，便有小说习作发表在上海《少年文艺》杂志社主办的作品集上，读师范学校时，担任校“芳洲”文学社社长，获得苏鲁豫皖语文研讨社会刊评比一等奖。刚步入社会，在乡村中小学校教书四年，1999年随三姐南下广东深圳，先后在台资、港资企业从事技术员（机修工）、仓储管理员、生管员工作，其间还跑到顺德一个叫碧江的地方做过一段时间的自由撰稿人。2003年，李明亮漂泊到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浙江台州，先后在几家颇具规模的民营企业担任一线工人、车间班组长、薪酬核算员、文化专员、企业报刊编辑、企业报主编兼企划部部等职。

2008年，李明亮的组诗《阳光照着裸睡的民工》在

四川省作家协会《星星》诗刊举办的全国首届农民工诗歌大奖赛三千多件来稿、两万多首诗作中被评为一等奖。2009年，李明亮的诗集《裸睡的民工》成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年度唯一签约诗集，入列浙江省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2012年，诗集《裸睡的民工》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也是该年度浙江省唯一入选该丛书作品和历年来台州市的首部入选作品。“质朴、细腻、情真意切，虽饱含生活的艰辛，却底色透亮，读来非常能打动人，是一部难得的来自底层生活的好作品。”著名作家、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叶文玲曾如此评价该诗集。

《裸睡的民工》这部诗集，犹如一只装满闪闪诗意的百宝箱，刻画了打工一族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主要以第一人称来呈现。李明亮的打工生活，是他开挖不尽的诗意富矿，被他的“第三只眼睛”寻觅到了许多独特的诗意，艰辛地日夜勘探，所以才有了这本起点颇高的处女作。

诗集中，到处闪烁着那些将普普通通平凡生活化为神来之笔的“妙手偶得”，如写赤膊而睡的民工，他抓住了“裸露，与性无关 / 只是让汗水能够四处逃遁”；在《凌晨两点的故乡》中，写打着手电迎接他归家的母亲，“我知道，那不是别人 / 只会是 我的母亲”；写吃野扁豆的打工者，“他们觉得，/ 生活依然鲜嫩可口”；写从脚手架上“飘”下断了腿骨的人，“泪水从断骨处漫到眼眶 / 打湿坐在病床边的妻儿老小”……仿佛诗意无处不在，得来全不费功夫，其实是慧眼使然。那些带有原始生活野味的小诗，它们就像刚刚从泥水中挖出的一方方湿润的开着野花的草皮，鲜活而芬芳。

三

李明亮的诗，有两大特色，一个是人文方面的底层代言人角色，一个是艺术层面上的普罗大众身份。

先说第一点。他所有的诗，几乎都似诗歌领域里的纪实文学，即非虚构作品，有的简直类似日记，“现场直播”式地抒写，往往还带着精准的时间、人物、地点。如

在《纪事：一个农民工的意外死亡》一诗中开笔就这样写：“2004年4月16日15:30/北京地坛医院/一个农民工，被蒙上头脸/从急诊室直接推入太平间/塑料轮碾过道口。/橘黄色的裹尸布/将一缕阳光刺痛”。它不像有的诗靠瞎编乱造起家，无病呻吟，无的放失，空空如也。文章本天成，此“天”仍然是诗人自己，取之于自己内心。

李明亮说：“我所写作的打工诗歌，全部来自我的打工生活。我从没有在我的诗歌里撒过谎。打工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每首诗都是我生活的一个片段。”呼岩鸾在读了《裸睡的民工》后有个独特的感受：“读着李明亮的打工诗，突然觉着打工诗人们就像在在深圳外资企业大门外面宣传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人。”这便是时代、历史留给思想者的问号。

再说第二点。他在诗艺上的追求，明朗、朴素、不事雕琢，无故弄玄虚以障人耳目，虽然未达到白居易让“老妪能解”的地步，但面向普罗大众的观点，分明历历在目。如他的诗《从老家带来一瓶菜油和一瓶辣椒》，结尾中写道：“在这一瓶菜油和一瓶辣椒吃完之前/我没有勇气对你说/我可以暂时忘掉故乡”。一个忘不掉，却反其意用不能暂时忘掉来说，欲说还休，更显思乡刻骨。

李明亮在早年写的诗歌随笔中说：“我只是按我的所能叠架组装文字，把它们码成长的或短的一行一行，就像儿时跟大人一样，一起拿着一个大木榔头一下一下夯打两块厚木板中间的黄黏土，让土一层层高起来，然后架上木梁，钉上椽子，盖上稻草或瓦片，成为大牯牛住的房子，成为我自己住的房子。”

多么朴素的愿望，产生多么朴素的诗歌，没有哗众取宠之心，杜绝胡弄大众博取名利之辞。他所孜孜求取的，无非只是“感于时而发于声”之心，将那属于自己和大牯牛的小屋，建造得更牢固、更坚实、更能遮风挡雨而已，期望着这些“最朴素最真实的情感生长出来的文字，它不会随岁月的流逝而湮灭，它总是默默在某个角落熠熠地闪着光”。

李明亮对诗艺的勘探，可谓一路艰辛。在平凡琐碎的打工生活里，分秒必争，在工厂宿舍让肚皮压着铁架床的床板写诗，为找到丢失的不锈钢茶杯几乎掉泪……感受来自切肤之痛，将它们化身为有美学意义的艺术形象，

还得煞费苦心。如看露天电影，他便有“白天，他们在工厂的机器旁站了一整天/刚刚，他们享受了一个站着的夜晚”的感叹，白天黑夜都站着，这是幸福感还是受苦受难？让读者自己去品味，乐观而幽默；在《人力车夫》里，有“在每一个目的地/领取生活的分量”的写实，让人不由心生感慨。

四

这会儿，我想起了另一个在浙江台州的诗人江一郎，他曾获得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和诗刊社“新世纪十佳青年诗人”称号。他在县级市温岭，本地人，与李明亮生活的台州路桥接壤，两人都有艰难的底层生活经历，又同样痴迷于诗，对诗的忠诚，还有相同的经历新诗在不停转身中的多变和迷茫。他俩还有雷同的诗风，他俩的诗，大都取自己的日常感受、生活图景，但在勘探诗意的道路上，又各显神通。李明亮因为有打工的亲身丰富经历，“近水楼台先得月”，随手擒拿，所以用了“现场直播”式的表现；而江一郎偏居梅溪之畔，其时是一介花边厂工人，无权无势，在底层默默打拼，因而多用人生“经验”造境，巧用心境造像，融诗意与哲思于一炉，甚至借用魔幻、寓言等手法取象，所以两人的表现手法各有千秋。

江一郎曾说：“最好的诗应该是朴素的，在朴素的叙述中带给人温暖，又隐隐有些伤情。如果写出这样的诗，我必将为自己感动。”这一点与李明亮极其相似，两位都努力地在生活的原野上发掘诗意，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的作品，都具有“酒香巧克力”的魔力，让人于沉醉中有所得。

正如2012年出版的《裸睡的民工》封底上摘录的叶延滨序文文字所说的那样：“李明亮的诗歌以真实的细节和情感，为时代做了可贵的记录，白描的手法，直抒胸臆的表达，这些来自生活沃土的诗花，有其野性的美和保持生活本色的芬芳。李明亮的诗歌在相当程度上给读者展示了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坚持为打工者写诗，面向现实，面向底层，面向以血汗劳动争取生存权利的人们。”

李明亮写自己、写身边的人，能像夏衍写《包身工》

那样,将真切的社会现实展示出来。他不仅写作,还深入调研打工群体,曾作为浙江省唯一的来自企业的职工作者参加浙江省法学会举办的论文研讨会,宣读自己获得优秀论文奖的作品;也曾受邀参加国际劳工组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研讨会,上台发表关于青年农民工问题的专题演讲。这些调研与参与,可能也让李明亮在写作打工诗歌、记录时代这些创作行为时,有意或无意更加注重作品所产生的社会价值。

2011年,李明亮离开即将上市的任职企业和作为部门负责人的岗位,和几位志趣相投的同人创办了一家小文化公司,开始为自己打工。李明亮曾说:“我似乎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越是在底层工作、生活,越是苦、累的时候,写的诗歌也越多。”经历这样一个写作周期后,如今的李明亮虽然生活相对安稳,诗作的风格也有不少的转变,诗的触须伸向四面八方更广阔的领域,但他作品中的那种坦诚、真实的质感,一如从前。

五

我偶尔看到2023年4月18日《荊州晚报》“垄上诗荟”诗歌专版,其中有李明亮的组诗《喜欢》,主持人评点:李明亮的诗,极轻极细极近,又从这轻、细和近中透出“重”“大”和“远”来。这个分析字字中的。这里附带喝声彩,当今报纸,愿用诗者不多,出专版者更是凤毛麟角,而《荊州晚报》却能整版整版地出,拓荒精神可嘉。这组诗中的《二姐》,一则新闻似的写了一个不坐公交车而清早摸黑挑担到街上卖藕的事,结尾写了“在夜色里走了十几里小路/她要赶在黎明前/赶在拖拉机和大篷车之前/抵达她的目的地”。于无声处听惊雷,为了抢时间多卖藕,不辞劳苦,直击人心,人物鲜明而生动。

最近,我又见到网上有网名“格命草”的评“全国十大农民诗人”李明亮的诗歌《谁也不能阻挡春天的来临》,赞扬诗中“雷声和闪电/都会认出你我的名字”,带着明显的隐喻,这里的你我,可以代指自然万物。这种较为隐晦的手法,别有滋味,有点游走于先锋与传统之间的味道,仁者见仁,张力较大。这首诗,的确有如格命草所言:

“造成了一种势不可当的感觉,为春天的必然来临定下基调。”诗很短,全引如下:

无论是否要摘下云朵
或者拦截雨水
无论青蒿的嫩芽
是否还埋藏在松软的泥土
无论是否已洗净身体,来到清晨的河边
等待草鶲的叫声
雷声和闪电
都会认出你我的名字

光阴流淌,多少人执意
把黑暗藏匿于夜晚
而上苍总是让群山
交出黎明

又一种伟大的“日出”,结尾轰轰烈烈,好一声“让群山交出黎明”!状春天占领天地之势不可阻遏,令人拍案叫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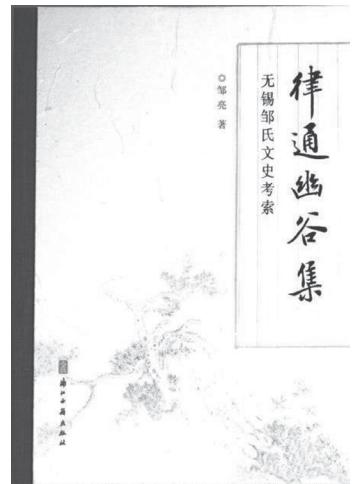
李明亮的诗,往往渗入黎明的底色,温暖而明亮!正如他在旧作《自行车》一诗中所说:“有时我感觉自己就是一辆自行车/为了能走得更远/不得不憋足了气”。

毫不松懈地旋转吧,生活的自行车……向前、向前!■

静听幽谷深处的回响

——读《律通幽谷集》

Article- 潘 城 Pan Cheng



《律通幽谷集》书影

多年前,邹亮兄把他刚发表的《邹氏天台支源流考》一文发我,并说:“偶作考据文章,请兄指正。”我回复:“回归了心灵的田园。”打开文章后惊讶于他对家族史的考据与研究竟是如此精深、专业,更惊讶的是,当我收到《律通幽谷集——无锡邹氏文史考索》这部大作,才明白这位现当代文学专业出身的著名出版人对邹氏家族的发微并非一时之兴,而是在常人看来艰涩、枯燥的领域一往情深。这么多年来让邹亮兄一直倾注心血亦陶醉其中的究竟是怎样一个“律通幽谷”的精神世界呢?答案就在书中。

《律通幽谷集》是一部以无锡邹氏家族为研究主体的文史考据作品。自唐宋以来,无锡邹氏科甲鼎盛、簪缨不绝、代有名人,如

邹实、邹浩、邹柄、邹迪光、邹一桂等,可谓江南世家大族代表。作者对史料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与考辨,通过家乘、地方志、石刻文字、出土实物等一手文献,又兼踏破铁鞋的实地寻访体验,从祖坟地、祖居地、前六世名讳等关键问题入手,钩沉出邹氏家族历代先祖的生平事迹与迁徙脉络,还原了家族成员的仕宦轨迹、文化贡献与社会网络。不仅为家族史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范本,更以微观视角折射出中国传统家族在一个个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命运与张力。

以史证史、以物证史的考据功夫,彰显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阅读书中的文字,平实干净,丝毫没有佶屈聱牙的学究气,也合“律通幽谷”的意境。实证的严谨性与叙



事的文学性并行不悖，以诗意的笔触赋予历史以温度。更见功力的是，作者甄别、考释、去伪存真，厘清误读的细节，揭开历史疑案，勾稽出许多此前未经发覆的家族文献，如宋代邹氏父子碑刻书法与黄庭坚的交游关系、常熟翁同龢翁氏与无锡邹氏原系一脉等等。书名既暗含“循律而探幽”的学术姿态，又指向一种穿透历史迷雾、抵达文化深层的治学精神。作者可谓是一个地方家族史故纸堆中的福尔摩斯，在历史幽谷中探寻文明的根系。

那么这位家族史“福尔摩斯”的“调查艺术”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考据癖”吗？慎终追远，所追寻到的岂止是诗礼簪缨的家世门第，而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赓续。作者并未将家族史局限于人物生平罗列，他通过“文史互证”揭示邹氏家族与地方社会、国家政策的互动关系。《天台守邹柄先生考略》一文，在“靖康耻，犹未雪”的两宋之际，出守天台的邹氏先祖，作风刚耿，注重节操，张扬民族气节，义无反顾地支持李纲抗金，屡遭攀附权奸的谄媚之徒的诬栽。以致这位官至南宋台州知府的邹柄去世时，

左丞相赵鼎上奏说：“柄贫甚，无以归葬！”《常熟洞泾桥邹氏家族碑刻系列考述》一文，作者从十块碑文的整理中清晰地串起了家族七代人的奋斗史。特别从道光至光绪历时三十多年间，正处于清代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之际。邹氏家族却在乱世中，持之以恒、接续努力，建义田、义庄，修家祠，赡族众，振兴宗族的血缘圈。最后一篇《宋代邹氏先祖诗训及后代的精神传承》中更是揭示出历代邹氏先辈通过“心系黎民”“夫富贵不足保，而诗书忠厚之泽可及于无穷”的家训家风，形成可持续的美德体系，薪火相传。由古入今，值得一读的还有本书附录中作者回忆其爷爷、奶奶和父亲的三篇文章，娓娓道来，清新朴茂，感人至深，是亲情散文难得的佳作，也是一个现代家庭对古老邹氏家族鲜活的情感回应。

作者在故纸堆中的点点滴滴、孜孜矻矻是伴随着充沛家国情怀的，从而形成了家国同构的视角与内在叙事。这十一篇文章连同附录的散文，环环相扣、生生不息，透过邹氏家族千百年来对儒家伦理的践行、对地方权力的参与、再到诗训家风的传承，个体生命的记忆——使家族史研究超越了血缘叙事，成为观察传统社会运行机制的门径，也为中国从血脉到文明找到了一条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人文坐标轴。

家国几度春秋？幽谷深处回响。■

青山依旧钟声响

——《钟声》创作谈

Article— 吴洲星 Wu Zhouxing



《钟声》书影

教养院的故事在我心里珍藏了七八年。

1938年初春的上海“孤岛”，满目焦土，遍地战火，宁波籍商人竺梅先目睹大批儿童流离失所的惨状，做出了一个决定：筹建灾童教养院，收容并养育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孩童。战争年代，要迅速建一所既“教”又“养”的灾童教养院谈何容易！竺梅先积极奔走，力邀尚在沪浙地区的社会名流和外籍人士加入，定名“国际灾童教养院”，亲任院长，其夫人徐锦华任副院长，主管院务。灾童人数达600人左右，年龄最小的仅4岁，最大的15岁。

我在报纸上读到这则旧闻时，当年教养院的孩子大多已经过世，只剩下零星的几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其中一位老人登报寻找当年青梅竹马的一个女孩，回忆起当年在教养院里的时光。我被这个故事深深地触动，因为这不仅仅是两个孩子的回忆，更照射出在那个满目疮痍的时代里，战火中人们守望相

助的精神花火。我开始默默收集整理有关教养院的资料，找到竺梅先人为他祖父写的传记，阅读《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史料集》。历史的钟声在我的脑海中反复回响，故事的萌芽也在我的心里悄然生长着，直到有一天，它破土而出。

写作的每一天，我的内心都被一种使命感鼓噪着，我想用儿童视角来书写一段有温度、有力量，也有声音的记忆：孩子们成为孤儿之后的彷徨无助，来到教养院的欣喜，以及他们成长中所必须面临的自我觉醒、克服困境的坚韧不拔；当然，还有竺梅先等人为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跟随小说，我仿佛也变成一个当年的孩子，和教养院的孩子们朝夕相处，感受着山里的四季流转，在教养院学习、生活，经历疟疾、饥饿，甚至死亡，和他们一起欢笑、流泪，热烈而真实地活着。



小说初稿完成后，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去拜访竺梅先生的后人，也就是撰写竺梅先传记的竺士性先生。忘不了那天在上海，下着蒙蒙细雨，风雨中，一个清癯的老人快步朝我走来。他的眉眼和祖父竺梅先有几分相似，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说话不急不缓，语气温和，显示了良好的家风和教养。他带来了先前我寄给他的初稿，是用A4纸打印的，但我再见到它时，它变得厚重了，几乎每一页都有标注，夹着各种标签，有的是车票，有的是病历卡……他温和且有耐心地为我指出不合理的地方，告诉我真实的历史应该是怎样的，甚至连错别字都一一指出来。我要回了这份珍贵的校对过的手稿，感动地想，当年竺梅先生也是用这样的耐心和细心来办教养院，徐锦华女士也是用这样的温柔来教育孩子们的吧？

从上海回来后，我去了一趟奉化，寻找教养院旧址。但我知道我找不到它了，因为它已经永远地沉睡于一座水库之下。青山依旧，万籁俱寂，我在水库边伫立良久，想着当年的孩子们在这里度过的岁月，耳边恍惚听到了他们的琅琅读书声。水库边有一座亭子，是当年的灾童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两位院长盖的，取了两位院长名字中的各一个字，叫梅华亭，亭子里有一块黑色的石碑，记录了教养院的事迹。亭子的琉璃已经剥落，石碑也已破损。

一路上，我的心里都弥漫着一种不可抑制的伤感。离开时，一低头，蓦然发现手腕上多了一块黑色的墨迹，也许是刚才抚摸纪念碑时留下的。我的心里突然涌起难以言说的温暖和感动，就在那一刻，我相信，竺梅先生和他的孩子们穿越时空来和我握手了。

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个怎样的活法？或许千百年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早已写下了答案：“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显然竺梅先生是后者。为救战争灾童于水火，在乱世中给他们一个安稳的家，他不惜散尽家产，直到生命的终结。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当年在教养院生活过的每一个孩子都带着善的种子，如同蒲公英一般散落开来，绵绵生长。

在构思小说时，我迟迟没有想好该用一个什么样的题目。直到有一天，我在翻阅史料集时，看到文字记载，教养院里有一座钟楼，每天孩子们上下课以及作息都靠钟声提醒。我的心里蓦然一亮，在战火连绵的岁月，教养院的钟声是多么难能可贵。钟声消散了枪弹声，抹去了战争的硝烟，安抚了受惊的心灵。“这一刻，鸟儿不叫唤了，林间的松鼠也停下来，驻足聆听。山林散发出更加浓郁的草木气息，重重叠叠，像敞开了双臂将这些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孩子拥在怀里。”

我郑重地在纸上写下：钟声。

在小说的结尾，维持五年的教养院终于面临解散，孩子们不得不离开教养院。下山的时候，教养院的钟声又响起了，仿佛他们第一天到来时，但一切又都不一样了。那不是悲凉的挽歌，而是新生的号角。钟声回响，提醒我们：有些光，不该熄灭；有些声音，必须铭记。■

五毛钱

Article- 吴雨桐 Wu Yutong

北北4岁的时候，楠芳在她宝贝女儿的斜挎包里塞了五毛钱，告诉她：“如果有急事就去小卖部给妈妈打电话，记住了吗？”

“记住了”——北北开心极了，这是她人生第一次拥有支配金钱的权利，她决定尽快体验花钱的滋味。

今天的北北格外期待去幼儿园，出门前，她穿上了最喜欢的一件连衣裙，这是妈妈买给她的一一通体的黑色丝绒，一对雪白的娃娃领被妈妈熨得平整得过分，似乎下一秒就会翘起来。她照了照镜子，急匆匆地跑回房间去翻找什么东西。

“北北，要迟到了，动作快一点！”楠芳边催促北北边找唇线笔，她的完美唇线和背着斜挎包的北北几乎同一时间出现在门厅的空气里——斜挎包怎么能落下呢？它可承载着北北一整天的希望呢。

楠芳双手架起北北的腋窝，北北同时很配合地在空中扎了个马步，屁股就这么结结实实地嵌在了自行车后座椅里——这是爷爷专门去修理铺找老师傅做的，木质的，刷了通体的红漆。刚刷完，北北就吵着要坐上去，爷爷怕油漆呛着北北，趁她不注意藏在了地下室的仓库里。一周之后，在北北已经忘记这件事的时候，爷爷把她抱了上去。北北坐在上面，眼睛笑成了一弯月牙。四岁以前，她从没觉得自己如此安全——座板中间是微微隆起的，

两边凹陷，小脚丫蹬在脚踏板上也不会觉得硌得慌，靠背的弧度让北北觉得全世界都在托举着她。

“楠芳，要不要小红旗？”

“刘姐早啊，给北北吧，我不会单手骑车。”

楼下的大娘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逢人就送小红旗，北北想不通原因。其实她不想要大娘的小红旗，可怎么也架不住人家硬往怀里塞。北北一手护着斜挎包一手捏着小红旗，不敢放松警惕，甚至都不跟着路上的广播一起唱“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了。今天的北北只想坐在属于自己的车座里听楠芳哼哼、她只想快点到幼儿园，等着小朋友发现她的斜挎包。

楠芳家距离北北的幼儿园大约一千五百米，幼儿园距离楠芳的单位大约两千米。如果从地图上看，三个地点连成线，刚好是一个三角形。家、幼儿园、单位，基本构成了楠芳生活的全部，楠芳想不起来这样的好日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毕业以后被分配到电视台工作，然后结婚，再之后就有了北北。楠芳觉得一个好女人就应该这样——她喜欢像三角形一样稳固的生活，她享受被时间推着走、享受按部就班。

“这么漂亮啊北北，像个小公主似的！”幼儿园的王老师每天都在门口迎接她的学生，她的班级里不是公主就是王子。

“王老师，辛苦你了，孩子不听话你就批评她，没关系的！”楠芳丢下一句客套话，回头亲了北北的脸颊，匆匆忙忙地就要离开。

“妈妈！”北北指着自己的眉心站在原地大喊。楠芳边理头发边回头，看懂了北北的示意——从北北读幼儿园起，楠芳每天都要在北北的眉心用口红画一个红点。这下齐活了。

王老师最近特别忙，除了照看她的“王子”和“公主”们，其余的时间基本都是在黑板前、围墙外还有花园里“考察”，还时不时在笔记本上勾画几笔。就在这天，王老师系着围裙，头顶倒扣一个报纸叠的小帆船，煞有介事地搬了个小板凳，两只脚踩在上面开始画板报。之前的“考察”让王老师信心百倍，心里早有一番规划好的江山图景了，她的任务只是把心里的江山眷在黑板上、围墙上这么简单。两个小时过去了，幼儿园里里外外仿佛改天换地，到处都是红色的、巨大的“喜迎 21 世纪”——王老师年纪轻轻的，可是说话却像老干部一样，居高临下、咬文嚼字。她看着自己的杰作，两只手用力地上下拍打，手上的粉笔灰扬得到处都是，对着几个看热闹的“王子”和“公主”们说：“你们这群捣蛋鬼，算是赶上好时候喽！”

大厨在盘点青菜的空当，发现了幼儿园焕然一新，但他心里不是个滋味。他认为，厨房是一个团体的核心，没有厨房相当于没有核心，更不能称作是一个完整的集体。可是园里园外到处都是欢腾的气氛，唯独厨房死气沉沉。他开始满院子找王老师，隔着玻璃，他看见王老师在花园带小孩子做游戏，大厨疾步绕到花园里，等他走到那里，王老师却不见了。再一转头，王老师又出现在了他刚来过的地方，合着两个人在原地打了一个圈。大厨急得额头上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敲了敲窗示意王老师别动——碰面以后两人都紧锁着眉头。王老师责问大厨为什么不看好青菜，几个小孩爬到车斗里打滚去了，弄了一身泥。大厨意识到自己的工作疏漏，立即解开他的九连环眉心说：“数王老师能干，还不是被你的杰作给吸引去了！”王老师看穿了他的虚伪，但也顺势舒展开她的眉心，谁不爱听好话呢。“可是——”大厨从虚伪变得有些谄媚，“是不是把我们厨房落下了？”王老师仿佛被当头打了一棒，她确实没考虑厨房。

北北在幼儿园没什么朋友——准确地说，是没有固定的玩伴。她不记得昨天的积木是跟谁一起搭的，更不记得前天的午觉是挨着谁睡的。但她不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早上来了首先号啕大哭一场，跟他们的爸爸妈妈们上演一出生离死别的戏码。她觉得自己才是世界的中心，无论在哪，她都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做。刚刚吃过楠芳带给她的点心，北北举着小红旗，站在花园的栅栏边眺望隔壁小卖部，朽破的门框中间黑洞洞的，但对于北北来说，它有无限的吸引力。王老师正迅速地思考该怎么回答大厨的问题——拍大腿指了指北北“我正找这孩子呢！”

一分钟的工夫，北北的小红旗到了王老师手上。“刚才就在找这孩子，咱们厨房的餐口怎么能没有小红旗呢！没承想，车斗里的几个熊孩子把我的计划都打乱了，这事弄的，但是——里面就不做繁琐的布置了，你也知道，卫生检查是很严格的，厨房就是幼儿园的门面。”王老师边在前头带路边嘟囔着，她有点心虚，暗自把北北捧到了心尖上，“放这里你觉得合适吗？”王老师眼里放着光问大厨。大厨几乎没动脑子地点头：“好，太好了，这才像样子嘛！”回到厨房的大厨，已经想好午饭的菜单。举起大勺的一瞬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无比神圣，一边肩负一百多个祖国花朵的温饱重任，一边撑着整个幼儿园的门面。想着想着，他胡乱在白大褂两侧擦了擦手，拿起 BB 机给送菜小贩留言：以后的菜务必新鲜，打了农药的不要送。10 分钟后，大厨收到回信：老板，以后有事直接联系我小灵通 6888108。

最先发现北北站在栅栏边发呆的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松绿色格纹棒球衫。说他们的皮肤像牛奶一样白一点都不过分，由于皮肤太白，红彤彤的脸蛋显得格外滑稽。——“要不要一起玩过家家？你演小燕子，我是尔康，他是永琪。”北北答应了，“紫薇是谁？”北北问。“永琪”答：“我们还在找。”最后，双胞胎把目光集中在一个个子很高的女孩子身上。那是王老师的女儿，大班的，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双胞胎貌似跟她很熟络，一句话也没说，一人拉一只手把她牵到北北面前。一场精彩又荒诞的表演就在幼儿园的花园里、栅栏边开始了。

“你们知道怎么才能走进那里吗？”北北伸出食指，

指向栅栏外的“黑洞”问。“你要去那里做什么？”紫薇说，“有钱才能去。”“我有五角钱，如果你们能带我进去，我买来好吃的分给你们。”北北把思忖了很久的策略全盘倾出，她渴望地看着“紫薇”“尔康”和“永琪”。最后还是“永琪”打破了安静的空气：“我和小燕子是一家人，她说什么我都应该支持！紫薇，我们找你妈妈去，不对，是你的额娘。”四个高矮胖瘦的小孩推推搡搡地走到王老师面前，紫薇打头阵，无处安放的左右手最终抓在了一起：“额……额娘。”“什么乱七八糟的，在幼儿园叫我老师。”王老师看着自己的女儿身后拖着三个像极犯了错误的小孩，立刻想起在菜车斗里打滚的学生，刚想出气，发现躲在最后面的竟然是北北，这才缓和下来。原来女儿想去小卖部，嗨，就这么点事儿，搞得像是把她精心绘制的板报弄花了一样。

双胞胎兄弟拉着各自的“格格”，冲进小卖部。老板盯着电视机正入迷，嘴里还嘟嘟囔囔的：“就为人民做了一点该做的事，你瞧他们这没完没了的。”他的眼睛始终没离开屏幕，等意识到有几个小孩一直傻乎乎地站在自己店里却什么都没做的时候，才开口不耐烦地问：“买什么？”“紫薇”作为“采购队长”，壮起了胆子问：“两角钱能买什么？”北北拉了拉“紫薇”的袖口，小声提醒：“是五角。”“紫薇”迅速给北北比了个“嘘”的手势。老板指了指手边的零食盒子：“这里边都是一毛一个的，挑吧。”双胞胎兄弟对视了一眼，分别问各自的“格格”想要什么，“紫薇”挑了两包甘草杏，一包自己留下，另一包塞给了北北。双胞胎兄弟各自拿了一根棒棒糖，一根甜橙口味，一根草莓口味。老板伸出一只手，手心朝上，示意几个小孩付钱——他的眼睛还是没离开电视机。此时的“紫薇”“尔康”和“永琪”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北北，北北顿时意识到，这个神圣的时候终于来了。她学着楠芳的样子，从容地拉开斜挎包的拉链，用两根手指从夹层里夹出一枚金灿灿的五角钱硬币，自信地放在老板的手心上——“5”字朝上。这一刻的北北骄傲极了，她觉得自己的岁数已经配不上自己的行为了。

从小卖部望向幼儿园，北北看见栅栏里的小朋友们跑前跑后，栅栏边的王老师正朝这边看。北北有种无力感，她想知道他们到底在忙些什么、想知道王老师在看什

么，也想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你们跑什么？”老板追了出来，把剩余的一角钱塞到北北手里。几个小孩都愣住了——最后又是“永琪”打破了安静的空气说：“五减四等于一，我们还有钱！”北北毫不犹豫地折返回去，轻车熟路地抓了一根棒棒糖，同时把老板刚刚塞给她的一角钱又还给了他。

北北爸骑着那辆叮叮当当的二八大杠来电视台等楠芳，看见电视台楼下停了几辆崭新的丰田小汽车。正想着什么时候跟楠芳商量买辆小汽车的事的时候，楠芳手挽着台里关系最好的小姐妹许婷，“瞧，你老公又来接你了。”许婷酸溜溜地扔下一句话咯咯地笑了几声跑远了。“孩子都四岁了，也不知道起哄个什么劲！”楠芳红着脸笑盈盈地朝着北北爸说，“我去车棚取车！”

楠芳是台里公认的“台花”，业务能力强、脑子也灵光。北北爸也不差，是电力局人力资源部的副主任，工资月月上交，早晚饭顿顿不落做给楠芳和北北。两个人在一场招聘会上一见如故、一拍即合，婚后第一年就生下了北北。不说是一段佳话吧，起码在邻里之间，他们一家是毋庸置疑的五好家庭。人就是这样，特别是半生不熟的朋友之间，一旦你处处比他好，他总要想方设法找一个出口证明他也不错或者更好。许婷就是这样的人。楠芳没到台里的时候，许婷才是那个公认的“台花”，楠芳一来，许婷的世界突然安静了，她一点也不习惯，但是为了表现出自己并不在意，她决定——打不过就加入。女人间的友谊通常都有一个肤浅的开端，许婷一句“你很有品位”直接让人生地不熟的楠芳把她排在了心里的第一位。在楠芳和许婷的交往中，似乎是许婷一直在衬托楠芳，这让许婷心里别扭，这份别扭越发膨胀，像一个水气球哽在嗓子眼。楠芳当然能感受到微妙的磁场，为了维持能量守恒，楠芳故意把一台重要晚会的主持名额“被动地”让给了许婷，这才消停了一阵子。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共进完一顿平常的晚餐以后，迎来了这一天之中最伟大的环节——家庭茶话会。每天茶话会的话题发起者几乎都是楠芳，北北爸多是在旁边应和或是出出主意，北北通常是坐不住的，但今天的北北一反常态，她几乎是端坐的体态，甚至把两只小手扣在了膝盖上。北北这么做是不想让爸爸妈妈把注意力放在她身

上,可是她哪知道,这反而让她成为了焦点。北北爸和楠芳互相使了个眼色,他们选择先不“打草惊蛇”,睡觉前,北北像往常一样选了一本《故事大王》让楠芳读给她听:“狮子首领漫步在森林里,走着走着,他遇见了一个名叫北北的女孩,她看起来有些紧张,狮子首领轻声问她,你是遇到困难了吗?——北北,你是遇到困难了吗?”楠芳转头看向北北,北北已经睡着了。

公园和马路的交界处停着一辆冰激凌车,只要有小孩子路过,老板就大声吆喝“正宗牛奶冰糕,两毛钱一勺,两毛钱一勺了嘿——”哪个小孩能抵挡得住牛奶冰糕的诱惑呢?没有。北北用尽全身力气,右手攥着爸爸的食指和中指握成了一个肉拳头,拉着他朝冰激凌车前进,小身板跟地面构成了一个60度锐角。楠芳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幕,在这对父女到达之前,她已经等候在那了。“北北,你自己的钱,够买几勺呀?”楠芳把所有的温柔都用在了这句话里,期待自己的宝贝女儿在她眼皮子底下为她想要的东西买单。北北一下子愣住了,60度锐角变成了90度直角。楠芳以为北北把什么都忘了,蹲下来打开北北的斜挎包,夹层里是空的。楠芳也愣住了,她的完美唇线挂在了上扬的肌肉表面,僵持在漂亮的脸蛋上。大概有两秒,楠芳问,“钱呢?”北北说:“花了。”楠芳问:“花哪了?”北北答:“幼儿园旁边的小卖部。”北北爸丝毫没在意妻女的对话,对小贩说:“要5勺。”

楠芳的惊讶程度不亚于第一次见同事穿超短裤上班,她没做过这样的思想准备。听北北讲完整件事情的经过,楠芳一只手搭在北北爸的肩头,一只手捂着胸口,把眉毛拐成了“八”字,哭笑不得地说:“有些能力确实是天生的!”北北不明白什么是“能力”,她只是松了一口气——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皆大欢喜!楠芳很快把自己从惊讶的情绪里抽离出来——这是她最引以为豪的能力。她转念一想,书上说过,财商要从小培养,是时候给北北灌输一些理财的概念了——“以后妈妈每周都给你五毛钱,你可以随意支配,但如果北北能一直攒到五元,妈妈会额外再给你5元当作奖励。”北北听到每周都会有“收入”,已经开心得不得了,哪还有心思计算5+5的事。

北北在幼儿园算是出了名,她的“好朋友”一批接一批,甚至有几个固定的玩伴了。北北的名字在家长圈里

也传开了,有几个年轻的妈妈显然受到了启发,也开始给自己家的小孩“培养财商”。其中就有王老师一个,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每天给女儿两个一毛硬币,“尔康”和“永琪”整天不是跟着“紫薇”就是跟着“小燕子”——跟“紫薇”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一些。一个月过去了,北北把棒棒糖的口味尝了个遍,她突然对那个黑洞洞的空间失去兴趣了,毫无预兆地——她掰着指头算起了5+5的答案。北北的“好朋友”又一批一批地消失了,他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都变成了“紫薇”的朋友——北北才不在意,确切地说,是记不住。

今年台里组织的员工疗养可以带家属,楠芳一家三口早早上单位的大巴车,刚坐下,北北大喊:“紫薇!”这时候的楠芳正在跟大巴外面的许婷招手,被北北这么一喊吓了一大跳。“紫薇”是许婷的外甥女——楠芳今天才知道,但许婷貌似一点也不惊讶的样子,坐在了楠芳一家后面一排。“小燕子”和“紫薇”第一次在幼儿园以外的场所见面,像极了多年未见的老姑舅亲,叽叽喳喳个没完没了。“人家紫薇有你这么胖吗?”许婷打趣自己的外甥女。外甥女说:“宝莲灯你都没看过?”许婷见外甥女没搭茬,紧接着问:“你们家最近是不是伙食不错啊,小紫薇,你的脸蛋都鼓起来了。”外甥女又唱起来了:“春风,扬起你我的离别,夏雨——”“你们家北北好像比上次见也圆了一点啊楠芳。”许婷又把目标转向了楠芳。楠芳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是啊,小孩子长得很快的。”许婷说:“可不是嘛,在幼儿园也有零食吃呢,我们小的时候哪有这个条件,我这个小外甥女每天都要零花钱的,矜贵着呢!”——舒坦了,许婷终于把想说的话说出来了。楠芳回过神来,转过头笑眯眯地对许婷、她的好同事、好姐妹说:“我们怎么比得了呢,他们可是跨世纪的花朵。”

千禧年在北北心里烙下了一朵绚烂的铁花,就是从那年开始,她变得不容易忘记发生过的事了。那年冬天,她第一次坐上四个轮子的小汽车。在幼儿园的新年联欢晚会上,北北第一次站在舞台上,独唱了两首大人才会的歌。过年的时候,因为给了楠芳一份压岁钱被亲戚夸赞了很久——即使才15元。北北没觉得这些有什么特别之处,只知道脑袋里偶尔冒出的模糊的场景都是温吞吞的,温吞吞的碎片拼得出楠芳的脸。■

短期旅人

Article- 子 奴 Zi Nu

古新河位于文晖路与潮王路的那一段，也就是沈塘桥区域，沿河两岸植被如茵，绿叶蔽芾，行走其间，常有植物香气阵阵袭来。个别路段，古树森森虬枝相拥，离披而绿，冬夏常碧春秋扶苏，河水似浓绿丝绸，水面树姿花影辉映。岸上行人，除了河边的原住民，沿街店铺里常有来去的食客，中午，更多了从写字楼里出来觅食及荡马路的人。作为河流的短期旅人，我也乐在其间。

早上我一般会走密渡桥路上班，这个习惯保持了近十年，没有几次是好好地沿古新河行走的。穿过湖墅南路的红绿灯，就能看见隐匿在城市建筑和浓密树荫下的深绿的河水。心里想着，如有闲暇，避开上下班时间，定当好好地彳亍一番。

犹记第一次沿古新河走，是为了走近道赶时间。沿河岸匆匆走完一段，就被车流拥

挤的文晖路横断，从这里开始，我以竞走的速度赶到单位，还刚刚不至于太迟。常听人家说美国姑娘穿高跟鞋走路比我们跑得还快，电影《穿 PRADA 的恶魔》更是把这种快用蒙太奇镜头演绎到了极致。安迪不就是穿着高跟鞋每天赶在米兰达来办公室之前绕过三条街为她买到一杯放到桌前还冒着热气的咖啡吗？我穿的是平跟的单鞋，没有快步如飞，双脚也近于同时离地了。减肥人士曾说快走是最好的减小肚腩方式，果然戳中要害，可我何止是减了肚腩，常常肚子也咕咕叫起来，甚至有饥肠辘辘之感。可幸的是，我的疾走里夹杂了徒步云端的慢。

寻一个日子沿河慢行，从湖墅南路和文晖路的十字路口过人行道，从星都宾馆前门走到半道红桥转弯。时间允许，我还且行且停，足够留观风景，在绰绰有余里拾掇起一季



的掠影，以填补我上下班直线距离的苍白空间。河岸之外，或是商业闹市，或是川流马路，河岸之内石板路、巷子与水墨画围墙，间有木长廊、亭子。你置身于纵横交错般的格局中，恐要疑心这不是人为的天设，倒是自然的做作，很让行走河岸的你，想尽快抓住一点人间境像得以证明自己确实不是处在梦境。我多走几步，真的就出现这样一方处所。就在两幢单元楼之间，一条通向河岸的小路上，竹木椅子排开，一列菜，几堆人，男的靠石栏边点燃一支香烟，女的坐小椅子上摘菜，走过那堆了一地豆荚壳的路段，于我这样的初访者不免还观察了几秒钟。这些绿色的包裹物，被取走了心，仍张着嗷嗷待哺的嘴，仿佛要把碎语与欢言纳入其中，豆荚奉献清甜的餐品，人类提供几碟轶事与旧闻，这多么像一场平等而矜持的交易。偶有一声鸟叫从枝丫间传来，惊了天地惊了我却惊不了悠谈的他们。这样的早晨，于他们并未与平日有二，倒是让我得了一份惊喜。我仿若踏露而来，获宝物而去的行者。

我也像安迪，供职于杂志社，在路上也是赶的状态。不同的是，我不需要有安迪那么快节奏、快行程的生活，她供职的时尚杂志，对服饰的要求甚高，非穿高跟鞋不可，且在魔鬼主编米兰达的强势管理下，时间是要一秒当作一天来用的。我很庆幸有这样一段可快步流星可一步三回头的短暂时光，填满光阴深处我的自然记忆。好多

次，我想学三毛，光着脚走路，平跟的单鞋怕是要诋毁我的不知深浅，也不知我为了什么。再深一层的意义，三毛光脚走路，脚趾间流出的是西属撒哈拉如时光般倾泄的沙子，而我，就奉上几粒桂花香瓣的城市味道吧。

杭州，秋最好，天气的好，更是让人挪不开步。十月金秋，正是桂花的季节。或许九月末，我就能与桂花树劈面相逢。办公楼下的那一排行道树，经常是周末的冷空气袭击，周一就能遇见它们绿得发灰的清冷绰姿，促就绿枝间许多小黄点点，还未等我细细瞅上一瞅，吹过来的冷风里定夹杂着一股熟悉的味道，我使劲闻，使劲嗅，再深深地吸一口气，更不怕被冷风呛到。真的，真的是桂花呢！桂花开了，秋就是真的秋了，而我想起这些桂花，有日光沐浴，与清风相伴，最后吻住大地不出声，简直是花中仙子，人间精灵。虽终不免为落花，却没有凋落之无奈，虽凋零，却未见零落之凄切。每次我路过一棵桂花树，都能感到有粒粒花朵掉入我的头发上，如我走得快，花朵会掉到了地上。因树多，落花多，掉了又掉，复又掉到地上，风很大时，竟然一路上像是走在挂了桂花帘子铺了桂花地毯的长廊。那么多小小的花儿，从树上落到我的头上，复又掉到了地上，我踩在花朵点缀的地毯上，竟有些幼童玩跳皮筋般冲动地蹦跳起来。我怕踩着它们，又全不能不与它们接触，这些馨香玲珑的精致小花朵们，沁着甜丝丝的香气，触发了我内心深处的一个自然之谜。它们席地而待，这人间，最最朴素的落坐，恰是最接近内心的安憩。而此时，我这样想着念着这样的安憩。遥等今年的第一丛桂花。

古新河在这一段上仿佛是没有船的，那天我却遇上了。“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客心”一片红叶，遗世独立般飘浮于水面，随着水流，我竟以为是一条顽皮的小鱼在水面佯装漂游吐泡泡。正要取笑自己眼拙，对岸的幼儿园里突然响起老师的讲话声，“小朋友们，我们明天要去秋游哦！”“好啊！”“哈哈哈哈！”接着，是童声合唱的童谣。这声音通过扩音器，在河水里，竟有群山环抱之中的回环契阔之韵，环顾四围，是密匝的垂柳，如铜墙铁壁般困住了城市的嚣响，才有身处山谷之真。偶得的童言，无忌得让清晨的阳光明媚灿烂，我因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惊喜更认定自己不但眼拙而且耳也不聪起来。还好鱼的记忆只

有七秒,它应该不会取笑我的木讷。瞬间五感通透的感觉就像随水而去的叶子,载着的全是清丽与浩然的空灵之声。

行走古新河边,常常有近距离从身边跃起一起飞向对岸树上的鱼鹰,哗啦一声,就双双躲藏进了树枝的浓荫里。不安分的鱼有时从水里一个翻身将平静的河面搅动一翻,更有时,躲藏在树上的鱼鹰直接飞入水中抓起一条大鱼就囫囵入肚,抑或将鱼儿叼着飞进灌木丛。除了鱼鹰还有白鹭。它们忽而轻盈地在两岸间飞,或者随着河的走向长飞一段,有时候一只,有时候三两只,多的时候一排,白色的灵动的身影点缀绿树夹杂红花的人行道,多么生动的河岸。当然人多时见不到它们成群结队的样子。有一次午间刚下过雨,走路的人都被赶走了,只我一人慢踱。五只白鹭,并排站在五块石板上,凝神眺望河水,走近看,还有一只鸽子和一只黑白相间的鹁鸽。雨后的世界,异常清新,遇见这几只小生灵,不禁喜上眉梢,多站了一会儿。没想到它们根本不怕我,一只顾自用嘴啄着身上、翅膀上,清理羽毛;一只雕像般静止着,仰头远眺,像冥想的瑜伽高手;还有的单腿站立、闭目养神。鱼鹰、白鹭、鹁鸽以及更多的飞禽,栖息于古新河,它们最有资格成为河流真正的主人吧。

古新河属城中河,两边多小区,河边多垂钓的老者,清早有,傍晚有,中午烈日下的树荫里也能瞧见他们的身影。而附近写字楼里的上班族,常常在中午,三个一堆,五个一排,组成饭后走路的小分队,走过来又走过去的当儿,就消失在了熟悉的路线里。而我喜欢这样独自行走踱步,在时光里沿着城市的路理,慢慢地一次次认识古新河的文踪,竟然也偶遇过能代入时光的难忘之人。那次过文晖中学的小巷子时,走上一座桥,平时没注意桥名,仔细辨认下是沈塘弄桥,想到常常看到的沈塘桥弄路牌,左右视之,弄是沈塘桥弄,桥称沈塘弄桥,对于这样的新发现,是否隐藏着一种冥冥之中的巧妙。更可喜的是,附近的一片绿草地,浓淡夹杂的绿茵之上,偶遇的一位老媪,正执帚打扫绿化带上层堆的落叶。她齐耳的短发,身系围裙,脚步蹒跚。后来多次看到过她的身影,有一次她停止扫这个动作的时候,弯着腰走路。我小时候,看到过这样走路的人。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里人一直叫他



们驼背佬。如果上下两村有两个以上这样的人,就加上姓氏,以王驼背、李驼背称之。村里要来马戏团了,照例,吃晚饭前会有人上门讨食。而早就得到村长口信的女主人定会多煮上几罐米,这一次轮到隔壁外婆家。上门来讨食的人带着一个小孩,女主人对着他凝视许久,差点要说出来什么,等他们走后,她才与外祖母说,那个小孩子就是在表演马戏时无腿的那一个,因为她昨天晚上去看马戏了。外祖母性善,从不多话,平时也总是笑靥缤纷的样子。她说,人真奇怪,你说上村的李驼背,平时一副驼背走路的样子,只要一到农忙季节,担上百来斤重的谷子,脊背挺直和扁担成九十度,和正常人一模一样。这个表演马戏时无腿的小孩,会不会也有这样的身体。马戏是一种地方小戏。类似像吉普赛人一样流浪为生,整团迁移的马戏团,曾是生活的一部分。当儿孙辈的人从城郊迁移到城里,落单的老人们也逐渐出现在各个小区里。在村子里弯腰走路的人,已是生活习惯的存在,在城市的小区里见到,当是很突然。我荡马路到河边,常常能看到她。她不弯腰,蹒跚地走,在草上缓缓移动扫帚,像用梳子按摩一般,一边梳一边推落叶,扫成小山一堆,推成小垄一条。我甚至有点庆幸邂逅她,一个用秋风一样清扫落叶、修剪草坪的人,而她,专注地做着推扫的动作,一定不会注意我。直到有一天,她多了一个同伴。那个他,身着保洁制服,扫帚簸箕移动垃圾筒,样样齐全,动作利落,

完成了庄严的使命似的推着垃圾筒迅速撤离。他走了之后,她留在原地,一片一片又一片,拾缀起落单的叶子。她这样慢慢地走着,完全跟不上保洁员的脚步,而此时,她弓背,以九十度的弯腰姿势走路。最后,仍然有一部分她捡拾的落叶装在她自己的簸箕里。

在三月里,到古新河边荡马路,最好看的是树。远远地望去,大树之中绽开一片白、一丛粉。走到近处仰头,是两棵树相依着如华盖凌驾于我头顶,我抬眼的刹那,林间漏日光,疏疏如雪白,好一片热闹景象。这是樱花,枝干上无数堆叠的白色花朵儿,五六七八朵一个一个叶序分布着,点缀在长长的枝丫上,呈放射状向天空招展,拿出手机拍摄,树离我越来越远,这些叶序迷糊成一片,最后变成淡淡的水烟,蔓延在咖啡色、褐色的枝干上,水墨江南就若隐若现了,古新河处处彰显江南的味道,哪怕在高楼逼仄的闹市区。一棵棵树越来越明显的身段,越来越繁密的花香,怂恿着春,大片大片地来临,而古新河,本就蕴含着让人遐想的水墨翩跹。

下雨的时候,我也会舍弃了古新河,一路乘地铁直接到单位楼下,特别是为躲避冬的那点冷,我那舍弃与所得的天平怕是要失衡?而二、三月的杭州,雨是不请自来的。也许从下午开始天就呈青灰色。稍时,雨来,办公桌靠窗,我聆听雨,至晚欲归。莫干山路没有绕来绕去的小心思,径直的路线就可遁入黑夜。沈塘桥路上,地面积起多处水洼,跳过浅滩的小水洼,抵达古新河路,躲开店铺林立的干饭人区域,躲开人潮汹涌,而我自有涌动的澎湃心潮。雨溅湿我鞋子,我没有准备回赠,哪怕无情的唏嘘,步伐坚定之下,小小一方伞下的天空,独自徜徉的世界,空气是甜的,清冽的风,在这个安逸得满溢热可可香气的日子,四处乱窜,街道不再向行人献媚,它原谅了风,它原谅了雨,而我早就实现了这个愿望。

这是六月的午间,十二点,阳光伴着浓绿,大地和草木的气息中,沿绿化带走,风还带着槐花吹,落进我发间,我循着这渐将消失的香气一直走到潮王路,仰头遇见一棵满目琳琅的树,树枝绿叶间挂满一串串淡绿色的穗状果子。这珠宝一样的一串串果子,圆圆的果实两边分别长出了一对翅膀,翠色珠宝一样堆成的穗状事件,可是曾经当过玩具的?驻足细看,正是我们小时候称作元宝

的一种树的果实。燥热的夏日,午睡隐藏掉了大人们,在阒寂无人的街巷里,我们每人手里拿上一串,一颗颗摘下来贴脑门上扮观音娘娘扮二郎神,伴奏的是“吱——吱——”的知了声,还有年岁小一些,摘不到元宝而眼泪涟涟又不肯离去的小跟屁虫们的哇哇叫喊声。元宝贴在脑门上的时间很短,需不停重新摘一颗贴上,掉了又贴,一串很快就会用完。而树上的元宝竟永远摘不完似的。从淡绿到深绿,直到秋风袭来,元宝们也慢慢变老变黄,越来越像真的元宝,一串串的,突然左边一个豁口右边又一个豁口,最后,统统奔入土地,成为明年的大树之肥,亦惠及野草杂花。多年来一直喊它元宝树,殊不知竟是果如其名,是真的元宝呢。这种高大树种,常常是村口、古迹、院落中的一景。犹记得龙门古镇老街上也有一棵,仿佛插满步摇的古人端庄而雍容,高高的身架根植于小河边一座三层餐馆边,坐在二楼的窗口用餐仍需仰头才能看到树巅。识树牌得知,元宝树还有个好听的名字——拉丁学名:枫杨。站在枫杨下太久,一晃神时间匆匆,我忙转身往回,顾自疾走,从古新路直接弯进河岸游步道,突然哗啦啦——一群白鹭约好似的惊飞,我驻足,数了又数,好像有十几只,它们排成一字飞向天空,盘旋了一番,又向河岸飞来。刚才,是它们偷偷站在我童年的豁口吗?面对古新河的主人,我荣幸地向它们行着注目礼,我喜欢这样的告别仪式。■

东方有个刘文西

Article- 丹 虹 Dan Hong

前不久,看到刘文西雕像揭幕仪式视频,敦厚的身影,衣冠草草,一身土气,与心目中的形象相合。因为之前我们刚好去过嵊州长乐镇的水竹村,刘文西美术馆就坐落在那里。

远望群山如龙脊逶迤,俯看山脚一条玉带似的溪流环村而绕。进入村子,但见风帘翠幕,水声泠泠,顿感清朗之气沁人肺腑。浏览村文化礼堂,得知早在宋朝时,就有移民择水而居,初具水竹村雏形。现在有刘氏村民千人,系汉高祖刘邦后裔。小村落走出了不少专家学者,其中西安美院两任院长刘蒙天、刘文西都是水竹人。

村中有一棵引人瞩目的古香樟,开枝散叶,参天蓬勃。想起民间俗信树大出人物,其实这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地杰人灵有着类似的文化认知与自然逻辑。刘文西的故居就在大树的侧边。那天,陪同我们前往的是与其家族渊源颇深的高老师夫妇,沿途听他们说着画家一些创作与生活的轶事,印象最深的是其勤奋。

—

刘文西故居是一幢两层明清建筑样式的院落,黑瓦白墙从外面看感觉蛮新,内里却仍保持着江南民居老宅朴素的样貌。浏览厅堂两边挂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刘文西的照片,以及那些对其评价与题赠的字画,虽装裱简单,可分量之重犹如熔金铸鼎。启功曾在观看刘文西画展后,写下“五体投地”,这四字着实如雷般把我给震了一下。

“刘文西旧居”五个大字的匾额与中堂对联:“生於灵秀东南地;刮起豪雄西北风”,由浙江省文化厅原厅长、浙江省文联原副主席钱法成题写。中间是刘文西题为《同欢共乐》的画,延安窑洞背景,毛泽东和老百姓欢聚一起的节日喜庆场面。下面搁着他的两幅代表作:《黄土地的老人》《祖孙四代》,以粗犷而又细腻的笔墨,塑造出陕北人民独特的生活质感与精神风貌。看着画,眼前就浮现出沟壑苍茫的黄土丘陵,伴随着信天游画外音,沉郁而又高亢。

我目光转到刘文西的一幅书法:“惟坚韧者,能遂其志。”字似其人,似其人生,敦厚扎实,心之所向素履以往。书画同源,其黄土画派雄浑朴拙的金石气可谓发挥淋漓,而笔画粗细之对比,飞白灵动之潇洒,不免让人联想起江南山水对他的滋养,故乡嵊州是“书圣”王羲之翰墨流芳之地,加上在西子湖畔浙江美院的专业熏陶,吸取天地人文精华是方家本能。全国美术家协会原主席吴作人对刘文西有着总结性的评价:“半生青山,半生黄土,艺为人民,传神阿堵。”

走进去年6月开馆的刘文西美术馆,首先入眼帘的是第五套人民币上的毛泽东画像,以及作者的创作照片。我们笑说,自古至今若论画作流通之广,刘文西堪称中国之最。5元、10元、50元、100元,老百姓都经手过。然而,相比惟妙惟肖领袖像,刘文西画得更多的是广大劳动人民。他扎根土地面向人民,最后创作的毛泽东像被印在人民币上成为人民看得最多的画。我不由得揣测这独特作品的因素,是否有着普遍存在的秩序性,就好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右拐,进展厅处的聚光灯下,“艺术为人民”的宗旨金光闪闪,这是指引刘文西艺术道路的航标,他一生为之践行。

爱画画是先天禀赋,哪怕出生在偏僻山乡,没有颜料他也会设法将不同色彩的瓦片磨碎,把鲜艳芬芳的野花碾烂,这就成了童年刘文西初学美术的底色。他将戏中看来的关公、包公形象用粉笔画在家里的板壁上,村子那些有特点的老人和小孩,也是他描绘的对象。上小学时,他开始临摹《芥子园画谱》和《水浒》《三国演义》中的人物,画同窗的小伙伴。

1949年开国典礼,全具开庆祝大会,台上悬挂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像就是他画的。那时刘文西还在读中学,当第一次听美术老师讲到世界大画家达·芬奇(也有译作达文西),他心想:“我俩名字都一样,人家能成为画家,我为什么不能?”

次年,他由二舅钱孝衡引领来到上海,有幸得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赏识推荐,进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美术。学校倡导教学与生活结合,为社会服务。正是在那里他听王琦老师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艺术为人民”成了他的信念。

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刘文西的人物画被视作高峰,这与他后来考入浙江美术学院国画专业,接受五年系统性绘画艺术教育分不开。这期间也正是后来在美术界极具影响力的“浙派人物画”形成时期,李震坚、方增先、周昌谷、顾生岳、宋忠元,这五位创始人都教过他。老师们反映时代气象的作品不仅推进了中国画的发展,也启迪着刘文西的审美,他兼收并蓄,将中国画的传神写意与西方绘画科学的精准造型融会贯通,追求独特的个人风格。

我们在美术馆一楼展厅看到刘文西那些描绘家乡山村、小河、花草树木的画,其墨韵也可见创新笔意,敷色斑斓独具匠心。

如果说在育才学校所听到的《讲话》奠定了他艺术为什么的价值观,那浙江美院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教学理念促使他知行合一。这期间刘文西随老师和同学们前往山西永济,为即将搬迁的永乐宫进行壁画临摹。

从“半生青山”到“半生黄土”的命运转折,是美院的毕业实习。他怀着朝圣般的心情第一次来到延安,看到了宝塔山、窑洞、黄土高原。那里是华夏文明肇始之地,

是炎黄子孙的精神象征。那里天地辽阔,人民勤劳坚韧,他感受到了有别于南方的雄伟之美。

那天,他在延河畔写生,看到一位老汉赶着羊群过来,那黝黑的脸庞、白色胡子以及粗糙的大手,就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他边速写边想起深入生活时听到的毛主席住在杨家岭时,傍晚也经常到延河边散步,与当地老百姓拉话。于是,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刘文西将联想的情景画成了《毛主席和牧羊人》。主席微笑的神情及指尖上燃着的烟,牧羊老人乐呵呵朴实的样子,神韵很生动。当这幅国画系毕业作品出现在美院展厅时,潘天寿不禁亲自为其题写画名《延安之晨》及长跋。作为美院领导的潘天寿虽然为刘文西和同学们上书法和花鸟课,但给予这样的“待遇”也罕见。

后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幅作品,毛主席看到后说:“文西画我很像,他是一位青年画家。”

二

毕业后,他来到西安美术学院工作。这个曾经先祖刘帮迁移至此的古都,似乎与他有着天生的血缘关系,刘文西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生活。他教学之余去陕北采风,跑乡村,住农家,睡炕头,与大家一起过大年,写对联、贴窗花,看扭秧歌、打腰鼓、转九曲,从中他悟出一个道理:你要创作吗?到人民中去!你要激情吗?到人民中去!他们会告诉你怎样创作,告诉你路该怎样走。

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画家,歌颂光明,歌颂美好,积极乐观,是特定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他内心对艺术理想的追求。刘文西开启了以人民生活、革命历史和黄土地为题材的绘画生涯。《解放区的天》《东方》等画都是经典之作。

他很认同路遥说的话:吃大苦出大作,吃小苦出小作,不吃苦,没有作品。在刘文西的故居中,我看到一些文字报道,记录了他艰苦的创作生活。有一次,他到志丹县收集《刘志丹与赤卫队》创作资料,因疲劳过度,差点被木炭熏死。为了画《佳城东望》一组速写,他冒着零下20多℃的严寒,在黄河岸边的悬崖上写生,直到手被冻得失去知觉。在深入生活的途中,他曾从马背上跌落在土壕里,曾从崖坡上滑倒在沟壑中……乡亲们说:老刘画

画着了魔，天一明就起来画，太阳落山才回窝，不吃中饭是常事。

他积累了上万幅陕北生活的速写，画了数千个陕北人的形象。看着他画的《沟里人》，被三位老农负重前行的刚毅神情所打动。难怪文怀沙曾评价道：西方有个达·芬奇，东方有个刘文西，达·芬奇当时将解剖学引入美术，追求造型的准确。我之所以将刘文西的画比之达·芬奇，就是指刘文西作品造型的准确。

而要做到造型准确，谈何容易？对此刘文西有篇文章《熟悉人 严造型 讲笔墨》，其中就谈到造型问题，他说：笔墨写真，真就是要写实，有真实感、生活味和时代气息。人物写生首先应该忠实描绘对象，要求作者必须掌握准确的造型能力。如果忽视人物形象准确具体的描写，就不可能充分表达人物的性格。写意人物画，主要靠提炼的笔墨去塑造人物。但作者对人物的认识要通过具体才能到概括，对人物的描写越具体深入就越有把握用笔墨去概括和提炼。

生动的艺术效果，除了有深厚的素描和笔墨功底外，还得深入生活熟悉人物。有的人他一画就是半辈子，延安二十里铺的阮明，在她5岁时开始就画她，隔五年十载的又画她，直画到她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毛主席和牧羊人》中后面站的那位年轻人名叫景聚才，他是刘文西在杨家岭最早结识的，直到变成皱纹深刻的陕北老汉，他们仍然情同手足。那天美术馆馆长、刘文西侄女刘强音在讲解中，给我们看了今年春天她去延安采风时与景聚才的合照，老人已85岁，如今他儿子个人出资在延安搞了一个刘文西艺术馆。

那里人早已把他当作老乡。刘文西的妻子陈光健也在西安美院任教，夫妇俩是上海育才学校的同窗，后又同时考进浙江美术学院，因学业出色毕业被留校任教。可当时刘文西却一心向北，她原以为大西北艰苦也许能改变他主意，何况当时浙江美院是全国一流美术院校，校方很希望刘文西调回浙江。谁知他一往情深，于是陈光健也只能调到西安。从此，他们就以培养西北美术人才和描绘黄土地的风土人情为己任。结婚生子，刘文西给儿子取名叫刘丹，给女儿取名叫刘山花，全家整个儿就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陕北味。

在刘文西美术馆二楼的硕大玻璃墙内，层层叠叠悬

挂着以他速写为元素创制的《万张速写》。他把平时累积的素材称之为“银行库存”，说只有大量速写，库存才能丰富，才能创造出感人的作品，而这就要把看到的感受到的记录下来，多画小草图，构思就会渐渐成熟。刘文西随时随地珍惜自己的艺术实践，即使美协派他去澳大利亚考察，他也停不下笔，面对异国建筑风貌与情调，画了三百多张城市风景作品。哪怕在特殊岁月里，自己画画不自由了，还是告诫学生：要勤勤恳恳扎实实地到生活中去画。他对当时空喊口号不干事的风气感到愤然，说：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

后期，他心心念念要画长卷。他从永乐宫、敦煌壁画中吸取精髓，气势磅礴的壁画艺术拓展了他驾驭宏大场面的表现力。看了秦俑后，刘文西又说：古代尚有这样气派的东西，我们更应该搞出反映伟大时代精神的宏伟作品。可时间不够，他很着急，说有数不尽的陕北人形象还活跃在我脑海里。然而当时行政职务也占去了时间，因为他是西安美院院长，又是延安市副市长。而且，身受“名人之累”，向他求画、求字者不断，每年光应酬画要画近千张。他希望能减轻自己的各种社会负担，集中精力创作出让人民和自己都比较满意的作品。

苦心人，天不负。历时十余年，2017年，刘文西以八旬高龄完成了百米长卷《黄土地的主人》，这是他晚年集大成之作，由13部分组成，高2米多，全面反映了陕北的风土人情。画面恢宏如史诗般壮丽，众多形象纤毫毕现，呼之欲出。那是他大半生的累积，在美术馆我细看其中的《苹果之乡》，在题目边上，刘文西写道：“近年来我们黄土画派采风到陕北，看到了洛川、富县、延川等县的苹果在秋收季节硕果累累，感受很深，收集了不少资料，现画之。”落款时间是2015年5月。

华君武曾评价说：“刘文西同志在创造中国人物画上是杰出的，有功绩的。他画的陕北老乡、男女老少，真是栩栩如生，他创作的革命领袖形象可谓形神兼备，我说当今中国画坛，刘家风格已经形成。我和文西相识多年，他的甘苦、长短也略知一二，我说的这些话，也是在长期中认识的，非时下那种胡捧乱吹的肉麻话。”

这位苦行僧般的画家，在完成心愿后，于2019年离世了。刘文西曾说，一二百年后，人们看我的画，可以知道这个历史阶段，这片黄土地上人们的精神与风貌。■

充满文学的母亲

Article- 陈仲明 Chen Zhongming

很久以前,在一本小说杂志上的创作谈里,读到一句话,大意是,对于母亲,除了讴歌,就是沉默不语。二哥年轻时总跟我争论,他经受母亲的“家法”比我多,对母亲的“不公”颇有微词。我几次想跟他说这句话,最后还是忍住了。跟一个理工男说小说杂志里的话,并非明智之举。

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上了年纪,母亲终究归为一个文学性的话题。

—

打小,我就觉得母亲与二婶是两个类型的。二婶做事大大咧咧风风火火,母亲则细致到有点固执。每到稻子收割季节,二婶她

们有个妇女突击队,敢跟男人们包活干、比进度,真正的“女子汉”。母亲则奔走在晒谷场上,她的身体下不了田。虽然二婶不比母亲可以多照顾些家里,但工分比母亲高,有时无意中会流露出一种自得,但她并非要挑衅母亲。母亲也不反击,她要等到年底。有一件事,母亲知道二婶又得来找自己,那时,免不了来会儿嘴仗,但她又不会拒绝二婶的请求,更不会惜力或留一手。这一年,她们之间算是扯平了。

二婶找母亲,是请她给裹粽子。我们村里,过端午不怎么看重,但过年了,家家户户都会裹些个粽子。其实何止是二婶找她,我们那个三四十户的小自然村(其实就是一个生产队),至少有一半人家的粽子,都是经了母亲的手的。那些人家准备好了糯米、粽叶、馅料,就跑到我家里,问母亲什么时候有空,

敲定了时间才会浸米。毕竟，这是筹备年节的大事之一。

裹粽子是母亲的绝活。不是说我们村里别的女人都不会，而是经过比较鉴别，大家都认为我母亲裹的粽子最好吃。我仔细观察过，母亲并没有什么祖传的秘诀、独创的技艺，折叶、加米、添馅，她能做的，别的女人也都能做。区别在于“裹”字上。在倒腾出粽子的雏形后，用线扎，有人好似绕线团，很松垮，母亲在绕第一圈的时候就在发力了，裹进去的糯米与粽叶之间发出“嘎嘎”的摩擦声，光靠最后抽一把肯定是不够的。因此，母亲对扎线的要求很高，她不喜欢商店里买的棉线，说那是小孩子办家家用的，她喜欢用苎麻。而那最后一把，母亲更是用尽全力，用牙咬住苎麻的一段，左手托着粽子，右手则使劲地勒，直至粽子表面起起伏伏的——所以，有人把衣服穿紧了比喻为“裹得像个粽子”，是很传神，很得其精髓的；而一些人写文章，把制作粽子用“包”来描述，根本就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还有，就是母亲对火候的把控。裹成的粽子下了锅，按理没母亲什么事了，但她习惯看看这户人家备下的柴火，然后下死命令一般交代：锅里水干了你就加，不烧到什么时候不要停下来！到了那个点，你还得让灶膛里有余火！母亲有口头禅曰：粽子一靠煮，二靠焐。煮时火力不足，容易夹生；焐时功夫不深，韧性就不足了。

二

知道了我母亲这一手绝活，再说第二个，就容易理解了，因为都是一个理——踏踏实实，步步惊心，既得慎始如终，又得慎终如始，那就是纳鞋底。母亲从来不说“纳”，而说“砌”，想想，也对！砌鞋底，一针一针，要看针脚是否匀称；一圈一圈，要看运势是否稳健。一开始，用套在指上的“顶针”一抵，针就过去了，完了半个鞋底，中间部分真正成了“硬骨头”，要用钻子钻，要用钳子拔，这个时候，针是很容易断的，一不小心就会伤了手——这很像石匠师傅砌墙，砌得越高，难度越大，每砌一块石头都要付出



极大的努力。砌鞋底，真的是一个艰巨的工程！

不是我的家人喜欢穿布鞋，实在是穿布鞋的成本最轻——当然，这里面，没把母亲的艰辛计算进去。不过，母亲比一般人更多的付出，一旦鞋穿在脚上，优势就马上体现出来了，耐磨不说，踩在地上，能发出“咯咯”的声音！

也有真喜欢穿布鞋的。曾经，镇上最有名的裁缝满朵师傅，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母亲的这手绝活，托人找母亲无论如何给砌一双鞋底。被这么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恳求”，这一直是我小时候暗藏在心的一份骄傲。

不管是裹粽子，还是砌鞋底，都是累人的活。母亲要操持这个家，常常只能在晚上做些活。那个时候，停电是很频繁的事，她就在油灯下紧赶慢赶。有时候，会暗暗责怪母亲为何不推辞。

其实，她心里肯定在算另外一本账。

都说家国同构，家也需要“外交”。男人之间，总是用酒肉开路，不着边际，即便一个男人精于算计，也不意味着能左右逢源顺风顺水，相反，很可能被视为临时抱佛脚。女人呢，相互之间虽会有口角，但最终是务实落实的，欠下的人情要还，眼看变得生疏的关系需要润滑，没别的资源，就用手中之活。同样过的紧日子，相互帮一把，惦记一辈子。相比之下，女人践行着的，才是一个家庭真正的“责任外交”。

三

母亲说话,从来都是点到为止,都是多烦心事,哪容磨磨叽叽?唯独对我们兄弟三人读书的事,那狠劲就像她裹粽子、砌鞋底一样,没有放松的时候。

十年前,镇上的医院给母亲下了“病危通知”,我们不甘心,送她到市医院。医生给安了个起搏器,后来又装了几个支架。这些年来,母亲可谓颐养天年,过着她这辈子最舒心的日子。不过,那次手术前,母亲心里也没底,还是给我们兄弟仨聊起“后事”来。这还不够,见大哥出去,便吩咐二哥和我,我不在了,你们要照顾大哥。

大哥其实挺会读书的,可他偏偏遇上了没有高考的年代,年轻气盛,就想着闯荡江湖。一圈下来,大哥还是跟我父亲一样,成了农民,只不过,父亲是实打实的农民,大哥这个农民是失了土的。

大哥的这个转折,也是整个村的转折。过去的农田,变成了工业园区;过去想做个工人比登天还难,现在家门口就可打工,还有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大哥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可母亲不这样想。她讲不出理由,就是不安。还真别说,大哥的孩子已经在城里安了家,那些跟大哥一样的,他们的孩子呢?他们还是农民吗?如果是,土地呢?如果不是……

二哥后来考上了省农大,那简直就是全村的大喜事,大家都送了贺礼,可他却哭鼻子了。族中有位长辈说了句,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却是个种田的大学。就像我们兄弟在外面吵架了,母亲从来不会去责问小伙伴的过错,拉过来就用竹梢把我们抽一顿,那天,她训斥二哥道:哭什么?大学就是大学,做人靠自己的。

这样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大概也只有我们兄弟能懂。

种田的学问确实没让二哥有什么发挥,但如今以副高职称退休,完全可以衣食无忧的,却犯了个“错”,成了母亲的心结。近些年他自学中医,信奉“千金难买老来瘦”,这让母亲怀疑他的身体出了问题。端午那天,我才进门,她就问我,你去看老二了吗?我脱口而出,他好好

的,看什么?母亲说,他这么瘦……偶尔,母亲有时候脑子会发糊,还闹过笑话。去年一天,母亲突然跟大哥说,老二在杭州住院,你们终归兄弟一场,要去看一看的。大哥二话不说跑到杭州……

磐石之心,也有个软处。

二哥不服,反驳道,我每次来,她问的都是你。

母亲不是那种满嘴亲昵话语的人,也不会因为有段时间不见面了就问这问那。她进食少,吃得比我快,然后就坐在那里。只要我扒完碗里最后一口饭,她第一时间就问,我给你再去盛点?母子聊天,也多是我问一句,她答一句,可当我起身要走,她却说,这么快走了?

再朴素的言词,也不打亲情的折扣。

早些年,单位搞福利,发了一盒本地产的毛巾,顺手给母亲带去。过了几天,母亲托二嫂带话,别人的东西不要去拿。也难怪,她一辈子哪有买过整盒的毛巾。妻子初到我家,就奇怪母亲的毛巾都用成“丝瓜筋”了。后来又发现,她的毛巾不是用破的,而是洗破的,又是搓又是捶又是汰,哪有这么脏,得用这样子洗。

这就是我说“母亲终是文学的”这话的理由。再穷的日子,母亲也要过得干干净净明明白白。她说不出“尊严”这样的词,但我们从她身上懂得了,肉身是脊梁撑起的,而没有尊严的直挺,棍子也能做到。■

水韵三叠

Article— 梁海哨 Liang Haishao

初到顺溪，未近溪水，先被一种湿润的清凉拥抱着，那凉意带着点青苔的微腥，又混着草木的清气，如薄荷般悄然沁入肌肤。远处隐约的水声，隔着层层树影传来，不甚清晰，却引着人心里也微漾起波纹。待拐过一道弯，豁然开朗——那溪流，那坝，便撞入眼帘。

规整的坝体横卧着，宛如大地沉稳的臂膀，稳稳托住了活泼流淌的溪水。水流驯服地漫过坝顶，被梳理成一道宽展、匀称的白练，温顺地垂落，跌进下方深情的潭中，霎时碎玉迸溅，银花千朵，喧哗声不绝于耳。这跌宕起伏的声响，宛如大地信手搁下的琴键，任流水不倦地弹拨，奏一曲绵延不绝的自然乐章。

坝上的石径黝黑发亮，是无数脚步与岁月共同打磨出的幽深光泽。路上行人三三两两，各色太阳伞撑开，宛若一朵朵游移的彩色云朵，在浓稠的绿意里悠悠飘浮。有人驻足

岸边，将镜头对准奔流不息的水面，渴望锁住这瞬间的灵动光影；有人则徐行石上，脚步轻悄，似乎唯恐惊醒水波深处一个宁谧的梦。

远处的石栈道依附着山脚横伸而去，蜿蜒隐入更深的绿意，默默连接起此岸与彼岸的烟火人间。栈道旁，小小茶寮檐角低垂，新茶的清香丝丝缕缕飘散出来，窗棂下悬着的风铃，偶尔被风轻轻一碰，发出清越又模糊的叮咚，与溪水的喧哗遥相呼应，似在低语。溪边石阶上，三五个妇人挽着竹篮蹲踞着，篮中堆满圆滚滚的土豆。她们撩起清凉的溪水洗濯，土豆落入水中，发出“咚咚”的闷响，惊得几条原本专注觅食的鲤鱼尾巴一甩，倏忽潜入石缝深处。孩子们在浅滩处卷高了裤腿嬉笑追逐，水花被小脚丫踏得四处飞溅，在斜照的夕阳里，迸散成一串串跳跃的金色星星。不知是谁，弯腰拾起一块扁平的石片，侧身、



甩腕，“嗖”的一声，石片便在水面上轻盈跳跃，荡开一圈又一圈不断扩大的涟漪，仿佛把孩子们无忧的欢笑也推到了水中央，推向了更远的地方。

这些细碎而温热的日常烟火，在石坝与流水的长久厮磨与无声相拥里，悄然沉淀，酿成了时光的蜜。每一个走近它的人，灵魂仿佛被无形之手轻轻拂去尘埃，都得以在水浪的温柔吟唱里，触摸到生活最朴素也最坚实的温度，寻获那个可供心灵安然栖息的宁静港湾。

行至山间，脚下石阶渐陡，空气里的水汽也愈发浓重，氤氲成一片清凉的薄纱裹着人。忽地，一阵深沉的轰响自前方密林深处涌来，初时如隐隐的千军万马奔腾不息，瞬间又化作滚滚惊雷碾过天际。心被这磅礴之声牵引着，脚下不由加快，拨开挡路的湿漉漉的枝叶循声而去。待转过一方巨大的山壁，一道磅礴的白练赫然垂挂眼前，自巍巍坝体决然倾泻而下——此便是“知音洞”瀑布的魂魄所在。

那坝体，俨然巨人横卧，以不可撼动之姿拦住了水的去路，却又在无意间，成就了这天地间令人窒息的壮丽奇观。水流起初漫过坝顶时，尚显平整如镜，泛着幽冷的光泽；然而转瞬之间，重力便将它撕扯、拉长，化作万千缕奋

不顾身的银丝，齐刷刷地、义无反顾地向着深渊坠落。正午的阳光慷慨洒落，穿透飞溅的水雾，银丝上便跳跃起无数璀璨的光点，恍若天上的银河在此刻倾倒入人间，又似九天仙女的裙裾被浩荡天风鼓动，悠悠扬扬，流泻着无边的神性与壮美。

人立于瀑布之下，渺小如同微尘。激荡的水雾挟着山野的清气与凛冽的寒意扑面而来，瞬间穿透衣衫，浸透每一寸肌肤，直抵灵魂深处。水流以粉身碎骨的决绝，重重撞击在下方深不可测的碧潭中，溅起的水花如千朵万朵玉兰瞬间怒放，轰鸣声如沉雷在耳畔炸开，震得脚下的大地都在微微颤抖。然而这声响，却令人感到刺耳的喧闹，反倒像天地自身那古老而强劲的心跳，一声声擂动着，让人在渺小中真切感受到造物那无可比拟的雄浑伟力。水从绝壁纵身，不惧粉身碎骨，只为奔赴那片深情的碧潭，这份向死而生的决绝与孤勇，令人心魄为之震荡。

仰望这悬垂的巨瀑，人不过蝼蚁。在自然的伟力面前，所有尘世的喧嚣、俗务的牵绊，都渺小如烟尘，瞬间被这轰鸣的水声涤荡得无影无踪。水的奔腾，是生命最原始、最野性的呐喊，是刻入骨髓的不屈与执着。它无声昭示：纵使生命的旅程前方是断崖绝壁，亦当如这瀑布，以纵身一跃的勇气，在坠落中完成最壮丽的飞升，绽放属于自己生命的、独一无二的光华。这悬瀑惊心动魄的动态里，蕴藏着整个天地的精魂，观之令人血脉偾张，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自心底奔涌而出，催促着人去追寻更远的远方，去探索生命更深的秘境。

踏入山腹幽深之地，视线瞬间被那道长长的白练攫住。它自云雾缭绕的山巅垂落，仿佛九天之上的银河在此处决堤。初时，远望仅是一抹素净的白，裹挟着风的呼啸与山谷的回响，自极高极远之处奔腾而来，气势迫人；及至近前，它的全貌才在氤氲水汽中渐渐清晰。水流并非一泻千里，而是在嶙峋陡峭、姿态万千的山石间辗转腾挪，跌宕起伏。那坚硬冰冷的岩石本是它前进的巨大阻碍，却被这至柔之水以无比的韧性与耐性，在漫长的岁月里冲刷、切割，最终雕琢出深浅错落、姿态各异的三方碧潭。水流便在这错落的潭与阶之间奔涌、跌落，形成层层堆叠的雪浪。白浪奋不顾身地撞击着黝黑的岩石，水花如无数碎玉琼瑶四散纷飞，那声响，时而如巨槌擂响大地

的鼓面,沉闷而雄浑;时而又如纤指叩击冰凉的玉磬,清脆而悠扬,仿佛每一块山石都是一个沉默的琴键,被水流这无形的巨手弹奏着,诉说着亿万年来地质变迁、水流奔涌的古老故事。每一级深潭,都是水流短暂歇脚、蓄积力量的舞台,在此稍作盘桓,旋即又义无反顾地奔向下一个更低的台阶,恰似一出以天地为幕、以时光为轴的壮阔戏剧,永无落幕之时。

瀑布周遭,是葱茏到近乎凝重的林木。它们或如戟指青天般挺拔,或如虬龙盘踞般扭曲,繁密的枝叶交织成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绿荫,将奔涌的瀑布半遮半掩起来。这蓬勃坚韧的绿意,与那奔腾不息、刚烈决绝的素白水练相互映衬,刚柔相济,给这无匹的自然伟力意外地增添了几分深邃的温婉与包容的柔美。林间弥漫的雾汽,似是从瀑布飘散的缕缕轻纱,缠绵地缭绕在苍劲的枝干与湿润的苔石之上,营造出空灵缥缈的意境,使人恍然间忘却尘嚣,疑是误入了遗世独立的仙境。

立于这叠瀑之畔,凝视水的曲折蜿蜒、起伏跌宕,心中感慨如潮水般涌来,于静默的观照中,竟悄然悟得几分生活真味:细想那岁月的长河,人生轨迹又何尝不似这叠瀑?有起时的激昂奋发,亦有落时的蓄势沉淀,但无论峰顶还是谷底,那向前的奔涌之志从未断绝。每一次看似挫折的跌宕,都在灵魂深处刻下无法磨灭的成长印记;每一次积蓄后的奔涌,都是生命对远方、对未来永不熄灭的热切期许与无声宣言。

这三处水境,分明是同一脉清流,在造化不同的坡谷间谱写的三重宏大乐章,是自然慷慨的馈赠,亦是疲惫灵魂得以安歇的归所。它们以迥异的姿态——平瀑如智者低语,悬瀑似勇士长啸,叠瀑若哲人吟哦——共同诉说着水的古老智慧与人生的深邃启示:平瀑那近乎凝固的静美,是生活温厚而恒久的底色,教会我们在庸常的烟火里,品味那熨帖人心的暖意;悬瀑那惊心动魄的动势,是天地间最激昂的壮志歌,让人在灵魂的震撼中汲取破浪前行的沛然力量;叠瀑那婉转层叠的错落,是岁月长河写就的跌宕诗行,让人在命运的起伏顿挫间,彻悟成长的代价与坚韧的真谛。

当我离开水畔,那水的形影仍在眼底流转不息,水的轰鸣依旧在耳畔隐隐回响,水的精魂却早已悄然沁入血



脉深处。它们如同大地上永不消逝的音符,在心灵最幽微的角落持续震颤、共鸣,最终合成一曲只属于灵魂深处的私语:纵使生活时而静默如平瀑,时而奔突如悬瀑,时而坎坷跌宕似叠瀑,我们都当以一片赤诚的初心去拥抱它的全部,怀着百川赴海的坚定志向去跋涉前路。水的明镜里,不仅映照着生命的万千可能与无限辽阔,更清晰地照见我们灵魂得以归依的宁静港湾,以及那指引我们穿越迷雾、不断前行的永恒星轨。

回望处,那三颗被水光深深浸润过的星辰,已悄然悬于我记忆的穹顶之上。其光温润,足以抚平岁月刻下的褶皱;其芒清冽,足以洞穿尘世迷蒙的雾障。它们将恒久地悬照在那里,无声地指引着那条通往天地无垠辽阔与生命内在丰盈的迢迢水路。■

一条未绣完的梅花手绢

Article- 郑帆 Zheng Fan

绣花奶奶坐在窗前，阳光透过斑驳的木窗洒在她的银发上，泛起一层柔和的光晕。这个会绣花的奶奶是我隔壁邻居，我们小孩子都叫她“绣花奶奶”，尤其爱看她坐在窗前绣花。

她清瘦的脸颊，嘴角微微上扬，虽是年过花甲，脸上布满岁月的褶皱，但看起来却极是温柔，灰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扎着个髻子，穿着干净清爽的藏青色的土布便衣。她戴着老花镜，偶尔抬起头来的时候，会对我嫣然一笑，镜片后是那双弯弯的会笑的眼睛。

她低着头正一针针纳着鞋底，鞋底是土布一层层糊成，相当厚实，针尖用食指戴着顶针才能刺入，戳了蜡的麻线白绳勒过她指间的厚茧，再深深埋入鞋底。纳鞋底还有讲究，一般是采用“笸箩底”针法，针脚呈菱形排列，前脚掌和后跟部位针脚密集，中间部分相对稀疏。

我时常好奇地待在她的身边，看她那只手绕着针线来回穿梭，等到鞋底纳得差不多了，她在那张老旧的木桌上铺平一块做鞋面的灯芯绒布，捏着花粉，手腕轻巧转动，鞋面形状便如花苞般在布上绽开。剪刀便紧随其后，沿着线痕轻快游走，又细密缝上鞋底。最后，一道白布滚边如同点睛之笔，细细地在鞋子的周围纳上一圈固定，一双手工布鞋才算是基本完工了。

绣花奶奶的手艺在小镇上可是出了名的，凡是讲究的人家要嫁女儿娶媳妇用来压箱底的绣花鞋，那必定是

会找上门请她，她的一双巧手绣的花鸟活灵活现，她手中握着的绣花针，仿佛能赋予她绣的活物的灵魂。

那时，为了谋生，父母总是很忙碌，根本没有时间顾及我，便经常将我托给住在隔壁的这位会绣花的奶奶。她倒是很乐意，总是笑眯眯地牵着我的小手，轻轻摩挲我那白白嫩嫩的手掌，眼里满是慈爱：“这闺女手指长长，我看天生就是拿绣花针的料，那就跟我学吧。我们那时候，女孩子很小就开始学绣花了……”

刚开始学时，我显得有些笨手笨脚，她翻出家中的碎布条和五彩丝线，手把手地教我穿针引线。我努力让手指灵巧些，可它们却总是不听使唤，绣出来的针脚歪歪斜斜的，像是在嘲笑我。

奶奶却不恼，只是微笑着，拿起身边的小剪刀，小心地替我拆开那些凌乱的线迹，再重新理顺丝线，又放回我手中。“绣花啊，是细致活，急不得。”她语气温和，“一针一线，都要用心去绣，心也要安静。慢慢来，绣出花儿才会像是真的一样，那就是把花儿绣‘活’了。”

小时候我对绣花奶奶很崇拜，在我眼里，她不只是“绣花奶奶”，更像是一个无所不能的魔法师。她不但会绣花，会纳鞋底，会做许多好吃的，还会给我盘各种各样的好看的发髻。我虽然没有漂亮衣服，但是奶奶把我梳得精致的发髻让我看起来像个小公主，我甚至想以后长大了就要像奶奶一样，一辈子做鞋子绣花也是挺不错的。

行当。她怜爱地摸着我的小脑袋瓜：“傻孩子，你不能像奶奶一样。现在是新社会了，女孩子要读书，不能像我一辈子做‘睁眼瞎’，你将来长大了，肯定比奶奶有出息，去大地方工作，见世面。记住奶奶的话，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有一颗像绣花一样的心，那什么事都能做得好的。”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在她的陪伴下我度过了一段静谧而温暖的童年时光。

我家住在小镇上老菜市场旁边，后来因为改建农贸市场，我们全家都搬走了，绣花奶奶也搬走了。等妈妈再送去她家小住时，我照旧欢喜地与她同睡。她还用手臂给我当枕头，侧着身把我抱在怀里，她身上有股雪花膏的馨香，像一张安魂的薄被，将我轻轻覆盖。

她教我绣梅花，说所有的花当中，最喜欢的就是梅花，说梅花能在最寒冷的冬天绽放，是最坚强的花。那年我正好十岁，她还送我一条白色丝绸手绢作为生日礼物，说是她上海一个表姐送给她的，她告诉我这位表姐从小就去私塾上学，识字有文化，去了上海找了个好人家。那时候这丝绸手绢好珍贵了，可能奶奶自己没有孙女，把我当成她的亲孙女了，她才把表姐送给她这么珍贵的手绢转送给我。

也许她还觉得绣上梅花更有意义，所以拿起我的铅笔在那块手绢上画了几朵梅花，叫我一针一针学着绣。结果还没有绣好，母亲便把我接回去了。临走前，我把自己练绣花攒下的小布条、彩色丝线，还有那条没有绣好的手绢一起藏在她床边的五斗柜抽屉里，心里想着，过些日子母亲定会再送我来，我再继续叫奶奶教我绣。

可没有想到，随着慢慢长大，学业渐渐繁重，家里还发生了些变故，父母去义乌办厂失败，欠了很多钱，一到周末都是帮忙父母干家务，做农活，一家人只想着早早把债还了，也极少去她家。

一九九〇年，我去县城读高中，日子被课业填塞得密不透风，有时在小弄堂的路上偶尔也会遇见她，我欣喜地叫她，她说自己越来越老了，眼睛不好使了，看着我长大高，说我如果不主动叫她的话在路上已经认不出我了，也叫我有空去她家玩，说我小时候没有绣完的手绢还在我的五斗柜的抽屉里呢。我连着点点头说好的呢，过一阵子去拿。

可是，我读高二的那一年周末回家，母亲告诉我“绣花奶奶”已经走了，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记忆的丝线骤然被扯动，我一路跑到她的旧居，奶奶曾栖身的屋子空荡荡的，打开那个曾安放着我童年宝藏的抽屉，里面也几乎空了，只看见那条丝绸的白色手绢上有那未绣完的梅花，鲜红欲滴。望着奶奶教我绣的梅花，我想母亲跟我说的她坚强的一生。

母亲告诉我“绣花奶奶”原来是大户人家的大家闺秀，在那个流行裹脚的年代，她有着一双“三寸金莲”，不料家道中落，婚姻是父母包办的，男人是教书的，看不起奶奶的小脚，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绣花奶奶虽然是绣得一手好花，却不认识字，夫妻俩话不投机，因为工作离多聚少，夫妻感情淡薄。好不容易三十多岁生了一个儿子，高大帅气，可是这儿子后来谈了恋爱，为情所困，抛开双亲跳楼自尽……白发人送黑发人，奶奶无论遭受世间怎样无情的打击，都坚强地扛过去，并且把日子过得有条不紊。正如她喜爱的梅花一样，越是严寒，越是要盛开。

房东说很多奶奶生前的遗物都随她而去了，临走前曾告诉家人这块手绢是她送给我的，所以在抽屉里保存了下来。

我怔在原地，泪流满面，内心悔恨自责。我拿着这条未绣完的梅花手绢，像极了我与绣花奶奶之间未竟的陪伴——她没来得及看我绣完这几朵梅花，而我也没来得及向她说声感谢和道别。

时序更迭，我们常常会觉得留给自己还有很多时间，比如去看望一个亲人，可是，几年以后，物是人非，那个你想看望的人已不在人世，今生今世也无法再见时的为时已晚。

我们总以为珍爱之物会静候于原地，殊不知光阴的流逝，会改变周围的许多人和事，直至某天驻足回望时，才恍然惊觉那只收纳着儿时温存的抽屉，早已在记忆的迷宫里悄然关闭。

有时，在商场偶然闻到一丝老式雪花膏的熟悉气味，我会蓦然停步。柜台里各种机器绣的花样繁复有余，我却再难找到奶奶绣的那活生生的灵气和那针针线线里深藏着的相伴过我童年的温情与慈爱。【

草帽是怎样练成的

Article- 沈文军 Shen Wenjun

石头宴

在石头上做宴,许家山是个
好地方,前有宁海挡风
背后的峰峦巍峨
书院遗址,插在路旁招手
骡马古道,在树林间曲折幽通
石梁石门石窗石桌石椅
石鱼石笋石豆石菜
成为宾客
满汉全席开始闹元宵
我在石屋间
抽出一块叫柔石的石头
用风吹,用水洗
直到成为火炬手

我看见的鹰

在水里捞鱼,又在天空吼叫
我看见的鹰,是一棵树
在白革村生态园伸出双手
在这里,一千年的村

比三百年的树年轻
三百年的树
比我这六十岁的人更年轻

它们在水里游泳,在山上
映出古村落的庄重

我在浙中绿道漫步
我看的鹰。其实
就是我自己

草帽是怎样炼成的

一顶草帽就是一个世界
我在上面培育树苗
黄山松,白杨树,芙蓉菊
我也在里面养花
玫瑰,茉莉,三角梅
父亲收割着咸草
母亲去芯纺绳
外婆的手指,弹钢琴似的
编成草帽
牛仔的,绅士的,渔夫的

外公骑马跨枪
成为帅气的榜样
草帽抵抗着酷暑
草帽带来了凉爽
我在草帽里行走
像子弹穿过沙漠
赛龙舟

放牧者

一首诗走一条道上
旁边，树木茂盛
野草丛生
我是放牧者
放出老虎，也放出绵羊

我写老虎吃绵羊的故事
也想象绵羊吃老虎的内容
这违反常规的语言
在半亩塘养鱼

鱼没有在塘里生活
它在塘外的意境
池塘的另一半
鸭和鸡正情意浓浓

把时间锁进抽屉

把时间锁进抽屉，让它疯
让它狂，让它变成老虎
撕咬着嘴唇，把废话咽入盲道

是的，世界需要透明
我们之间的倾诉
就像河水日夜流淌

再不要争吵了，山道
在山道攀登，海风
在海风中吹拂

只有凉亭，只有石屋
才算具有艺术的气质
才值得我们珍藏

瓦松吹响海螺，浪潮
应声而来，船帆起航
树在石头缝长出珍珠

冬雪让我年轻

我认定，绵里藏针的季节
是冬雪
奔赴悬崖的，也是冬雪

江南的雪在黑夜里偷袭
白茫茫的世界
幸福在兄弟姐妹间
堆雪人的快乐中度过

这时候院里的树，只要去摇一摇
大雪就会飞出童话故事
日子开始缤纷

这时候去松门看海
一边是碧蓝色的辽阔，一边
是银装包裹的山峰
堤坝在中间像一条跑道
延伸出阅读的方向

“裂缝的地方，阳光正在照耀”
阳光照耀的时候，雪在融化
我这样想着，我的笔落入雪中
踩踏出年轻的脚步

兮木的诗

Article- 兮木 Xi Mu

紫藤花

有时，雨天比晴天更漫长
落下的雨水
不过是藤蔓垂落的声响
我数着那些淡紫色小花上的水珠
像数你衣襟里的光

我们曾相信爱的救赎
相信影子可以在石阶上生长
直到所有悬挂的花朵
都褪成忧伤的标本
风一吹就落了

因此我学会了辨认
腐烂前的香气——
假如必须有人见证凋零
就让我的眼睛成为
一只陈旧的容器

在三十六院，我更愿意写下：
春天是一串悬而未决的紫
正在等待成为
另一串紫的倒影

遗忘

如果可以，我想选择遗忘
像风松开紧握的沙
让它们坠入，更深的海

我选择褪色，这是遗忘之一
沉淀下的淤青，可以被雨水反复清洗
成为云朵的倒影

我还要选择去乡野
种植枯枝，直到它们都开出花
当候鸟从黄昏飞回
因为遗忘，每个季节都是陌生的开始

最后，我选择沉默
不是向时间投降，而是让遗忘
更圆满

木有枝

昨夜新长的枝条，先于晨光触到地面
那些弯曲的弧度

刚好够风从空隙中穿过
成为另一阵风

它们追跑着
见证了两棵树的距离
每年四月，根系会在土壤中握手
直到雨量渐渐多了起来

雨水，悄悄掩埋了彼此的指纹
可我们还是举起手臂
试图接住
对方枝头坠落的露水

西泠印社观梅

这里不需要一场雪
刀锋里，已蓄着百年的雪
每一朵梅花，都是他们刻完的印章
钤在黄昏的边款处
我却无人可寄
这人间最轻盈的信笺

拓印过的时辰始终没有停下
孤山路上那么多人
如果喧闹再大一点，
梅花会不会簌簌落下？

树的眼睛

我在岸边见过寺里的老者
他像浅下去的江水
植物全露了出来
藤蔓长长，在我身后
它们都会被风截断

又返回江中
水流收下无数泡沫
路边泡桐，甚至一棵乌桕
汁液温热

树的眼睛
清澈的——树的眼睛
我年轻的眼睛
绿色的黑色的眼睛都在那儿

宝石山摩崖造像

更多阐释
刻在山顶。
断桥上温柔的迷醉
是时间的表面
仅仅，是一张风景
也是小剧场。
而摩崖造像前
只有光：
比神灵更高的存在。

火焰

几簇火苗纠缠着
舔着
壁炉。火焰，青花瓷和红豆杉的影子
梦与现实习惯性转换

火会不会
对自己的存在怀疑：是使者，还是魔鬼？
从惊愕到反思，再到渴望理解
和我们一样

少女耶耶在山中走动，带着火
现在，她在屋檐下
火花随她摇晃

影子爱人

一件棉质衬衫
在她手中，叠好又铺开
每日重复，仍抹不平
他多年的生活褶皱

悬铃木的涩香悬在领口
以前是他
穿着它

现在，她穿着它
第一颗纽扣下
有锁骨凹陷的阴影

深夜，她习惯
将自己蜷缩成贝壳的弧度
翻身时
泛起层层涟漪

小酒志

那年槐花刚挂上枝头
母亲在酒缸边徘徊，酒香
像一个小妖精。她偷偷拿起酒提子
舀一提就灌下去

腹中，七个月大的胎儿
骤然跌入瓮底
小拳头擂着宫壁
母亲体内
奔涌出一条微醺的溪流

胎盘是温软的酒杯
脐带是吸管
吮吸着，吮吸着——
世界开始旋转

母亲的脉搏，如鼓点，急促

从此，我一生清冽
再容不下半滴琼浆，那偷尝的烈液
早已将我浸透
日后只需一丝游离的酒气
便可以唤醒胎中的眩晕

白桦林

它有凌乱之空
有纤瘦之美……但不属于任何人

我只是与它短暂相遇
却拥有了新世界

弥补了生命中的
不完整。林间盛开的白色小花

也是相赠
行走中，喜欢上它们虚空的枝干

那细腻的光泽和纹理
曾经脱落枝条的地方，长出了姿态万千的眼睛

这些成长的印记——
这些窗户——

借助林中空气缥缈，鸟鸣数粒
替我半睁半闭看人间